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第十三卷 第五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五月號

西康調查日誌

滇緬公路歷程記

華諦岡新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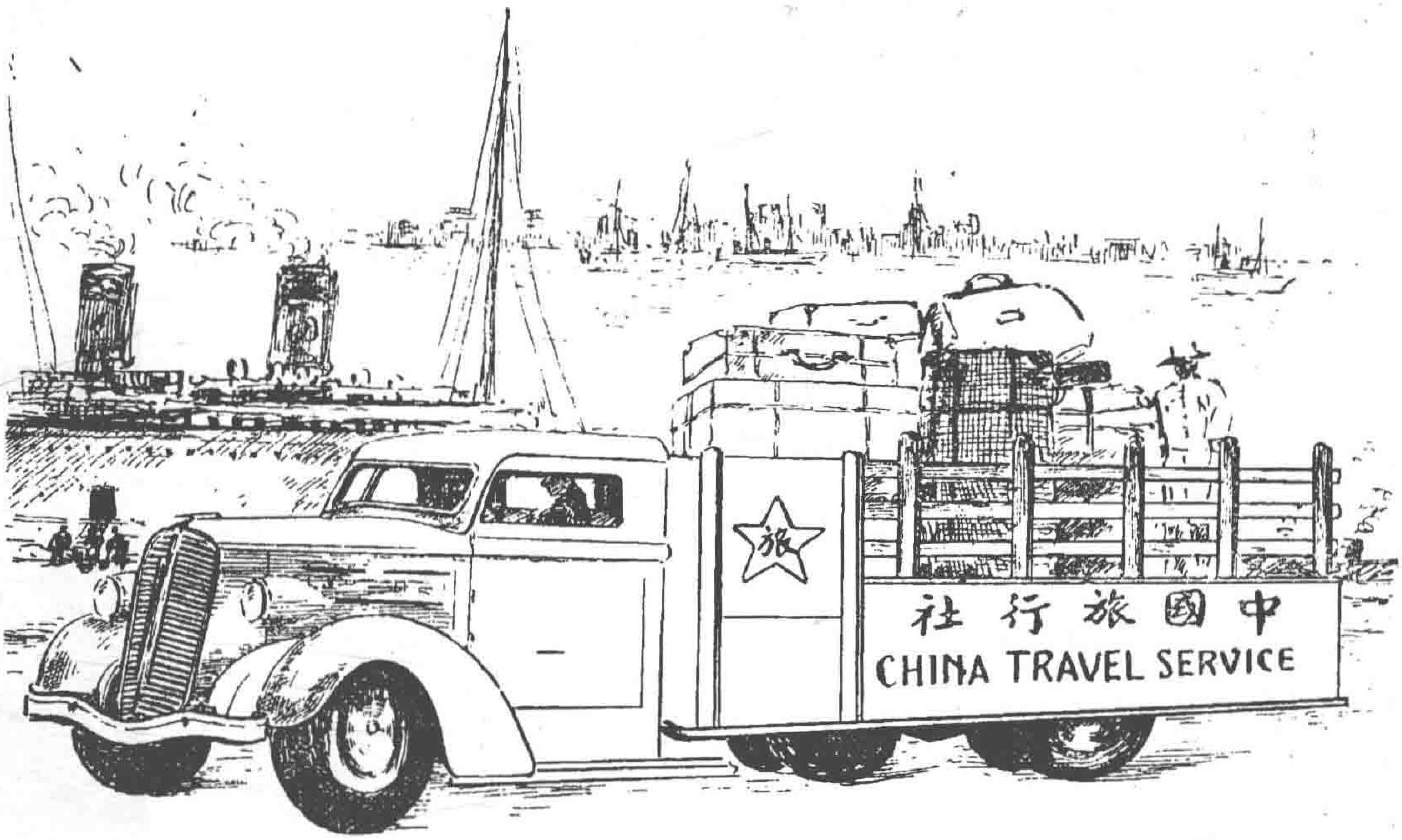
蜀道難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3, No. 5
May 1939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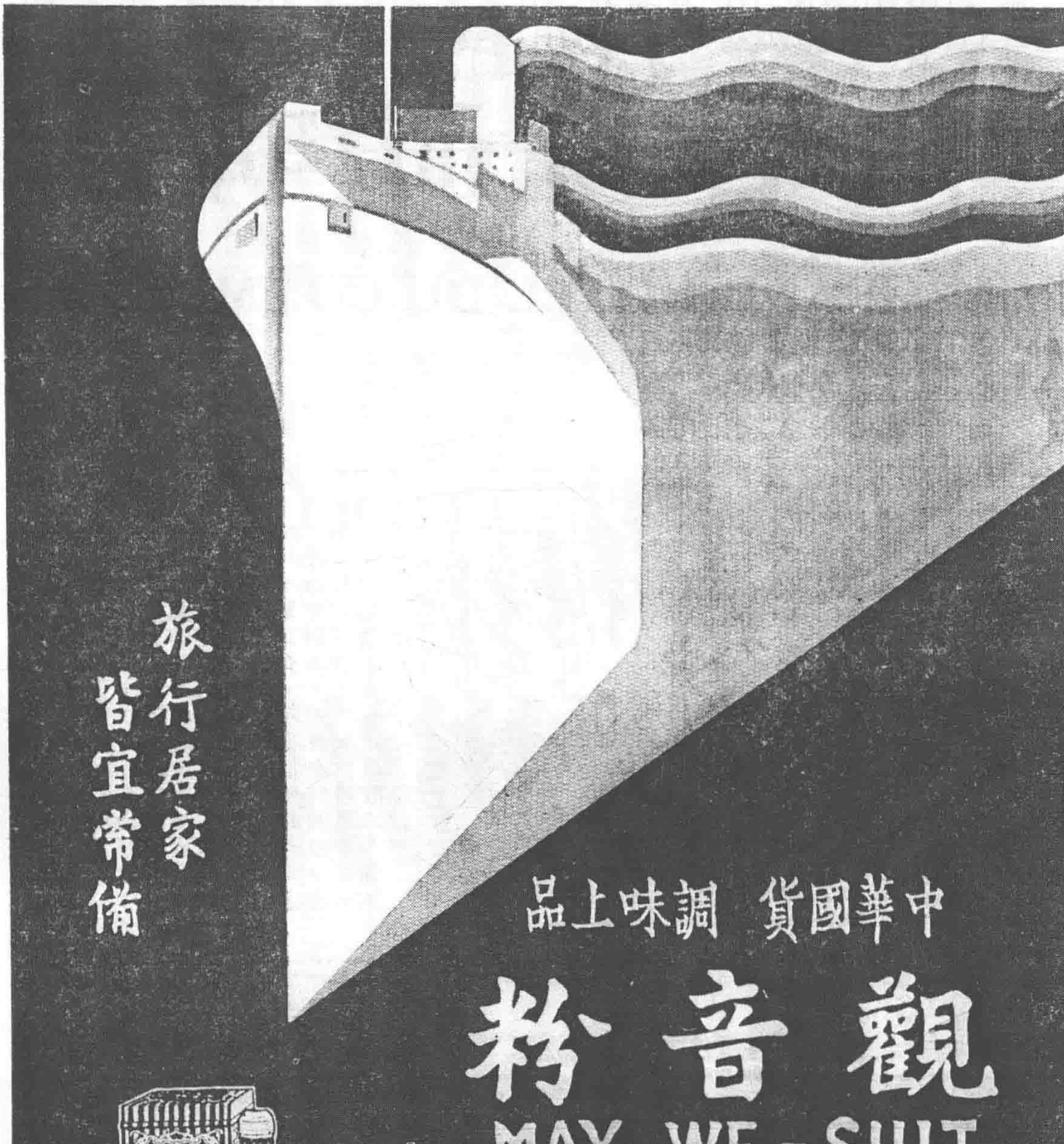
接送行李

當出外旅行長途跋涉之時攜帶行李甚為不便本社自備大號卡車多輛專代客接送行李服務週到取費低廉如承惠顧毋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中國旅行社啓

電話一三四五〇


旅行居家
皆宜常備
中華國貨 調味上品
觀音粉
MAY-WE-SUIT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各大商埠 均有經售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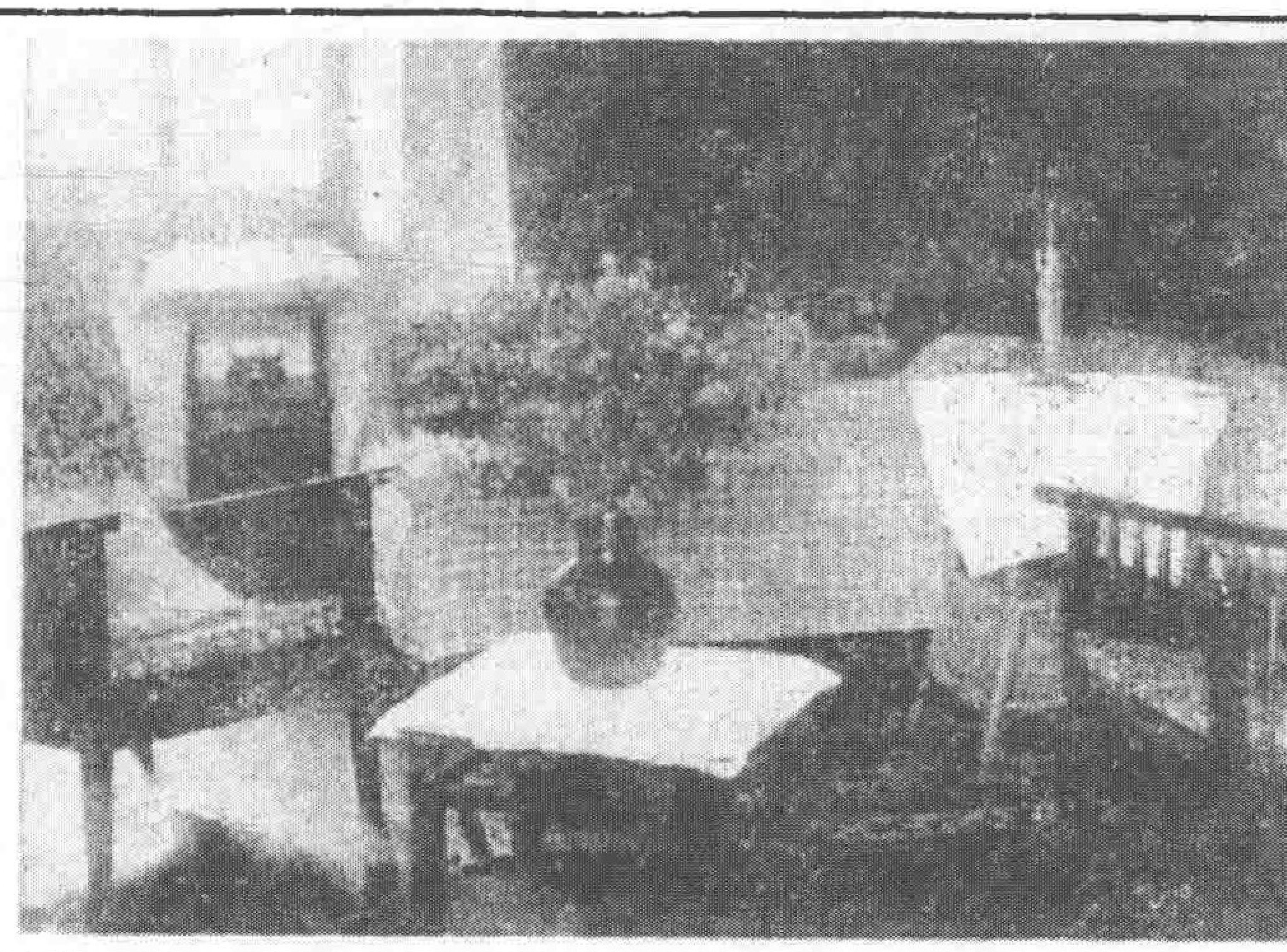
GRAND HOTEL DU COMMERCE

地址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電話　七四五號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成已為我們惟一的田園。要到西南各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舒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使。本社有鑒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牠全部盤進，自已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一切侍應更能適應國人習慣，歡迎佳賓蒞止。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就這二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三五一〇〇四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五號

民國廿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河內名勝（美術銅圖）……佘貴棠……一
○西康調查日誌（上篇）……黃　炎……三
○滇緬公路歷程記……錢伯明……一五
○西南公路——筑柳段……林　冰……二一
○日光岩……鄭子瑜……二九
○華諦岡新語……胡道靜……三三
○百慕大島素描……凌　雲……四七
○南美風光……王仲鄂……五七
○歐美采風記（十一）……沁明女士……七一
蜀道難……張恨水……八三
天網恢恢……秦瘦鷗……九一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九七
中國旅行社經辦招待所概況……潘泰封……一〇七

人造自來血

分注射液內服劑兩種



老年人多血液不足致食慾減少。夜難安眠。體力日衰。一切生活機能悉呈萎縮狀態。但若注意血液之滋補。身心之修養。亦可精神矍鑠。老而彌健。

人造自來血是最合理想之補血特效劑。含有生血及造血原素並益腦健胃等滋補成分。乃化學上最精純之有機化合物。最易吸收同化。故補力確實奏效迅速。洵血虧衰弱者之唯一對症良藥。且內服劑香甜可口。飯後調服。味勝咖啡。

主治

神經衰弱　食慾不振　營養不良
貧血虧損　老年血虧　頭眩心悸
面黃肌瘦　病後虛弱　血虧各症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五洲大藥房出品

三五一〇〇六

河內

余貴棠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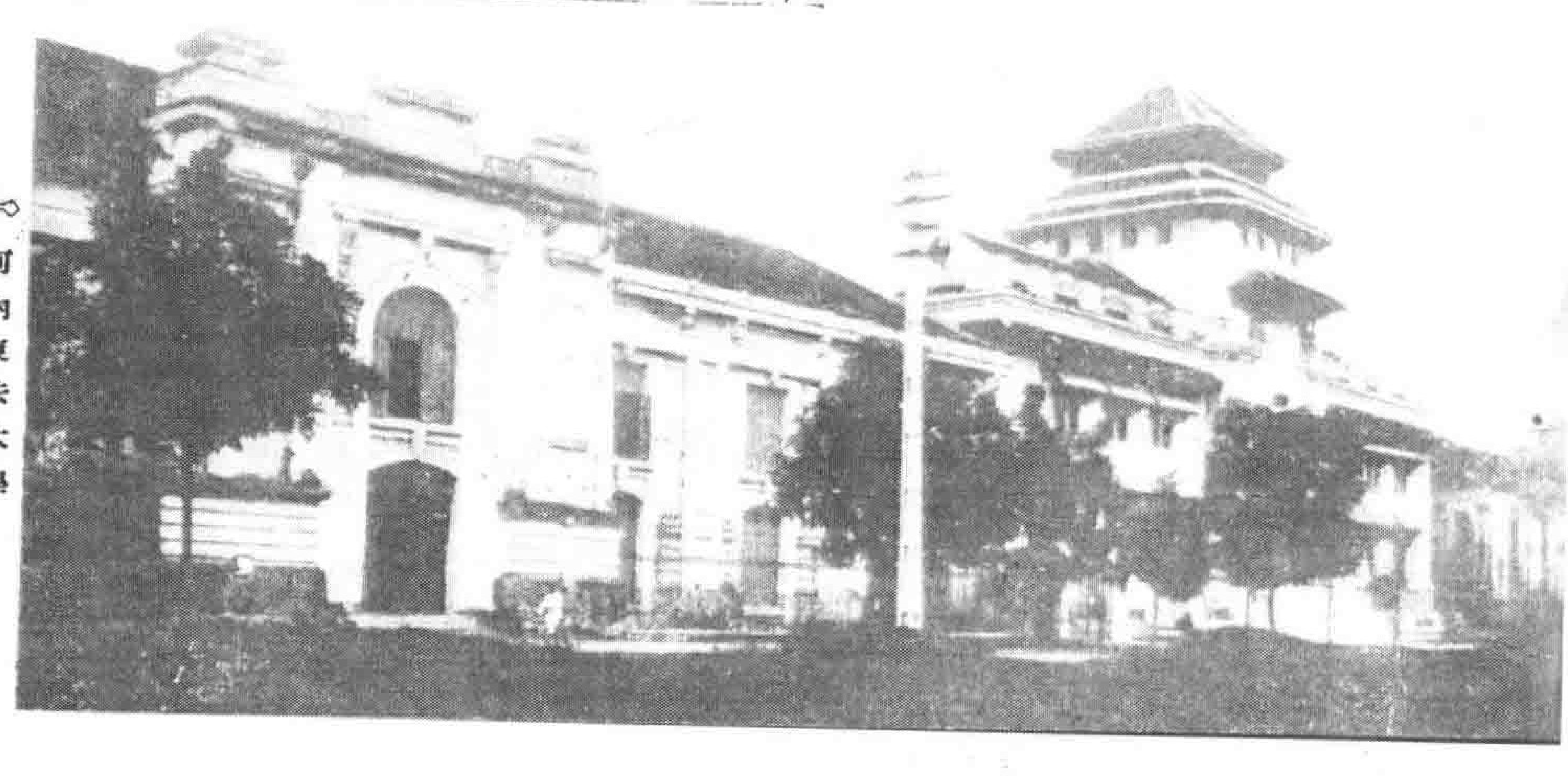
富良江上之帆船



文廟內庭



文廟泮池



河內東法大學

河內

佘貴棠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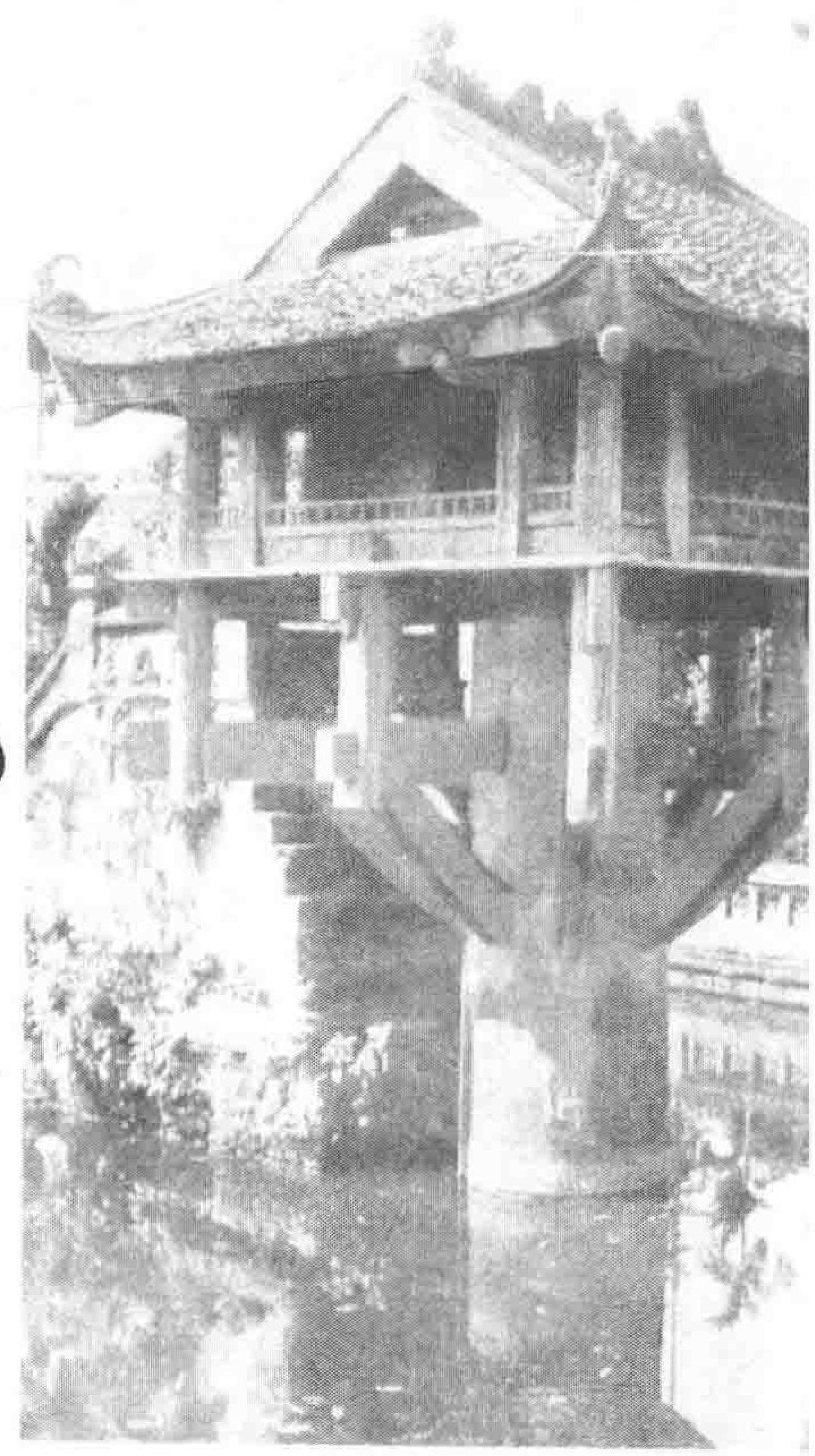


河內東方匯理銀行 ↑

觀音閣 ↓



進士題名碑 ↑





河內菜市

西康調查日誌

黃炎

一　前言

西康介川邊與前藏之間，相傳爲古之三苗三紀地，周時稱旄牛國（卽康定）後爲西羌，漢初置旄牛縣於此，以地處西陲，交通不便，每易爲人忽視。清末趙爾豐銳意經營，改工歸流，行政組織，與內地相似，規模粗具，迨傅嵩炑繼趙，復摺請將西康建省，此爲西康建省之濫觴。

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雖有川邊特別區之設，殊鮮建樹，國民政府對於邊事，向極注意，在國府行政院之下有蒙藏委員會之設。二十四軍劉軍長以地理上關係，對於康事尤爲注意，丁玆抗戰建國之際，國府決意改西康爲省，派劉軍長主其事，預定民國廿八年元旦西康正式省府成立。司法行政部謝部長在南京時，本主派員赴康調查司法，値此建省聲中，行政方面既積極進行，司法部分，未便落後，乃於廿七年八月廿二日明令派駱雩盟羅慕義邱懷瑾翁騰環曁炎共五人，後司法院劉祕書霽凌亦參加，合爲六人。除駱羅二人在成都高地兩院服務，須到蓉後同行不計外，在渝者共四人，隨帶當差兩名，計共六人，原定九月十二日同時起程赴蓉，邀同駱羅共同入康，路局以車輛缺乏，每天只能去兩人，往再三交涉，每天搭三人，始定十二日劉霽凌邱懷瑾隨帶當差一名先行，騰環與炎隨帶勤務一名翌日起程。

二　渝蓉道上

十三日　今日爲長征之第一日，昨晨於送劉邱時在兩路口車站與徐站長交涉妥當，買票不生問題，晨五時起身，盥漱畢，整理雜物，進早餐，因轎子隔夜雇好，並不覺得十分忙碌，閱半時許，轎齊至，乃登程，除翁太太送至車站外，尚有同學張檢察官學義張推事廖余兩書記官，均從夢中驚醒，振衣相送，盛情可感。晨光昏黯，細雨濛濛，已經休息過一夜的馬路上，祗有零零落落的幾個勞動羣衆，背負地走着，幾只水上鐵鳥，振翼待飛，軋軋之聲，喧動清寂的空氣。由花街子到兩路口車站約四十分鐘就到了，在車站上碰着屢次要想去訪候的王老師齡希，覺得萬分愉快。七時半啓行，我等所乘係一木炭車，速率殊緩，每小時至多只能行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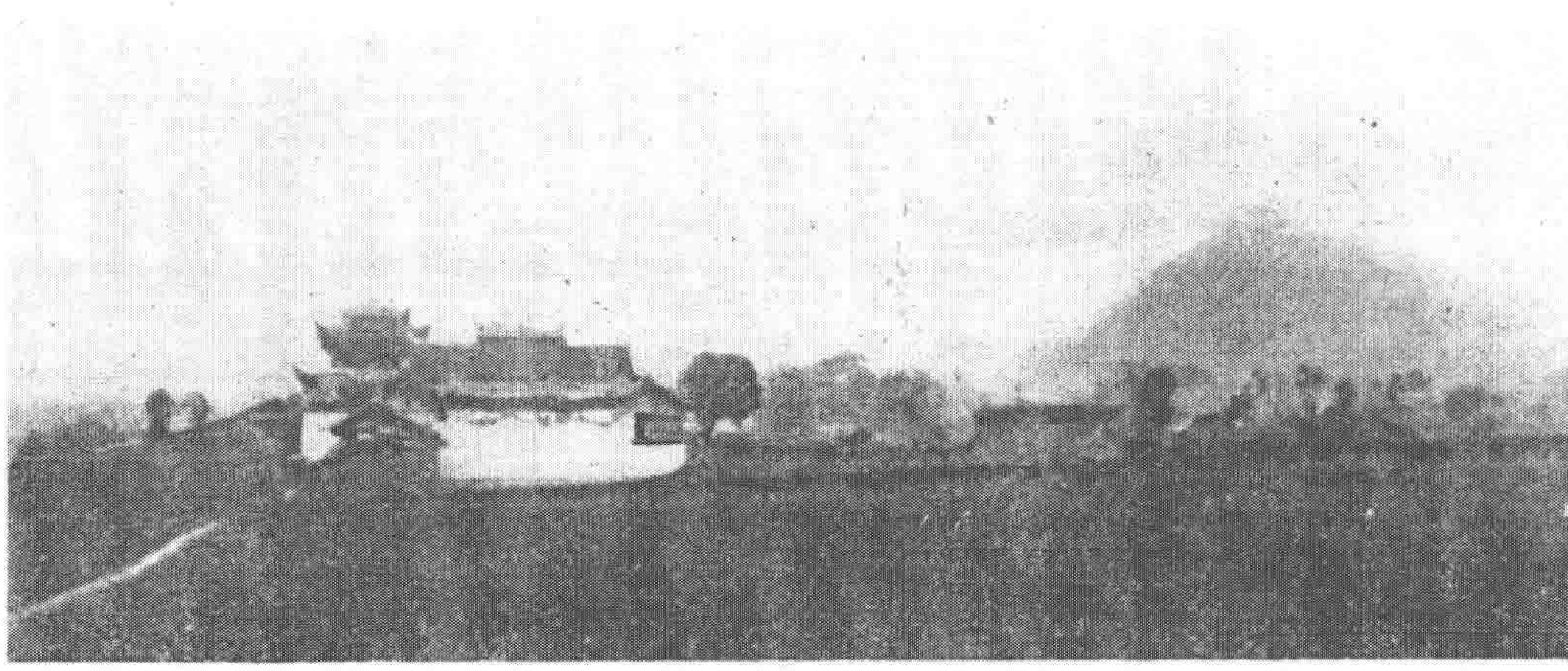
餘公里，停止後須用人力推動發動機，始能開行，非常遲笨。出渝市十餘公里至老鷹岩山勢高峻車盤旋上下，但與貴州桐梓松坎相較，則猶大巫之見小巫矣。山麓闢有新村，昔日荒烟蔓草，而今爲別墅精舍，此亦抗戰建國成功之一端也。行不數武，穿石洞而過，洞長約數十丈，鑿山砌石工程浩大，但與鎭江西門之山洞較，則不爲甚遠。過老鷹洞後，一路平原沃埜，早稻已割，晚稻殊鮮，農夫耕田翻土，爲明年下種之備，田中多植山芋，芋艿花生，糖蔗，間有豆類，棉花甚少。行至距內江縣卅里之椑木鎭，天時已晚，車前無路燈，余力主卽宿該鎭，司機不從，約八時許行至萬里高坡，卒以無燈，看不到路線，右前輪誤行岸側，全車傾翻至河下，在車中覺翻轉五六次，以車頂破壞，乃從頂漏下，時已昏迷失知覺。少頃驚魂略定，始招呼同伴翁檢察官騰環並當差，籍悉尚未遭殺身之慘，惟均遍體鱗傷。事後調查是役計壓斃旅客一名，餘均受傷，翁傷頭，背、臀部、炎傷腰，肋，胸部，其餘撞擦傷頗多；當差傷手指與臂，余並損西裝褲，同伴失零物頗多。按晚間行路，雖一小轎或人力車，無燈警局卽不許走，裝載數十名旅客之公共汽車，無路燈而可夜行，無異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此種危險，可以預見，明知公路當軸與司機，胆大妄爲，其罪責無可辭也。所謂明知其發生以爲不發生者，以故意論，恐難免法律之制裁。由出事地雇人力車至內口縣至宏濟醫院包紮醫治，十二時至寓，終夜不能安眠。

十四日　天氣仍未放晴，語云：痛定思痛，渾身疼痛，不能擅動，晨八時劉祕書霨凌來寓慰問，原劉車雖先一日開行，但至壁山卽壞輪胎，修復後行至隆昌縣附近又壞，所以反較余等遲一日到內江，詢得顚末後，由劉祕書代電部長報告失事經過及受傷情形。旋法院金院長劉推事李首席廖副段長均來寓慰問，午後又往醫院醫治。

十五日　陰而不雨，渾身疼痛，未見退減，復由李首席之介紹，並請中醫診治，午後遇同鄉邢必信，誠所謂他鄉遇故知，伊服務於資源委員會已六年，對於社會經濟頗多建樹，可賀可賀，遂共晚餐。

十六日　整日陰雨，擬赴蓉，傷重不能振動，益以路局無車，着當差持片往車站交涉，站長置之不理，閱「中國遊記」遊歷亦快事，但如公路當局之不負責整理，旅客有行不得也之嘆，轉成恨事矣。晚餐承金院長李首席寵招，却之不恭，遂扶傷前往，街道整潔平坦，夾道植槐，頗饒風景。法院於本年六月一日成立，就原有縣司法處改組，仍附設於縣政府內，規模雖不大，組織井井有條。八時半返寓，以日間久坐，受傷處不能下睡，既睡不能轉身，殊覺痛苦。

十七日　上午微雨，下午陰而不雨，隨閱「宋詩別裁」以遺悶，連日以震傷腰肋與床第爲伍，精神殊覺不適。昨晨接成都劉祕書



（第一圖）漢源鳥瞰

電催午後乃親至車站商量赴蓉車位，段站長祗允設法無確定日期經再三交涉始允後日可往。返赴益州參號購白藥及麝香傷膏藥，俱爲療傷聖藥白藥爲滇省曾黃二君所發明世人均稱治傷有神效，其製造方法，迄今仍祕而不宣聞中央許其專利，尚未見宣布其製方云。

十八日　今日天晴，身體亦漸好，在附廊緩步，戲買糖蔗一支，粗長似蘆葦，値當十銅元五枚，味殊甜，可製紅白糖冰糖，所以內江糖製品特多，爲中國各地冠。

十九日　六時半起身，七時到車站，今日所乘係小車，頗簸尚好，開車者亦小心，惟天雨路殊泥濘難行，因口占七絕一首：『橘黃蔗紫秋光老，傷臥沱江暫息征，奉使西康功未竟，濛濛細雨去蓉城。』九時半至球溪中餐。十一時至資陽，十二時至簡陽，沿途滿種青蔗，間植柑橘，棉花，花生，山芋，黃豆，包米等。地係丘陵，過簡陽後，山勢較高，至龍泉驛而西四十里至成都，盡係平地，並丘陵而無之，風景頗類江南，洵所謂天府之國，惟東門外馬路高低不平，市政當軸宜亟設法整理，晚餐後發家書一封。

二十日　本日陰雨，上午赴仁民醫院郭院長處診治，在車內跌傷各部，預備路上十日用藥。據云：內部傷已漸好，最好靜養一週，惟事實不可能，定明日起程赴雅，下午晉謁居院長，旋應陳首席楫，同學劉毓璋等宴，至少城公園。查少城公園舊爲八旗駐防地，漢人不得闖入，現爲公園，並設圖書館等，任人遊覽。園內樹木成蔭，尤多楠木，並有小山，有流水，春夏兩季，遊人極多。內有綠天茶肆，同春榮肆，都是遊人憩息的地方，舉目四顧，不勝今昔之感。

成都城周圍二十六七里，略作四角形，分東西南北四門，俱有水以繞其外。綿江水量較大，經城的南面，流入岷江。城壁高三丈餘，底厚一丈八尺，頂厚一丈六尺，據說明蜀王

所建工程堅固，爲他省都會所不及。皇城在城的中央周三四里，爲蜀漢皇城遺廓。辛亥革命以前四川軍政長官都住在裏邊，今爲國立四川大學校址。

成都物產豐富，最有名的要算綿緞，實際出嘉定，成都不過爲運銷之地，因出蜀錦，城外有錦江，故稱錦城。又多芙蓉，等到滿城盛開的時候，眞有說不出的好看，所以又叫蓉城。位置在成都平原的中央，沃野千里，要算全川頂肥沃的地方了。自漢以來到如今，差不多二千年，永遠是四川都曹所在，據說秦時司馬錯伐蜀，越劍閣，略地築城，卽今日的成都。這個話也許說得是，不過我們所知道的成都成一都會，自漢時起，三國時，劉備定鼎於此，與魏吳三分天下，留下了許多遺蹟，以後便常爲割據時代的梟雄所竊據了。

成都名勝頗多，以時間關係，僅至下述數處：

1. 草堂寺　是中國第一個大詩人杜工部隱居的地方，工部晚年，窮愁抑鬱，很不得志，沒有事，便吃酒賦詩，愛城南野景淸麗，便在那裏築個草堂，現在裏面畫像碑帖，春夏之交，遊人甚衆，草堂寺的旁邊，卽武候祠。

2. 武候祠　中多老柏，杜工部詩所謂『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就是指此。武候祠西邊爲昭烈陵，大逾數畝，古樹參天，我們遊歷到此，慨然想見當年雄踞西川的氣概，又想見他們君

(第二圖)瀘定鐵索橋之正面



三五—〇一四

臣相得的景象，祇有崇拜，祇有景仰。武候祠實爲昭烈，祠僅置武候神位於後殿，以其事業功名蓋世，後人祇知武候而忘却昭烈帝矣，用特表而出之。

3.青羊宮　遊罷了武候祠，東行里許，至青羊宮，相傳老子牽青羊過此。廟基寬敞，樹木蒼翠，其東有二仙菴，供奉和合二仙，園亭曲折，碑帖甚多。又東爲浣花溪，垂楊裊裊，流水潺潺，風景最算美麗，這一帶地方，每到二三月的時候，有所謂花會，遠近奇花異草，全集於此，鬬麗爭妍。同時陳列各種工藝品及商貨，滿目琳瑯。又有茶館酒肆，以供宴會休息，全城士女，結伴來遊，寶馬香車，喧闐塞路，眞是熱鬧得很哩！

以上三處均在城外西南部，約四五里，雇包車前往，往還共計力洋一元。

三　蓉康道上

廿一日　陰雨，晨四時半起身。五時半由春熙旅館出發，雇車至南門車站。街道高低不平，人力車震動頗劇，約半時許至站，車力大洋一角五分。往嘉定雅安，均由該站出發至新津縣渡河後分道，八時開車，除車中同事六人，當差二名外，無他客，不啻包車。車後裝行李與郵包，車行甚遲，至雙流縣午餐。過新津歸縣後，有二淺水灘，車

(第三圖) 康定俯瞰



三五一〇一五



（第四圖）康定縣城之中山路

涉水而過，諺云：陸地行舟，雖未見諸事實，而水中行車則已身歷其境矣。新津縣附近車渡兩河，沿途農人均鋤耕稻田。自蓉至新津，盡係平原，土色發黯黝色，其肥沃可見。凡他省所有之物產，蜀無不有，他省所無之物，蜀亦有之，此蜀漢得據以王焉。由新津至邛崍，稍有崗陵起伏，亦盡係培塿耳。口占一絕：『平原沃埜如江南，曲曲溪流都水潭，行盡華西得未見，此身似在水雲間。』邛崍至名山間有黑祖關，向多盜匪，但余等過此則甚平靜。名山至雅安計四十華里，山勢較高，越過金鷄關（山高約千餘尺）即至雅安城北，遙望半山白雲繚繞，頗似廬山，亦奇觀也。渡雅江至南岸，細雨濛濛，諺有雅雨青風之稱，蓋雅安四面是山，氣候較冷，或亦多雨之一原因也。由東門入城，城雖不大，但街道平坦整潔，遠過成都。原定往川康合作社所辦之新康旅館，最為清潔，但已客滿，乃宿民生旅館，房間雖不十分寬敞，招待頗為週到。城中無電燈，夜餐回來，行路頗感不便，整夜密雨不息，叮噹檐馬，似增旅愁耳。晚與羅慕義談康省關外情形，至午夜始止。

廿二日　上午陰雨，下午晴。午前晤四川高五分院李院長，並參觀院內情形，旋訪廿四軍陳副軍長鳴文，請予沿途飭屬保護，承允即電知沿途各部隊，至大相嶺時囑令派隊護送，同人等同聲感謝，陳副軍長則謂此係軍人天職，諸位代表部方前往，至為辛勞云。陳

副軍長身軀魁峩，言辭爽快，是一模範軍人，陳並轉電劉委員長，報告同人等行程，在同人等使命未發表前，劉委員長留渝時，謝部長已與面談，決定司法部分由部內派員調查，經劉委員長首肯。嗣至青香飯店午餐。午后余與翁兄至倉平山遊覽全城風景。雅州東南西三面依山，北濱雅河，擁山抱水，風景天然。河出魚名曰雅魚，細鱗巨口，味頗鮮美。晚赴高五分院李院長宴，去時天晴，未幾大雨如注，諺云：「青風（青卽青溪今爲漢源縣）雅雨（雅卽雅安）乾榮經」（榮乾縣離雅安約九十里）。八時返寓，叫么四（卽茶房）整理行李。滑竿已雇好，每乘二人，自雅至康定計十七元，另有翻大相嶺之奬洋（一一角），滑竿形如轎子，惟輕便，用兩竹竿，並竹簾坐墊，上加布蓬而成。

廿三日　陰，四時半起床，八時動身，道極泥濘難行，沿途多山，平地植稻，都係晚稻。山上遍植包米，其他亦樹木成蔭，無荒山廢邱。至猛虎岡，山勢陡峻，過此至馬柳場，卽復興鎮。自雅至此計程六十五公里，天將晚，卽宿焉，食尚好，住欠佳。

廿四日　陰雨，此間數百里，秋間多陰雨，難得晴天。五時半起床，七時啓程，無早餐可吃，僅買白米糰子五六個果腹而已。廿五里至榮經縣，南門有橋名曰康甯橋，以鐵索造成，上鋪木板，長約二三十丈。時已十時，尚無早飯可吃，下麪果腹。至凰儀堡時已五時半，終日山行，唯聞流水湯湯，蟬音嫋嫋，雲山連綿，風景清幽，行人往來如織，頗不落寞。晚宿新康合作社，房間尚整潔，惟膳食太差，招待尚週到。



（第五圖）康定北門外二道橋溫泉風景

廿五日　微雨，六時起床，今日要翻大相嶺，同事均抖擻精神，布鞋上外加草鞋，裹綁腿，備風鏡。大相嶺頂上恆有大風，翻過高嶺卽爲漢源，爲以風著名之縣。昨日在馬柳場逃去槓伕二名，幸有伕頭，卽由伕頭臨時雇用兩名，惟不能趕凰儀坊，轎夫等力錢當晚不及

發清，今晨補發，因伕子每晚工錢發清，第二日有逃亡之虞，早晨發給較爲妥當。延至九時始起程，天氣似有放晴之象，遙望滿山雲霧迷漫，自凰儀堡至大相嶺山頂，常在霧中行走，但聞鳥聲嗝嗝，水聲潺潺，山勢巋岃，道途險峻，滿山都雜樹。轎伕每十里必請休息，抽鴉片，十人中難得一二不吃烟者，每日一元餘，尚不敷開支，訊之據云：『不吃雅片，空身人都不能走，還能抬轎嗎？』上山峻坡大半係自行下轎走的，而又要討賞金，每人賞給一角，下山十五里，六時半至漢源城。（見圖一）山頂上風並不大，氣候稍冷，轎伕並謂我們有福，否則大風將人馬吹側云云！宿新康合作社，以路濕鞋襪盡透，洗足晚餐，菜尚佳，房間不及凰儀堡。自雅安起燈點青油，此間產梨殊多，味甜汁多，較津梨有過之無不及，價亦廉，一角錢可買到十一只大梨。城西有平原頗廣，屋舍比櫛，饒江南風味，在大相嶺得一律：『雜樹生花紅欲燃，翠微景色盡詩篇，峯迴坡轉疑無路，霧重雲低別有天。急水奔騰衝亂石，間禽啘囀破輕烟，怒風寒氣稱難走，今日安然度此巔。』

廿六日　晴。今日由清溪至泥頭（舊飛越縣）計七十五里，在新康合作社特定早餐，六時半餐畢，七時起行。出西門越猛虎崗，沿途尚平坦，稻香，桃熟，梨黃，不類邊地風光，至富莊廿五里午餐，菜頗可口。過此至泥頭五十里，計時僅五時餘，蓋路較康莊故也。此間市面

（第六圖）二道橋之側面圖



尚好，核菊極便宜，銅元二枚可買五個，晚宿新康合作社，明日上飛越嶺（俗稱烏鴉嶺）今晚各早睡。

廿七日　晴，自重慶至此，旬餘未常有整日晴天，今日似有放晴氣象，五時半起身，布鞋上外加草鞋，飛越嶺（俗稱烏鴉嶺）雖無大相嶺之高，而路極難走。亂石無級，坡又極陡，所以不得不預爲之備。八時起程，十時至交城，過此十五里即至三道橋，再進即爲陡坡，雲霧不分，回顧山外陽光滿地，口占一絕：『當塗亂石如危梯，未到山腰天已低，山外晴光山上雨，滿衫烟霧滿鞋泥。』下山十五里，宿化林坪新康合作社，佈置尚好，化林坪屬瀘定縣第二區，據廿五年人口調查，計一百另五戶，計共五百五十八。

廿八日　晴，今日向瀘定縣城出發，計程七十五里，七時半動身，出西街即下陡坡，過此頗爲平坦，山上亦有植包米，但不及清溪，以山上多石，山邊路旁之仙人掌，頗肥美，結果名仙人桃，味美可口。水果有柿，梨，核菊等，纍纍滿樹。廿五里至興隆場，有一縣立小學，五教室，學生一百五十餘人，戴院長捐洋百元助圖書館。再十五里至冷磧，前往四十里至瀘定，午后五時至瀘定，即宿縣政府，（因無適當旅館。）護送班禪回莊之趙專使守鈺亦住此，被邀共晚餐，談邊事津津有味。專使年約五十餘，而魁梧其偉精神奕奕，並能英語，中國之模範軍人也。晚與駱推事擬調查大綱交瀘定縣司法處查報，九時半就寢。

廿九日　陰，午后二時微雨，六時起床，承（李縣長在省未回）王審判官招待，偕趙專使守鈺早餐，菜頗豐，味亦佳，專使談鋒甚健，西寧出來，路上行四十餘日無人烟，走十七次之某隊長，打前站堆石爲標誌，如海行之燈塔，亦曾走錯了路，數日無水草，囑隨從拾牛溲馬渤爲燃料云，其苦槪可想見。瀘定野獸有豹，前數日曾至市內吃猪，有熊偷吃蜜糖爲蜂咬刺，以爪洗臉，逐蜂目爲蜜塗，不能見路而

(第七圖)　場中窺豹



跌死，為農人拾得熊掌熊胆等物，此係王審判官口述者，與專使同人等同攝一影。七時一刻起程，瀘定縣東首有御碑，橋係鐵索造成(見圖二)為共黨所毀，現已修復，長約三四十丈，行走時震動如浪橋，胆小者幾不敢走。橋在大渡河內(俗稱大渡河)水濁而急，沿河西北行卅五里至烹壩午餐，菜味頗好，有魚有肉，在叢山中生活，魚頗不易得也。三時半到瓦斯溝，宿王家棧房，終夜雨聲叮㖕，水聲湯湯，九時半就寢。



(第八圖)理化寺大喇嘛伙竹香根

三十日　晨雨旋晴，七時半早膳，昨晚曾囑飯館預備稀飯，米都係外來，價頗貴，膳食亦貴。八時起程，十五里至日地，又十五里至柳楊，再十五里至唑航，更十五里即至省城(康定)，沿途水流湍急，巨浪洪聲，水均成白色，浪花四濺，為烟雲，兩岸峭壁疊峯，山巔積雪皚皚，山腰白雲繚繞，氣候漸寒。四時至東門，蘇主任法成，瀘定李縣長等多在此迎接，並款茶點，寓大象道院，在途中口占一絕：「水向東流人向西，重巒峭壁覺天低，山腰雲霧山巔雪，景色離奇旅客迷。」

十一月一日　晴，我等自上月十二日由渝出發，到此途中半月餘未見整日晴天，今晨六時半起身，晨光微熹，朝暾大放，惟覺寒氣淩人，閱之寒暑表為40°。中秋未至，已呈冬日景象，晨餐後造訪建委會楊祕書長等，康定街道尚寬敞(見圖三)最熱鬧者為中山路中正街(見圖四)喇嘛土人之入市者頗多，穿紅衣大半為紅教，穿黑衣者為黑教，土人女子都有髮辮，辮綴以紅頭繩，耳垂大環，面多紅黯色，孔武有力。午候赴省立醫院診治傷痕，晚應蘇主任邀晤段委員等，譚建設西康首宜注意交通，外來文化容易灌輸，據楊祕書長云：劉委員長現正規畫康滇川康公路，一二年後當可改觀。九時回大象道院寓所就寢。

十一月二日　陰，六時起床，蘇主任本預約至二道橋溫泉沐浴，今日為星期日，沐浴者多，非預定號數難得入浴，乃寫家書及致各

親友信報告安抵此間情形。午後剪髮，起碼五角，若令出門則須乙元。秈米一小碗飯大洋五分，一切物價除土產藥材及土人之毛織物外，均極昂貴，生活程度較成都高數倍。午後查勘西康高院院址，蘇主任原定南門外城脚下，地面太小，同人等主暫借大象道院，應用購備出關必需用品，爲毛毯，食品，芒鞋，毪子（用羊毛織成白色粗陋做大氅可以禦風雨，每托約五尺，大洋五六角，細者七八角）九時回寓，討論明日工作計劃，十一時就寢。

三日　晴，六時半起床，上午整理調查綱要，午後五時許赴二道橋（在康定北門外約八里）温泉（見圖五六）沐浴，跨馬前往，余不善騎馬，頗感吃力，但對於驅馬術略知一二，兩韁緊勒則快走，一手向右或向左牽韁繩，則馬轉頭稍停，即乘機下馬，因受傷尙未痊愈，跨馬愈覺辛苦。八時半入池，池分第一二，三，三所，第三浴室免費池面積最大，係普通浴室，設備簡陋，第二浴室每人大洋伍分，設備較好，第一浴室，一八四角，二八以上五角，以三八爲限，余等六八分二批入池。泉水澄碧，度温適宜，微有硫黃氣味，能毒消，凡有皮膚病者最相宜，該處新康合作社設有旅館，頗整潔，當晚即宿該旅館。旅館傍雅拉溝水聲潺潺，蘇主任隨帶水果糖食，果有巴安蘋果頗大，味亦極好，較美國產有過之無不及。十一時就寢不寐，枕上口占一絕：

『旄牛（康定古稱旄牛國）古國北温泉，暖水天然年復年，客裏煩塵今日去，國中烽火幾時捐。功名事業都空夢，冷月寒風滿釣船，借問清波何處往，此聲潺潺不成眠。』

四日　晴，六時半起床，盥洗畢，出旅舍南行至通天橋又名西竺橋，即俗名二道橋，於民國念五年重建，橋兩塊似亭式，頗雅。再南行有門稱離垢園，係劉委員長文輝所題，八分體，筆勢渾勁，有漢碑意。浴池後畜一豹，以鐵鍊鎖其項，旋令茶役牽出攝影，（見圖七）狀極兇猛，跳躍不停，所謂野性難馴。即在該旅舍園中，同人等與蘇主任法成合攝一影而返。途中見居民家宅前每多豎一旗，旗長約一二丈，寬尺許，印有藏文，據同伴羅慕義兄云此爲漢人與土着（康民）之特別標識。土着康民每家均豎此旗，旗上所印藏文佛經，風吹旗動，即係唸經，可消災降福，亦寓祈禱之意耳。午後草擬調查綱要，並與甘孜寺先根法師（即大喇嘛呼圖克圖）由建委員郭參議爲臨時通譯，訊問該處處理民刑事辦案情形，（另錄）大法師以茶點糖果招待，頗爲殷懃。床背懸刺繡佛像一尊，多古氣，另一喇嘛頭蓋畚箕式黃緞帽，滾以紅緞邊，談約一時有半，以大法師須外出開會，乃辭出。下午擬調查大綱，由翁檢察官主稿，晚間爲喇嘛與土司送禮事，略談片刻，旋即就寢。

五日　晴，上午赴南門外訪喇嘛甲絨格西阿汪耶喜，渠能漢語，頭腦亦清晰，旋介紹見理化寺大喇嘛伙竹香根，（見圖六）均由田

參議作舌人，伙竹招待頗殷懃，款以酥油茶食，理化土糖，味甚甘美。關於法院組織民刑事程序，實體法討論頗詳，約二時有半。喇嘛思想縝密，頭腦清楚，喇嘛中之翹楚也。午後二時半至康定縣政府調查該縣每月民刑案件約十餘起，漢人與漢人，漢人與土人，土人與土人，均有在縣府涉訟。監獄一所，計三間，看守所男四間，女三間，現在人犯約廿餘人，尚有軍隊寄押人犯有拾餘名，囚糧每月有三百四十元由雜捐項下支付。人犯少，即收所款移作司法經費，法收每月約數十元，查閱卷宗，判決頗特，五時半返寓，六時晚餐，九時就寢。

六日　晴，上午整理與伙竹香根談話記錄，下午擬請泰寧實驗區張場長，對於監犯移墾擬一詳細計劃大綱，由炎草就送去，同事邱懷瑾病尚未痊，由安息醫院遷至西康省立醫院，乃往探視，晚接家書驚悉岳父於舊歷七月初一日逝世，未能及時盡禮，深以為憾！

中國旅行社

上海各支社

地址

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敏體尼蔭路一二一號
南京路永安公司內
霞飛路五八九號
愚園路二三二號

電話

一三四五〇轉
八四四一一
九五五二五
八〇九九五
三四三四三

分支社所

遍設全國

三五一〇二二

滇緬公路歷程記

錢伯明

華特主教（成都美以美監督教會）原著

中國和緬甸可有很大的互助，亞洲南部與中國互有很多供獻，仰光昆明間新闢的國際公路和此兩城間今在築造中的鐵路，將成爲世上重要國際道路之一。在久遠的年代前，人類移居，同一種族血統的人民移入中國和緬甸，佛教也傳入此兩國，現在這兩國內雖都已感受現代生活的影響，然而佛教流傳於緬甸比在中國更廣泛。往時的貿易道路既冗長，且行旅困難，所用的只是原始的旅行方法，緬甸是中國所需要的寶石和半寶石的出產地。

近來，現代工業以及跟他國的現代交通方法的發展，已使此路成爲入中國偉大西部的要道。半世紀前，有遠見之士就要在仰光昆明間敷設鐵路，但時機未成熟，因國民和國家的利益有所抵牾。據說印度和緬甸兩國比較密切聯絡時，敷設鐵道一事，確曾一度遭印緬兩方所阻。因爲他希望發展印緬間的內部貿易關係，恐中緬間有了較大的貿易額，也許會減少印緬間的貿易，所幸這些障礙已是過去陳跡，現在中緬間有互相貿易的現代便利，而互受其惠。

一月十八日，我們一行從仰光起程，循中緬新公路往昆明，經賀姆斯君的合作，我們得到兩輛四分之三噸重的道奇新卡車代步。戰前，賀君曾在南京設賀姆斯汽車公司，營業發達，最近他在中國重新創業，而以臘戍和仰光作爲暫時根據地。當時我們的難題都請教他，讓他決定何種車輛最合我們所用，這兩輛卡車，在仰光造上裝載物體的車身。我們一行共七人，一輛卡車裝着我們沉重行裝的大部份，內乘兩人，其餘五人，乘另一輛車座覆有精美套子的卡車，舒適地趕程。

在我們還沒得到卡車時，中國全國基督教會辦理的救濟傷兵運送委員會，請我們代勞，乘卡車一輛，到昆明交還。該會的代表決定說，賀君介紹的卡車，最合我們使用，所以我們好像成了這輛卡車的車夫，駛到昆明，而把它交給昆明的救濟傷兵運送委員會；中國萬國紅十字會某指導員，也希望我們乘另一輛形式相同的卡車，代爲駛到昆明交還。旅途中車行所費，由我們一行負擔，就好像代此兩救濟團體把卡車運到昆明，也算是對救濟團體稍有服務。

一月十八日晚，我們的第一輛卡車駛離仰光，第二輛在次日午後不久駛出，從仰光到蠻德勒的最初四百四十哩，良好的公路確和海面平行，我們在蠻德勒作幾小時的觀光，頗感興趣。這名城裏有緬甸末朝的緬甸寶塔和皇宮，當時我們記起吉伯齡的詩句：「往蠻德勒的路上，飛魚飛舞。」但我們未見飛魚，因爲我們所經的

道路，比較伊拉瓦底河中的輪船來得迅速。我們雖視中國為此行目的地，但我並未回憶到那種能使我們感到「破曉宛如中國的鳴雷」的經歷。

出蠻德勒十五或二十哩，我們便開始駛上山去，駛過叢山間或山頂上而往昆明。自仰光到臘戍，除短短的不足二十哩的公路以外，其餘的路面都很整齊，從仰光出發的鐵路也到臘戍終止。據他人告訴我們，這條蜿蜒到中國邊陲的公路，還是上世紀所造，作為軍用公路的；自蠻德勒到臘戍的鐵路，大部份建造所費浩大，所以貨物運費也較高。自蠻德勒方面迤邐下山的公路，有因多馬蹄形的轉灣處，因為路面良好，減少行駛的困難，這條公路只准旅客私人車輛和載重不到一噸的卡車行駛，無疑的，這是公路對鐵道的讓步，因為鐵道不願有卡車和它作過份的競爭。另有一條長得多的道路，供載貨沉重的卡車行駛，這兩條道路在臘戍會合，從仰光出發的水道，到八莫為止。

目前，臘戍是從仰光出發的鐵路的終點，它離中國邊陲約一百十哩，地位優美，拔海約三千呎，秀麗的叢山深谷環繞着，鐵路管理機關已經把鐵道擴展到城外，以利中國方面的各團體行事。在聯接地點，這些團體需要倉庫，以便貯積貨物，緬甸政府對於立刻完成啣接中緬的鐵道和公路，現在認眞地澈底担任它的一部份責任，很多地方都可證明此點，關於英國的態度，實無疑義，很容易使人記起凡英帝國擔任一件事業，必勉力從事。

這條公路確實在中緬兩國政府的管理下，尤其是從蠻德勒往臘戍再到昆明，是不准公衆行駛的。自臘戍到昆明，旅客在很多障礙物前受檢驗。所幸我們在起程好久和確實動身時，都曾把我們的計劃報告兩國政府官吏，所以到處受慇懃招待和合作，還得到介紹信件和通行證，這在需要時，我們可利用之。

就中國方面說，運輸和在公路上行駛，須得西南運輸公司許可，在仰光昆明，和兩城間的重要地點，我們見到受過優良訓練，有識見而彬然有禮的人士，管理西南運輸公司的辦事處，辦事爽快，我們一行裏有往年廣游中國的，對公路全綫負責人員的辦事有效和誠懇地慇懃招待，無不欣然色喜。

從臘戍到邊陲的緬甸政府舊時軍用公路，最初恰合所用是無疑的，但用以行駛大量的新交通，殊嫌狹隘，所以今在迅速放闊中，其寬闊的程度，使那些以為只能行駛自備汽車的旅客，為之驚異。重要的轉灣處，現有開闊的地位，便於轉灣，舊時所造涵洞上的路面，已加改建，也有已填沒的，照目前的程度說，此往通邊陲的公路，大半已不祇是可行的道路，簡直類似大道了。從一切情況可看出，此種改良的工程問題，在緬甸方面比較在中國方面山上的最初

二百多哩來得便當些，

許多國界上必須審慎地標別清楚，否則越過國境的人，還不知道已越境，在邊陲上兩面看來都很相似，自緬甸越境入中國，也是如此，標別國境的小溪上，有小木橋相通，當然，我們必得在橋上給自己留影，才能在其他頗相類似的橋樑中記起這座小橋來，溪流很小，另造一座橋樑，殊非難事，甚至若有敵人把它燬了，不出一宵，就能恢復交通。

邊境兩面都住着與中國人混居的山民，有緬甸山民，也有中國山民，他們似乎是來自亞洲北部的早期移民的後裔，自有其言語和許多習慣，與其他人民迥然不同，在邊陲兩面，他們保持着舊式的封建組織，這些小區域裏的第一區中心地在猛霽 Mangshih 若像我們一樣，清晨從臘戍乘汽車出發，第一天晚上便可到達猛霽。在臘戍，我們和友人非常愉快地消磨了一天二晚，還有從前我居南京時的某中國鄰人，他現在是西南運輸公司的人員，管理臘戍段的運輸事宜，也作東款待我們，起程第一天薄暮後不久，我們駛到距猛霽約三十哩之處，在當地政府設立的學校裏，受到慇懃招待，當晚宿校中。

猛霽區的首腦人物喚作「史華白華，」現在的掌政者是山族土著，曾在外界游歷，求學於昆明，且曾游歷國外，如緬甸等。我們到該地前，已經通知他，在他母親舉殯那天早晨，我們行抵猛霽，所以不能立刻持介紹信去會他，我們大都從未見過這種舉喪習慣，所以認為是很饒興趣之事，這種舉喪習慣是佛教式的，雖有很多中國的行喪習慣，但大半還是緬甸式的習俗，此點可見這邊區裏，有中緬兩種人民的血統在內部生長着；舉殯行列很長，有頌揚死者的旗幟，有燈綵和巨大的紙紮宴器，主喪者穿縞白色服裝，好像在畫中一樣，行列穿過各大街，再經鄉徑入牧場而到達圍以古木覆以淺草的小丘頂上。

小丘週圍盡是山族祖先墳墓的石窖，執紼者數百人，大多是山民，當時便有奇怪的音樂吹奏着，但交談時都放低了聲音，整個景象雖然紛亂，但很有次序，令人起莊嚴之感，接着主喪者舉行儀式，顯然是在遺骸入土前，首向祖先致敬，一邊近處，開始燃起熒熒的火堆，將宴器，車輛和其他焚化物件，都投諸火中，最後，行列中有一個高大的紙紮人形，栩栩如生，和某一個執紼者很相似，也急速地環行一匝，擲入火中，這一切，使我們又記起中國無數部份裏，牢守不改的地方上的習俗和不同的信仰。

葬禮之後，「史華白華」在他私邸裏設典型的喪宴，招待許多賓客，我們在緬甸曾得友人勸告，以緞一匹，送「史華白華，」作為喪禮，我們很感興趣地注意到許多旗幟中，有一幅是駐華美大使

詹森所送的詹氏在二三星期前乘汽車自成都到昆明，再循同一條公路往仰光時曾經過猛雪。

我們一行中有一人原籍緬甸，他和「史華白華」親自愉快地談話。「史華白華」操緬語很流利，妻子也是緬人，他還能略操英語，但和我們這些操華語，緬語和山語都生疏的人談話，他甯可用譯員翻譯。薄暮前，「史華白華」誠摯地堅留我們在他的正式留客所過夜，這是一所西式的住宅，他招待我們在裏面很舒適地膳宿。

我們下一處駐足地是中國關卡總部所在地的龍陵，在此又見到很能幹的現代中國人管理着運輸公司的辦事處，立刻辦理我們的事務，送我們上路。因爲要完畢下一段旅程，所以我們直駛到夜間，在很高的公路上，冒着凛冽的寒風，行抵下關，西南運輸公司慇懃地招待我們進留客所，這是一幅改建過的廟宇，備有各種便利，以利該公司人員行事。

次晨，我們見到山谷裏的積雪，我們的所在地高八千呎，而這山谷，大約還要高出二千呎光景，我們一路上所見的積雪，只此一處。我們自仰光到昆明，確未遇到下雨或降雪，可說是幸運，因爲有叢山懸崖，所以忽遽建造這公路的路工，不得不在山側和山面，胼手胝足地用人力來開闢。

公路上下面，常有下大雨便會給冲散的石塊和泥土，不是公路下面蝕，便是給上面散下的泥土等所阻斷。目前半載長久的乾燥季節裏，此路十分安全，但在六個月的雨季內，或許就很多困難，管理人員現在已用數千工人，把危險的地方放寬，上下面的泥土甚物，多加去除，緬洞上建造石質路面，以代用木暫架的路面，並減少若干地方的傾斜程度。

凡經過此新公路，便更確信此次戰爭，中國必能得最後勝利，有完程可駛載重卡車的道路，其本身卽有重大意義，且有今在迅速建造中的鐵道，將和這公路平行而馳，可預卜偉大的華西，將因此不復如往時的孤立。但還有較此更具重大關係的事情，其重要性，在物質的和機械的重要性之上，這便是從開始到迅速建造和基本的優良工程學，全是中國人一手辦理，此又可證明中國人才的發展。此種人才，在目前戰爭中，將爲決勝的因素，國民政府教導人民，甚至農民和最卑下的勞工，都明瞭爲國家而作工的廣大政策，有廣泛的影響。再轉談物質方面，見到遠離昆明的西北內地的重要飛行場，及其充足的現代設備，誰都要驚奇。

在這些區域內，無人烟過密之感，但頗感到有着現代的運輸方法，將在人類和物質雙方，迅速發展中國西南部的富源。

中國沿海城市既多被侵佔者佔據，中國人民生活中必需品的

鹽，就有調整其供給的必要偉大的華西有巨大的鹽藏，其一便在此西南區沿公路可見到數萬方鹽磚形狀別緻，爲便於背負此種鹽藏，顯自遠離古湖的邊緣處所取出缺少沃素，若在湖濱發現鹽藏，而有魚類蔬菜等物和鹽粒沉在一起，便含有沃素。我在新公路某數段見患甲狀腺腫者的衆多，爲前所未見見路邊旁觀者五人中，有三人患甲狀腺腫，乃屬常事我們一行中某人在某地計算一羣人民計二十一人內患甲狀腺腫者達十八人之多。現代科學當然已表示缺乏沃素，可容易地補救之，該產鹽區緣何不能供給適用的鹽，以抵消中國在沿海一帶的損失也是毫無理由的。

這不過舉出中國在開闢運輸新便利後所能獲得的富源之一。自仰光到中國邊陲，甚至更遠些，曾見數千輛牛車新公路甚至使此種車輛的運輸也更具效用，無論誰駛離牛車區域後，對於辦理各種現代產物和貿易的人工不足，必得深刻印象。因此中國既已購有汽車數千輛，行駛於西南，則對卽將到來的轉變，如果記述起來，是很饒興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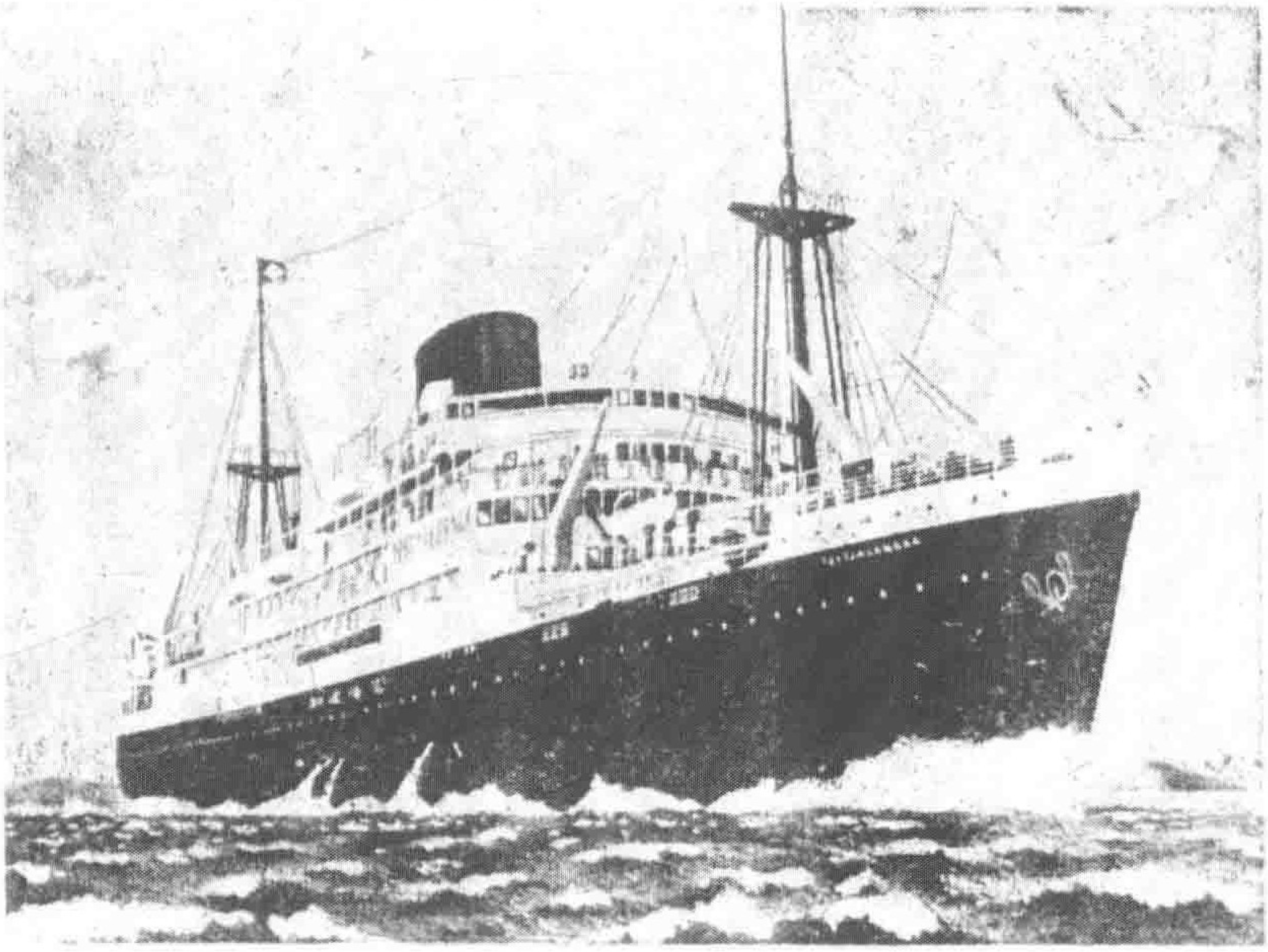
此次戰爭像其他戰事一樣，他日將結束，中緬公路在承平時期，甚至將較目前的緊急時期更具重大效用，似乎勢必成爲世上著名風景優美的國際道路之一。在此路上行駛幾天，廣漠的景物，叢山峻林，懸崖幽壑，刻刻變化不停。因爲地形比南部高得多，所以氣溫涼爽，空氣淸鮮，而不過於寒冷。如中國旅行社，通濟隆公司，和美國運通公司等代理機關他日導遊全球者舒適地駛過此公路，當可知其爲獲利豐厚的業務。現在乘汽車從臘戍到昆明四天已足夠，假如爲預定時日所迫促，還可在更短的時間內完畢旅程。另一方面，假使誰希望露宿或爬山，消磨兩週或一月的光陰，那末這條公路將給他以最愉快休假的機會。

中緬公路的利益並非單方面的，但緬甸得益更多於中國，而中國的輸出入貿易，也將使緬甸人民獲益甚大。

我們在緬甸雖很盤桓數天，但已見到該國怎樣的也成爲目前戰爭的另一處競爭場所。緬甸政府及其許多眞正政治家和有見識的民事領袖，都知己國和中國將來可由此公路和鐵道，獲得利益。但那些正用盡方法，擬阻礙中國的自由和發展者，却利用金錢向他們認爲能爲所動的緬甸人，作曲解的宣傳，對於「亞洲人的亞洲」一語，加以非法的曲解，中立觀察家以爲這呼號能否愚弄他人，不無可疑，恰如阿白拉罕林肯所言「你能夠始終欺騙若干人，但不能始終欺騙一切人」人們常聽到外人利用金錢，收買緬甸報紙，並竭力聯絡多數緬甸僧侶，舉出緬甸佛教徒應與更遙遠國家中的佛教徒相提攜一點爲理由，而反對緬甸政府對中國的友好政策，所幸緬甸有看破此種宣傳的強有力的領袖，但同時，報

紙電訊時常表示出那些是中英敵人的宣傳者，正在緬甸本國內挑撥起內部種族的仇恨和社會的爭鬬。

現在正是中緬的政治和民事領袖應更密切相共互相明瞭自己最大利益，而不任此偉大的新商業工作受阻礙的時候了。國家主義若非貪得無厭，固也有其助力之處。在此驚擾不安的世界上的人民，必須更密切地互助中國人民和亞洲南部人民互相更明瞭協助，現在是時候了。居住中國和亞洲南部的人類間，有另一條現代的國際貿易道路，是向前邁進的一個重要步驟。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佬鴉萬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為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西南公路——筑柳段

林冰

下柳州

打貴陽下柳州，可算是一件容易事，與從貴陽下長沙一樣的方便。若是打定主意坐西南公路運輸管理局的客車的話，只要籌足了廿幾元的車票價如其有大件行李再預備些行李過重費。在你預定計劃那一天走的前一天，到大西門外貴陽車站，或是中華路中國旅行社去買票，一定可以得到一個很舒服的坐位，送去扣牌子的行李也可以隨車運出安安穩穩人物俱全的載送你到柳州。一點也沒有先要掛號買票既到目的地之後又要等候行李的痛苦。

本人因為有些事必得去柳州一趟，也曾想到回程的不容易，可是決不能「因噎廢食」說回來不易而不去大概「天無絕人之路」總有法子想，不見得要用脚走回來吧！於是不顧一切定了一個行期，先一天的上午走到中國旅行社去打了一張票，得的是第二排靠窗的第八號甚合我的胃口，可以自由看看窗外的風景沒有什麼遮擋。

提起選擇公路客車的位置，司機旁的十九號固然是好坐位，兩邊空隙很大，大部份車子的這個椅子都是裝得特別寬敞，非常的舒適，而且看看車前及兩旁毫不受任何限制，人人樂於坐焉。可是以我個人的經驗，不大願意坐者，因為坐在這裏，不自而然的只呆看路面，注意上坡下山以及過缺口等等，而不去看山景了。每每想到何必去替司機的担心，抬起頭來看看，但是不一會兒又犯了老毛病。這是個人的偏見，請坐此者試試看。

雖說是有行李可以送中國旅行社或招呼他們來取去代為扣牌，比較親自出馬省事不少，總覺得很累贅。我並非覺得累贅而不帶，實因我是短期的，一切均力求簡單，只帶了一只小手提皮箱，內裝襯衫一件，短褲背心各一件，襪子兩雙，洗臉器具全套及手電筒一只。

貴州有句俗語：「四季皆是春，一雨便成冬，」是說貴州省的天氣好，或是不好，總覺得過甚其辭一點，未免太概括了些。若是來形容其天氣變化的快則可以。天氣變得實在是快，可是快與慢與住家的人不發生什麼大關係，天冷了打開箱子拿衣服出來加上就是了，可是對於旅行者就困難了，衣服就非帶不可，多帶了累贅，少

帶不敷應用，非隨機應變不可，否則着了冷客中得病，實在不是生意經。

動身之日，起了一個大早，七點鐘趕到大西門外的貴陽總站，如例行公事一樣找到指定的車子，先看一看坐位號數，放下隨身帶的小皮箱等開車的時刻一到準備出貴陽。

巧得很，不知爲了些什麼一再的牽延，到八點〇五分才離開了月台，汽車總不能同火車比，開車的時刻就準不了。

汽車離站沿公路東行，卅七公里至龍里，翻過一座不高不低的山，到貴定。

貴定是縣城，不十分大，商業發達的程度也有限。汽車在其城中經過。記憶所及，幾次從這裏經過時，市面頗稱冷落，吃飯的館子只有靠東門城門口的一二家，那一家的老板很會做生意，使不少客車司機的在此叫客人下車吃午飯。他還兼做旅館，汽車拋錨了可以在此住宿。西南公路局在此並無車站，已將少數場便宜的司機糾正過來了，到指定的食站去進膳。同時，貴定城並不因爲西南客車不在此吃飯而生意清淡得一落千丈，門可羅雀，反而到生意興隆，小吃店一天多是一天。不但東街上更形熱鬧，西街上也擁擠得非凡。

趕集的時候，尤其是洋洋大觀，再加上成羣結隊而來的男女苗民，出賣他們自己的產物，買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其中更其配以光怪離陸的女苗民服裝生色不少。

那些女苗民們，有許多是戴土耳其式的帽子，有許多是有小紅帽子，好像小孩子的裝束。衣裳除了和尙領式外，無大差異。下身圍一短裙，因爲摺子多，行動起來，左右擺動，怪好看的。早晨可以看見他們或她們進東門，下午四時起，就可以看見他們或她們漸漸的返去了。若是有興來多多的欣賞，不妨在此時去飽餐一頓，尙無傷大雅，幸勿指手劃脚，或高談闊論，或逕直呼之爲「苗子」，他們是懂話的，而且以爲「苗子」不是一個好名字，氣得非凡，使之大發苗性。

又卅八公里到馬場坪，又名篳山，因爲斯鎮在一座不甚高的篳山上而得名，屬平越縣，西南公路局指定爲食站，所以不但是下行的客車都在此加油進餐，即由獨山開來的上行車也是一樣在此加油進餐。

車站旁就是一個中國旅行社的特約食堂，因爲兩頭的客車都在此聚齊，頗覺擁擠。除此而外，尙有「篳山飯店」等幾家，也是「座上客常滿」。

餐後略事休息，登車東進，五公里處與去長沙的客車在此分手了。分路之後，車即南向，五十二公里到都勻。

都匀是個好地方，市面頗不惡，司機在此須登記然後放行，一經而過看不出什麼，其南之十餘公里路面頗爲平坦，車如行於柏油馬路上，可惜好景不常，不數十分鐘又是巔簸如故了。

獨山住宿

因爲在獨山縣境內有座山，孤立在大地上，沒有那小山的包圍，而得斯名。貴陽開來的客車到此大約是四五點鐘，完成了二百卅公里的旅程，是西南公路局指定的宿站，故客車到此均下車擇旅館住宿，不再前進了。

從河池來的上行車，本日於完成一百八十三公里之後，亦不再進而宿於此。

中國旅行社在獨山車站旁的協安旅館內留有改良舖位十只，定名曰臨時特約招待所，每舖收宿費大洋七角正。新車站正在鳩工興建中，一俟新屋落成，自辦之招待所，即可開幕營業。使旅客下車之後，立即可以得一安息之所，不致要提着小箱到處找旅館——照習慣，放在車箱裏隨身帶的那些路上應用的零星小東西，車到站之後，即各自負其保管之責，還是要自己提着，以免宵小的光顧。尤其是大風大雨之夕，提着大包小箱，拖兒帶女彳亍于街頭，尋找安息之所，眞實的度着逃難的生活。

協安旅館客滿之後，可以走到廣東街上的南天大旅社或亦桃源旅社，都還算寬敞清潔。好在即使住下只不過一晚的工夫，大可以過得去。

獨山是黔南的首縣，城內外街道也整齊，市面尙稱發達，很有幾家大舖子，日用的東西都還可以買得到，不似其他許多小城想買什麼買不到什麼，使生活更其簡單。

翌晨八時，去貴陽的車先開去了，同車的客人都齊後，即開車繼續南進，路面甚壞，巔搖不堪，過黑石關，司機的說，不久就要到廣西境了。

大家都是瞪着兩個大眼等着瞻仰這大名鼎鼎的廣西建設。可是在公路的兩旁，沒有看見什麼特別顯明的標幟。一直走到遠遠看一個大木牌上寫着「建設廣西，復興中國。」才知道大概是進了廣西界了。

路面的確較爲平，車每時行七十公里，亦無所苦，公路兩旁均植以樹木，現在尙小，十餘年後當然可以成蔭，再配以奇峯突起的美麗的山，車行其中，如置身於風景片裏，另有一番風味，可以使乘客忘其在跋涉長途的公路上。

「嚴拿偷漏」

六寨是廣西省邊境的第一鎮，貴州省建設廳的客貨車止於此，除有廣西省執照者，即不復前進了。廣西省的車輛，沒有貴州執照者亦不出境了。故以此爲聯運站。商業因之也較爲發達。應環境而生的有許多旅館飯店。現今來往的車輛日漸增多，故彼等的生涯亦頗不惡。

六寨車站有四層樓的站屋，頗爲宏偉，尤其在這窮鄉僻壤，更覺得其巍巍然使該鎮生色不少，進廣西者即得一良好的印像。

本來廣西省沿公路的各車站，都有一個很堂皇的站屋，大小不一，不過六寨的是格外的大些，諒另有用意吧！這些堂皇的車站，自從交通部接受筑柳段改爲西南公路後，桂境內柳州六寨間的各車站均隸屬於西南了。西南公路就在現成的站門前加一「交通部西南公路運輸管理局××車站。」

車站對面有一個中山公園在一個小山上面，坐在車內可以看見，有亭有閣，惟樹不甚高大，只粗具公園之模型。

從貴州入廣西的人及東西，在此受極嚴格之檢查。箱籠行李與衣服的荷包裏，車上的每一個角落裏，只要是活動的地方，都要打開看個明白，免得從貴州帶些便宜鴉片進廣西來做生意。

這裏是指定爲食站，客車的乘客在此下車用膳，往往下行車到此甚早，不是午飯時候，我們就是十時半到此吃午飯太早了一點，大家贊成前一站吃飯，於是我們這一車的食客，暫時移到南丹去了。

經過一番「嚴拿偷漏」之後，放行了。五十六公里至南丹午餐焉。每餐桂幣伍角，折合國幣二角五分，菜味頗可口。

南丹的橙子很好，大而見甜，桂幣一角可得兩個，與新會橙不相上下，若是能運到後面去，也可以與花旗桔子比一個高低，惜爲交通工具所限耳。

「公事」「夥計」

旅館飯店的侍役，被稱的名稱不一，最普通的呼之爲「茶房」，在四川及貴州兩省內不聽見呼「茶房」，而大叫「公事」，兩廣境內又改變了，既不叫「茶房」，又不叫「公事」，而叫「夥計」，故在此進餐時，均打着廣東腔，大叫：「夥計！快點！」他們自會走來招呼你。

飯後繼續南進，過車河，越一較高的山，到河池了。

河池

廣西省境內的各村鎮，好像都有一個圍牆，並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碉堡式的碉樓。無疑的這些都是自衛用的，從前村與村間是不

斷的門，強悍的民風，一方面要出去打人家另一方面怕人家來打自己的家於是有圍牆有碉樓以便張望使敵人不致靠近來。

河池縣也不過有一個泥的圍牆，碉樓比小村鎮多些罷了，也許因爲是年久失修；或許是因爲在現代已經失其效用自動的拆去亦未可知。缺口是日漸增加，有許多地方已經毫無牆根蹤跡。不過三層樓的碉樓依然屹立在要道口。

車到河池，停在牆外的車站前，略略檢查一番，下車後又是一套老文章——提着放在車箱內隨身帶的東西去找旅館。

河池縣是一個三等以下的小縣，城內一共只有一條街，下江的一個村莊還要比它大些，平時沒有市面，鋪子不像鋪子，好像是「攤子，」要等陰曆逢三六九趕集，才有生意經「攤子」更多些，人也擠得水洩不通。

旅館本來只有一兩家，從前沒有這種需要，自西南公路通車後，過境旅客日漸增加，旅館業發達了。如今在市面上看見的大小已有三四十家，可以住任的如榮生，星美，金華及恆源等十幾家，每夜每人六角大洋左右。其餘的都是些伙鋪，價錢也沒有明文規定，是要看需要的程度吧！旅館也好，伙鋪也好，大概被褥都不十分乾淨，所以本人有一個經驗，在公路上旅行的人，如不必需的話，行李可以不必帶，只要兩條單被，一墊在褥子上，一罩在蓋被的裏面，這樣一來，無論碰見乾淨不乾淨的被褥都可以放心了。

河池招待所

在鳳儀街的中市，西南公路局設立有河池招待所，有雙人房十一間，每間每日二元；單人房十間，每間每日一元；統艙一大間，每鋪收七角，完全以國幣收費。每鋪以一人計，共可容卅八人。連加床等最大的容量，可達四十五人，租來的房產，可稱破舊，經裝修之後，已煥然一新，客房內佈置得簡單樸素。定價雖然是比較普通旅館略高了些，可是享受也較爲高些，不去沿用他家所用的木板床，而代以棕棚，睡上去輭些，一日之疲勞，藉此以恢復也。看現在需要的情形，再加廿個房間，亦不嫌少也。這裏管理的人員都是由中國旅行社派來的，有條不紊。侍應生是受過相當的訓練，在南京首都飯店做過的，招呼週到，令人滿意。

美中不足的是距車站太遠了些，天氣晴和之日，上車之前及下車之後走一段路，只當是活動活動筋骨，無傷大雅，若是天公不作美，下雨或是大風，以巔簸了兩天，腰酸骨痛之身，東奔西跑，實在有點兒吃不消，傷脾胃之事也。據說也要在站旁蓋新屋，以資便利旅客，但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尙不知在此過渡時期中，有何補救妙法否？

出水岩，收水岩

河池縣既無河，又無池，在春夏之交，其唯一的小河中尚有一點流水。一入秋季，河底看見天，無一滴積水。其所以得此名者，因爲它四面都是奇形怪狀的山包圍着，形成一個長形的盆地，像一個大池，呼之爲池，它亦不會反對。

在縣南約三公里處，由城內出發，跨馬路而西南，羣山中有一大瀑布，高可十餘丈，闊約七八丈，堪稱雄偉，本地人均名之曰出水岩，河池人喝的用的都是取諸於此流出來的水。據說山的兩邊是高平原，河水流至此處，再由此半山中的洞裏流出，但此處之山均筆立陡直，不易攀登，亦未有人爬上去看過，據說到今還是如此。此水流出之後，卽入於溪，順小溪而下，本城人士在山邊溪畔利用水力來臼米及做磨坊等事業不下數十處。水再下流而達河池縣城旁的唯一小河裏。現今河水乾涸，只有一河道，水大時可一直流到距此約六七公里，在河池那端的一個山洞裏，該洞卽名之曰收水崖，據說水又從此洞又流出去了。現在山洞內都是乾的，看不出其所以然來，在洞的上面的確有許多乾了的水草，被奇石掛着了，還沒有掉下來，洞頗高大而曲折，最高的地方有十幾丈，寬處有五六丈，全洞僅有一處要彎腰前進，裏邊有更多的奇石石筍，有幾處石壁用燈照上去發出星星的光亮，如黑夜的明星。

去遊的人，最好是打火把，或是汽油燈，不然漆黑的洞，手電是會失其效用，暗而無光，深約一公里的洞，不能前進，走不到裏面。或是準備不足，不能出來，還得要一個嚮導，免得在裏面亂兜圈子。

大瘤

在南丹河池一帶隨地可以看見不少，尤其是中年婦女，或是年老者，頸頸裏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大瘤，纍纍下垂，衣服的第一個鈕扣終年是碰不到頭。大家都是說廣西的婦女好，實在是好，能吃得起辛苦，種田，挑水，一切雜差都去做，任勞任怨，可就是這一樣不好，一到中年卅四歲以後，就要長一個大瘤，豈不難看。據說水裏缺少什麼成分使然，要常常吃些海味，可以免掉，未曾去研究何以單單長瘤在下巴底下。

這裏的甘蔗很多，經驗下來，這裏的最好，既粗且嫩而甜。又便宜，平時每一根要一毛大洋，若是在趕場的時候，八九個晶(註)可買一根。

(註)晶者卽銅板也，廣西人呼之爲晶，不管大銅板叫晶，小銅板也叫晶，卽是華輔幣分子也叫晶，鄉下人拿它們一律平等待遇。

從河池站出發，就可以看見兩旁的蔗田，有許多已經砍去，供人

大嘅了，有許多還在田裏等候成熟。

繼續東行渡河，過懷遠十二時許抵宜山站進午膳。

宜山的市面比河池好得多了，在車站前卽看見縣城。好像人烟很稠密。因爲車站後面中國旅行社的特約食堂生意興隆極了，不但無桌可坐可謂無立足之餘地。同時馬路旁的小攤子上也擁滿了人，老板忙得不得開交。致有機會去城內走一遭，一則飽吃一頓；二則可以觀光一番，於是結伴而去。大街上頗熱鬧。因爲車子停的時候不長，怕趕不上，隨便走進一家小店吃了一餐，飯後也無心細看街景，走了一段了事。

這裏已經有不少的其正沙田抽出售，不過價錢稍爲貴了一點要兩毛大洋乙只，若以桂幣計，則爲四角一只，似乎不便宜，也許因爲外鄉人的口音而使物價有高低。不識貨的人，往往買到膺鼎，酸不堪言。

扶病而行

六十一公里到大塘，大塘這地方眞不算大，既不是食站，又不是宿站，可是最近也曾出了一點小風頭，使「大塘」這兩字在旅行的人們的腦筋中留了一個印像，因爲這兒有一條通廣州灣的路，來去上海香港間的人，均以此爲轉運站，在這裏經過小客棧在這裏吃過飯，若是在這裏等車，還得住一夜及吃一頓以上。

在距大塘不遠的荒山半路上，汽車的前鋼板的第一片，因振動得太利害而斷折了，連繫各鋼板片的中心螺絲也失去，以致鋼板落地之清脆悅耳聲，送到耳鼓上，於是不得不停車於路邊了。車雖隨帶有工具，可是沒有零件，也只好徒呼奈何。幸而車上發見一根幾尺長的鉛絲，乃全體下車，司機將未落之鋼板綁綁扎扎，繼續前進，以帶病之軀，欲完成一百廿公里，實不得已也，作最後之努力，如牛行矣。

夜襲柳州

免得此殘缺不全之身，再生毛病，走得很慢，到達柳州時候，已經萬家燈火矣。只看見馬路上不少的行人，熙熙攘攘。

因爲柳州出產木料價極公道又方便，死在這裏可以睡一口好大的棺材，故有樂於「死在柳州」之槪。但現在死在柳州的人不少，不知可曾都有一口令人生羨的大棺材？

南河可稱爲交通區，西南公路局柳州車站設於此，客車以此爲終點，不能前進。廣西省公路局車站亦設此，可以暢通桂林及全省各地，風塵客咸集此南岸各逆旅中。

樂羣社是廣西省立的招待所，在西南公路車站附近，有近卅間

的客房佈置得還算好，定價自二元起至四元，以法幣計。附設餐廳，中西大菜一應俱全，堪稱便利。

其他旅館有交通海陸通等不下數十家，好則談不到，爲了避免露宿之苦，毫不計及其他，只要有房住就算好。

來來往往的人實在太多了，大家都在旅館裏老等，以致每天空房甚少，到得稍遲者，卽有抱向隅之虞。

萬一到得太遲，旅館宣告客滿出後，還有一條路，就是利用擺過柳江進城去的那些船，船有擺渡船及遊艇之分，擺渡船較小，怕不會有人去利用它，也還用不到。遊艇比較大些，在船上過一夜至多不過法幣三元，可以供給被褥，住二三人，招待也很週到，是另有一番風味。過路客大可去一試新鮮。

河北是城區，亦可謂之爲住宅區，城內有幾條熱鬧的馬路，路身雖寬，路面雖平，可是有上坡下坡之苦。城西有一特區，這特區並非爲租界一般的特區，不過有許多人家是可以出相當的代價供人玩耍的意思。

回貴陽

在柳州躭擱了幾天，將應做的事都了結，擬作歸計，去西南公路局柳州站買票，眞叫談何容易。幸而遇到一位老同學，他私人有一輛汽車，答應我乘他車到貴陽。第二天就成行了。因爲是小包車，第一天一口氣就趕到六寨過夜，第二天的下午七點鐘已經在貴陽吃晚飯了。

意國郵船公司廣告

（地址）　上海外灘路二十六號

（電話）　一六八三八至三五（三線轉接各部）

本公司之郵船康鐵羅索號"CONTE ROSSO" 康鐵佛田號 "CONTE VERDE" 康鐵卑安克孟諾號 "CONTE BIANCAMANO" 維多利亞號"VICTORIA"定期由滬開往歐洲每二星期一次經過香港小呂宋星加坡哥倫布孟買博賽以達意國並可購買聯票至英國倫敦全程祇需二十三天（上海至香港祇需四十二小時至星加坡祇需六天）允稱歐亞航線之最快巨輪船上裝有無線電話與各埠直接通話更屬便利並有中國譯員招待週到至其艙位之考究設備之完美與夫飲食之清潔尤爲使人滿意如蒙賜顧請卽駕臨接洽無任歡迎

船名	由上海開
康鐵羅索	五月十日
維多利亞	五月廿五日
康鐵佛田	六月七日
康鐵卑安克孟諾	六月廿九日

開往地點：布林的西　威尼斯　地利亞斯得　那泊爾　熱那亞

LLOYD TRIESTINO

ITALIA-ADRIATICA-TIRRENIA

日光岩

鼓浪嶼風景之二

鄭子瑜

龍頭山，(卽日光岩)在鼓浪嶼下，隔水與虎頭山相對。

——思明縣志。

客歲梅雨時節，不佞養疴鼓嶼，曾一度往訪日光岩，不意爲工部局之告示所阻，怏怏而歸，賦詩一絕云：

『景仰鄭公起寨營，抗清曾此屯雄兵，亂離增我滄桑感，覓跡題詩兩未成。』

這裏應當先來個註脚：鄭公，卽民族英雄鄭成功也。考廈門志卷十六舊事志紀兵篇云『國朝順治四年，鄭成功屯兵鼓浪嶼。』南疆繹史及各志亦云：『成功，芝龍娶倭女所生，有異表。本名森，字大木。七歲歸自倭，十五餼於庠。唐王入閩，謁見，王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賜姓朱，改名成功，故曰國姓。命典禁旅，口侍左右，輒以駙馬都尉體制尊寵之，封忠孝伯，佩「招討大將軍」印。福州破，母死於兵，芝龍議降，持裾泣諫，不聽，攜所著儒巾赴文廟焚之，與所厚陳輝等九十餘人帶一旅，遁入金門。隨往南澳，收集餘衆，得數千，移屯鼓浪嶼……』也正因爲我知道一點關於鄭成功的史實，故對於這挺可紀念的古蹟——偉大的民族英雄的屯兵處——日光岩愈覺得非去走訪一下不可了。但自經那次的阻撓之後，加以俗務所纏，遊興全失，已久久不作遊日光岩之想矣。

今年的廢歷新正，我適又在鼓，喜邀天之幸，得居在外桃源馬路上塗脂沫粉嬌嬌的的摩登女郎，穿着可怕的皮衣的滑頭少年，三三五五或是一對兒一對兒地映過去。這天已是第五天了，一個躲在角裏的人忽又遊興勃發，一口氣走上了日光岩，想將春愁銷得乾乾淨淨。

鼓浪嶼日光岩



岩的左門，有一副對聯道：「波紅光洛日，嶼碧浪排天。」似乎是在說鼓浪嶼的波光，非專指日光岩而言者。剛入門，舉起頭來，見一大石上橫劃一句文曰：「天風海濤。」其下又有直劃句文二，左云：「鼓浪洞天，」右云「鷺江第一。」皆因石高苔黑，看不出著者的名字。下邊有一正殿，祀觀音佛祖，跪拜的婦女很是擁擠，香火盛極一時。殿的中央懸掛一隻玻璃壺，一個廟裏的夥計提着一把油瓶，站在旁邊，稍將壺嘴傾斜，油便一滴一滴的落下壺裏去，同時張口作歌，歌曰：「豬屎姆添油五角，糞掃嫂添油半斤……」錢自錢筒口投入的鏘鏘和那歌聲相應，好像奏樂一般。前面是一所長方形的講經室，內有紅褐色的椅桌十數副，婦女在那裏聽講的不下數十人。左旁「大雄寶殿，」是和尙們念經的處所。右旁「圓明寶殿，」有附屬兩間，卽便是他們的宿舍了。

自圓明寶殿口右向登堦直上，至半途，見一石，首題「晃岩」二字，民國五年三月廿三日花縣朱兆莘曾在此泐文詮註云：「相傳日光岩原名晃岩，鄭成功屯兵於此，因憶日光山之勝，析晃爲日光。今存舊稱，示不忘本也。」堦盡，向右斜行，未數武，抵一門，它的兩旁，砌一對聯謂：「漫道終南通捷徑，却隣祇北悟禪機。」從門縫中窺探，見題石頗多，好像還有通道，未能盡遊爲憾耳。

旣轉身，登「鷺江龍窟，」至「九夏生寒」處，有黃日紀，蔡廷楷二先生題詩，本欲筆錄，有意無意地舉起頭來，看見上頭有蔡元培所題詩，我的心靈因爲給此公的文名所奪，竟將黃蔡二君之題詩放棄，急急忙忙的跑上石堦，站在石壁下抄錄：「叱咤天風鎭海濤，指揮若定陳雲高，蟲沙猿鶴有時盡，正氣觥觥不可淘。中華民國十六年來此憑弔，十九年十二月應李漢青先生之請補題。蔡元培。」自己覺得很對不起黃蔡二位先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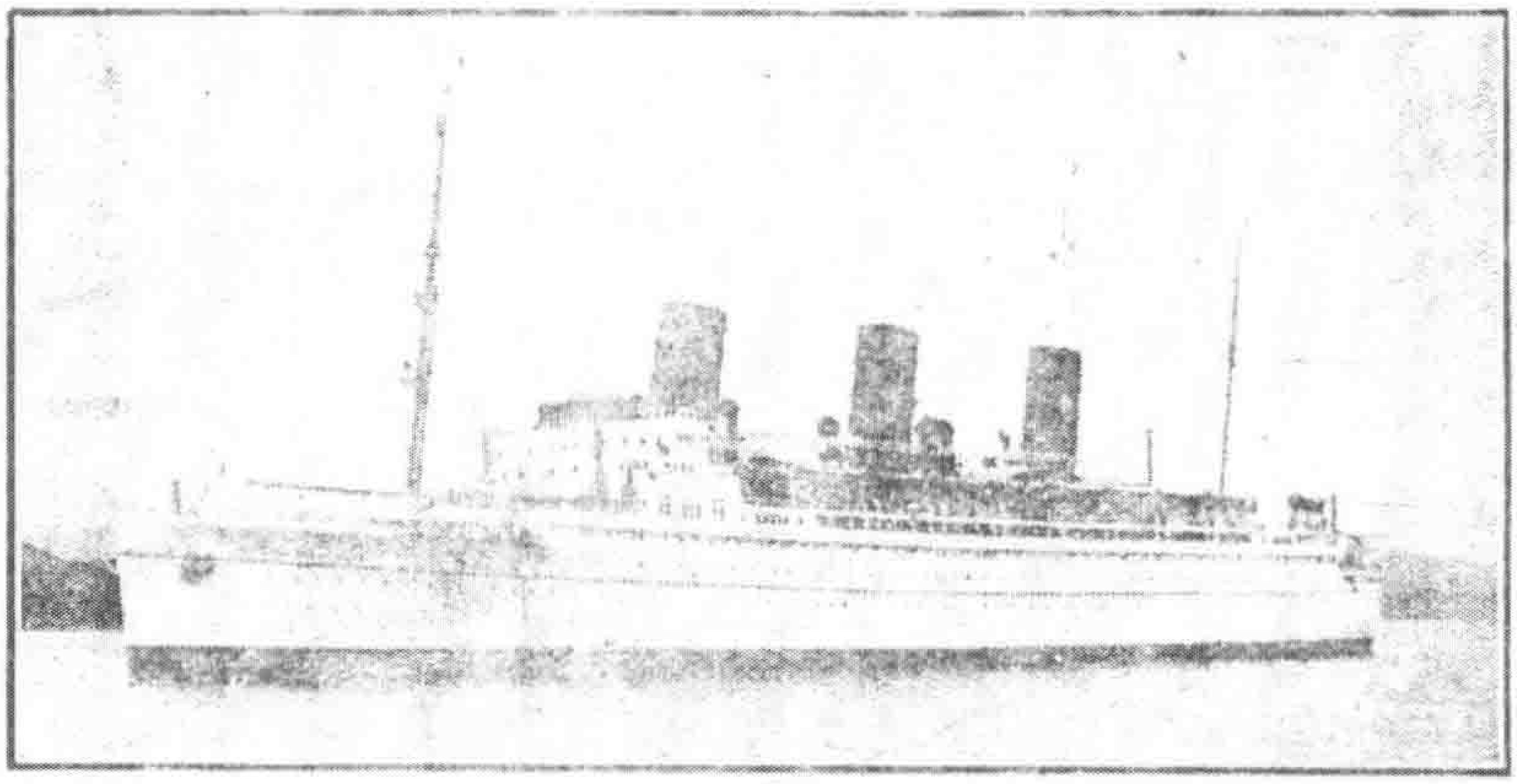
當我在筆錄的時候，有兩位遊女，從我的身邊走過，頻頻囘顧，似有不勝情之概。到得抄畢了後，入石門，至古避暑洞，她們還在那裏趦趄不前，這明明是在等我無疑的了。我本想出一個題目，詢以遊徑，倩她們替我嚮導，驀然間，背後裏有人在叫我的聲音，囘頭一看，原來蔡君淑惠合她的母親合一羣小朋友們也趕上這裏來玩來了。爲着應付小朋友的盤旋，不得不放棄這兩位遊女合他們一同入避暑洞去。

所謂避暑洞，只是在一塊大石的下邊，打以斜孔，裏面置一隻長石櫈，供人歇脚而已。我們登堦到此，雖有相當之高，然輒輒停步，所以幷不覺得氣喘，亦無需歇脚了。

出避暑洞，便是鄭成功之水操台了。此台又名光復台，字係胡漢民先生所題者。除外，又有李烈鈞先生所題「日月俱懸」四字，及蔣鼎文先生題詩。從鐵梯步步高陞，梯盡，左轉，復上一鐵梯，再橫過

一條長道，直至最高峯，遊人畢集，縱目四顧，廈鼓洋樓，儼若鴿棚，一江春水正向東流，追維往昔，不禁掀起了無窮的感慨！下光復台，出避暑洞，在洞口拍了一幀照片，打算寄給旅行雜誌去發表，表示我愛護旅誌不能忘記旅誌的微意。

按：鼓浪嶼風景之一——菽莊小記已發表於本刊第十二卷第十號。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祗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昌興輪船公司啓

上海北京路一號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五月三日 日本皇后號

五月十六日 亞洲皇后號

五月三十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十三日 俄國皇后號

六月廿八日 日本皇后號

七月十一日 亞洲皇后號

七月廿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

雲哥華—西雅圖

五月十四日 日本皇后號

五月廿八日 亞洲皇后號

六月十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廿五日 俄國皇后號 ×

七月九日 日本皇后號

七月廿三日 亞洲皇后號 ×

×不往檀香山

華諦岡新語

胡道靜

W. Coleman Nevils, S. J. 原著

華諦岡城全部面積計一零八英畝
是獨立之邦擁有世界最大的教堂

天主教教皇庇護十一世於本年二月十日薨逝，消息傳播後，寰宇人士，莫不同深哀悼。教皇生前，竭力促進世界各地傳教事業，對於中國尤極關懷；且曾對國民政府的和平統一首先致電祝賀。今日中國爲自由獨立而抗戰，天主教士之爲國盡瘁者實繁有徒。所以教宗崩駕後，中華人士，無論在教與否，倍形追思。教皇登極以還，凡十七年，建樹極多，其犖犖大者，即與意大利政府訂立聖約翰拉唐協定，以解決教廷與意國政府之爭，而建立華諦岡城新國。華城爲世界最小之國，然爲寰守天主教之總樞。本文爲耶穌會美國神父倪微思所作，對此世人矚目之國，敘述周詳，而富興味。特爲迻譯，以饗讀者。

主前六百年，傳說時代的羅馬君王努馬僥披利選定了一個高丘，在這兒他向百姓宣示他的「華諦辛尼亞，」就是傳達上帝的意旨，但是他也未能預卜到他的華諦岡山的一小部分將要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爲國際所公認，而有其自己的土地，人民，政治及外交。

起自查尼叩龍，終於馬利俄的山脈，原非羅馬七大名山之一。它原在古代羅馬城的界限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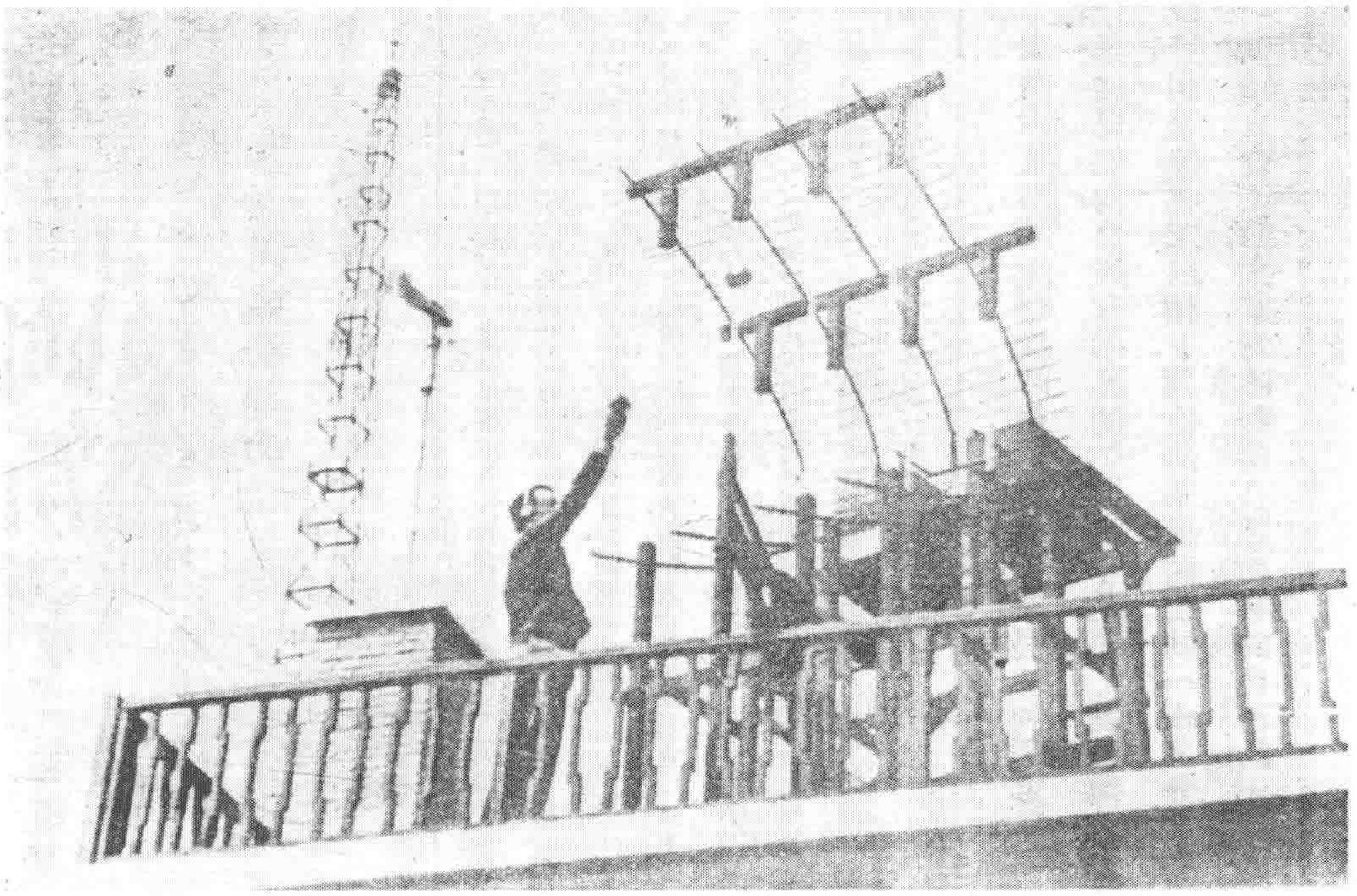
最近有一個電話接線生受命轉達一個海線電報由作者的紐約住宅里拍到華諦岡城去，他問，『對不起，是到哪一國？』祕書回答：『那是一個四週被羅馬團團圍住的國家。』這雖然是說的一句笑話，然而這敍述是完全準確的。墨索里尼曾確定華諦岡城爲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之島。』

最小與最大

華諦岡國占有的土地，僅夠爲一個十八洞的考而夫球場場地之用。這是世界上最最小的獨立國家的領土。了利克頓斯泰恩王國（在中歐）的面積六十五方哩，聖馬里諾共和國（在意大利國中）的面積三十八方哩都較它大得多。縱然是摩納哥王國（在法國東南）呷，它的三百七十英畝的領土依然比華諦岡的一〇八．七英畝的領土要超過好多。

雖然，與它的小相反，這個獨立國擁有世界上頂大的教堂，聖彼得大教堂；以及一座最魁宏的宮殿，一座建有千室的大廈。

教皇庇護十一世於十稔前訂立拉唐協定之時說：『這兒的領域是小的，但是我們可以說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因爲它擁有柏尼[illegible]王，邁開蘭哲羅建造的大堂穹頂，無數的科學實



教皇向世界演說乃由華諦岡之大電力廣播台傳出此台由馬可尼設計建造並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親自啓幕

館里，在美術館里，以及諸樞機主教的陵墓。』

自一八七〇卽意大利統一之年，垂至一九二八年，教皇僅是一位賓客，或者一位自由的囚犯吧，他從未離開華諦岡，也從未派過代表出席於任何公共集會。華諦岡是意大利政府的產業，僅贈給教廷應用而已。

可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一件近乎六十年的紛爭是安靜地息止了，那煩惱的「羅馬問題」就解決了。在二月十一日，樞機主教加司巴里代表教皇，墨索里尼代表意大利國王，簽訂了三宗文件：一個協定，一個契約，及一個財務協定。三個月之後，意大利衆院及上院通過這協約，僅有少數議員投反對票，於是它成了意大利的法律。五月二十七日，國王的簽字加在上邊。五月三十日，卽教皇庇護十一世七十二齡誕辰的前夕，他也簽印了。

拉唐協定包括序文一款暨條約廿七款。它顯明之點是有効地承認教宗對於新關的華諦岡城的全部土地及建築物的所有權，以及教宗的完善的權威和裁判權力。意大利政府對於此地的事件，不准用任何方法來干涉。

按照國際公法，意大利承認華諦岡有建立外交關係的權柄。於是全部外交關係締結起來，第一回卽爲奎利納*與華諦岡。所有的樞機主教從此都接受相當於王族公子的敬禮。

*奎利納爲意大利王庭之稱，對教皇皇庭而言。

教廷之使節

截至今日止有三十七國遣派使節到教庭。協定里保證着『因承認爲獨立國之故教皇所遣使節及其隨員於意大利境內，當享受國際法上規定之外國使節及其隨員應得之權利，縱在戰時亦然。……



瑞士警衛隊穿過聖城圖書館的赤道這走道是庇護十一世開關的由此可達圖書館檔卷保存室及大學而不必經過曲折的宮廷內檳上鑄文曰『受智慧之母馬利亞保盟』

『外國政府遣派至教庭之使節，在意大利王國內亦得享受國際法上規定之外國使節應有之全部權利暨自由。縱然該國政府並未與意大利締結外交關係，然其所遣至教庭之大使或公使，均得在意境內居住而獲有國際法上規定之自由。』

第廿六款的結語是關新紀元的：『教皇茲宣佈羅馬問題已確告終止，因之不復持異議，而承認意大利王國暨其首都羅馬。意大利則亦承認教皇治權下之華諦岡國。』於是從前所訂的法律和臨時條約悉告廢棄。

第十六款是免稅的規定。聖亞波利那利宮殿，聖約翰及聖保羅別宮，以及六處聖教學院，意政府無論在平時或非常時，均無徵稅之權。在這六處聖教學院中，其一是格列高里大學現在是由一位著名的耶穌會美國神父担任校長之職。

這所大學是一五五一年創辦的，其時尚在耶穌會創立人的生時，該校的畢業生出了十二位教皇，包括當今執權的庇護十一世



聖彼得教堂爲世界最大之教堂乃邏開蘭哲羅設計建造開築於一五〇六年原爲希臘式但經若干次之阻撓至二百十年後建成變爲拉丁式

及著名的里奧十三世。現在的學員計有五十六國國籍。

*此文執筆時，前教皇尚未薨逝。

在這些特殊的廊堂和神學學院之外，教皇尚有神聖的干多爾福堡，這是聖父的避暑之宮，自一六二九年建成迄今。它高據於阿爾班湖水平線一三九七呎之上。

村子里祗有一條路，它的終點有一片廣場，這兒正是聖父宮殿的庭前。最近華諦岡天文臺的職員獲得了此地爲幹部，該臺所有的科學器械均爲最新式而最進步者。華諦岡城天文臺遷到干多爾福堡去是不能避免的事，因爲這歷世以來的觀測地點今已被繁盛的羅馬燈光照耀而妨礙工作。

在華諦岡御花園里的老天文臺從一五八二年起便開始工作了。它是教皇格列高里十三創立的，他改革曆法曾需要精密的天文學爲助。現任主任爲耶穌會神父哈勤，曾主持華盛頓的佐治市天文臺多年。有一位荷蘭籍的耶穌會神父史坦因曾在佐治市天文臺內受哈勤神父之指導而研究天文學多年。

瑞士警衛隊

已有多年華諦岡城內的警衛工作曾完善地組織起來。聖衛隊，最著名的軍隊，是教皇出巡時的騎馬護兵。該隊的司令官常常是由一位羅馬王子担任的。

宮庭衛隊由內衛隊長指揮，他們的職務是很輕鬆的。所有的羅馬公民可担任這樣的衛兵，但沒有薪給，每年却得到一筆製制服的津貼。

教皇的憲兵隊是由品性善良，且經社會及宗教的當局推薦的意大利憲兵所組織。他們至少要身高五呎九吋。所以，愷撒大帝的有名的姪孫奧古斯太就沒有資格當選哪。

教皇憲兵隊的現額爲一百名以及三位將官。他們主要的任務是看守御花園，在花園之中有他們的營房。逢到特別宴會時，他們



華諦岡圖書館的珍祕案卷保存室收藏了無數的手寫文件，是歷史參考的重要資料。教皇庇護十一世曾任館長。圖示一位學者熟視古代之檔卷

的音樂隊就到聖達馬蘇士廣庭上去奏樂。

華諦岡警衛部最著名的便是瑞士衛隊，這個組織的開始，已有幾百年了。當一五〇五年時，紅衣主教雪尼爾，一位瑞士人，代表了該國的佐立煦及路錫尼兩縣，與教皇求理士二世簽訂一個條約，即前者願供給二百五十八爲侍衛，從此就有一隊瑞士衛兵常常遣在華諦岡。現在兵額已減至一百十名暨將官十員。

特別是自從拉唐協定簽訂以後，瑞士衛隊更其是形成他們自己獨有的社會了。既不要任何人到他們營里去，在什麼地方也不要人家招待。他們說的是家鄉德國語，吃的是瑞士風味的烹飪——臘腸，乾酪和啤酒。

他們的室內遊戲是打打紙牌。他們有一個很出色的喇叭隊。爲了運動運動可以保持健康，他們喜踢足球，但是采用的規則是異乎美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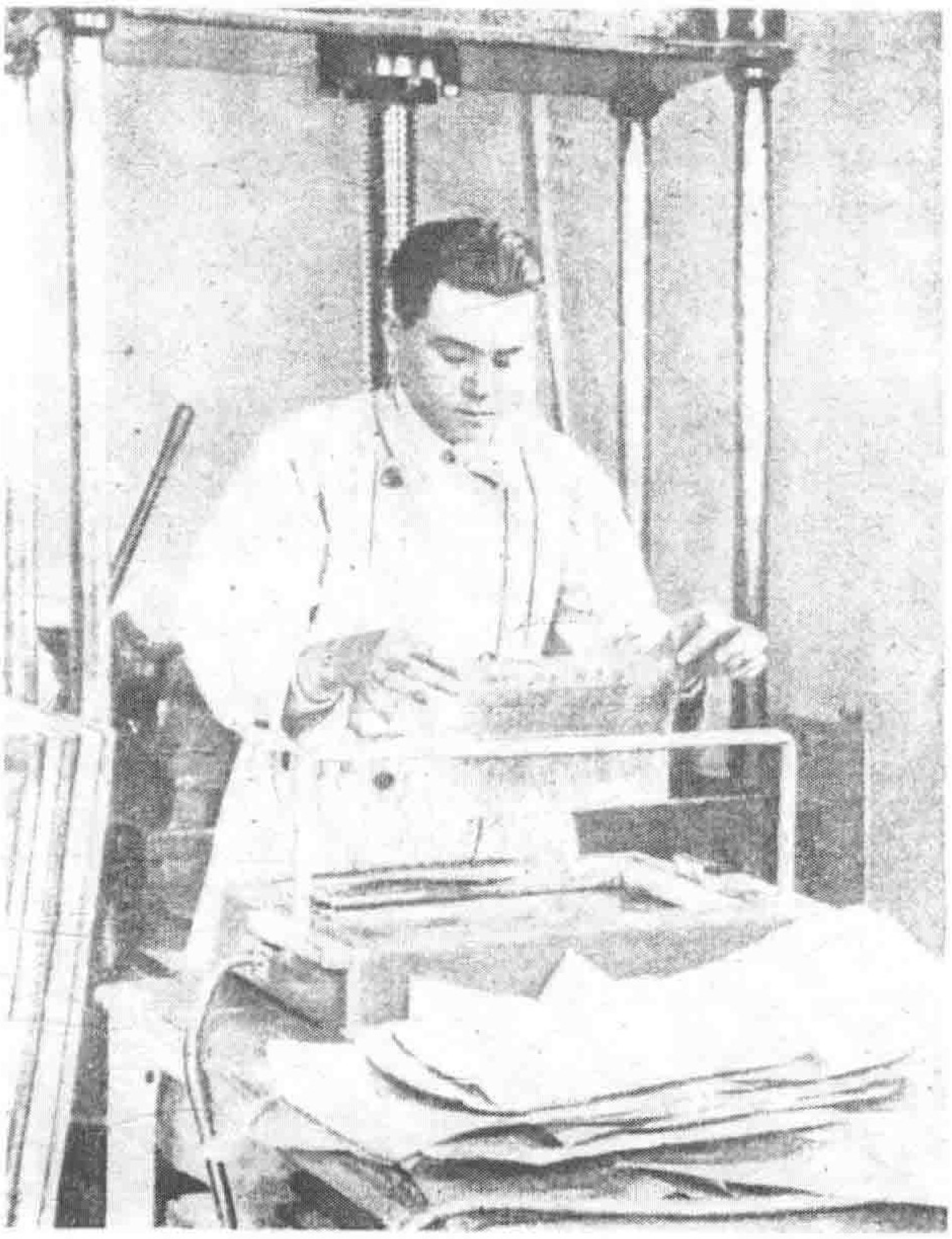
他們的制服式樣，是四百載前邁開蘭哲羅計劃定的，是那種觸目的紅黃藍三色配合物。平時他們穿着深藍的罩套，戴黑色的帽子。

他們的司令長官是上校級，接受他們的入伍請願書。另有分隊長一人担任他的祕書職務並管理兵器。祇是純粹的瑞士人可以

三五一〇四九

加入該隊，每個候補兵當呈繳他在本國是一名能幹的兵士的證明書。

此外，他應當有一張受洗證書，及一封由教長出的證明他品性良好的信。而且必需要身高至少五呎八吋，體格健全，並無缺陷。



蝕壞了的古代羊皮紙文書在華諦岡的工作室裏用了最新發明的修理機補苴刷新

候選兵自己担負到羅馬的川資，但經過一年而情況良好的話，他可以得到一筆補償金，分七個月拔還之。

假如誰要告退，他在三個月前通知便可以做到。服務足十八年者給予養老金額半數；二十年者給予三分之二；廿五年者給予六分之五；三十年者全額付給。

囚犯僅一名

新華諦岡城內有一所模範監牢——不僅它的建築是模範，抑且是它的支持者。自從該城獨立之時起，迄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中旬，祇有十一個人在法庭上受過刑事審判。其一人宣告無罪；九人被判押入監牢，刑期自五日到三年。

在此文寫述時，監牢里祇有一名大老官占據着，他原本是華諦岡圖書館里的典藏員，犯了監守自盜的罪。

郵政局是一所一層式的建築物，爲庇護十一所起建，電報局也在這兒，兼有長途電話及市內電話，爲公衆服務。華諦岡的郵票極爲大衆歡迎作爲紀念品。此地的電話能與五大洲通話。

華諦岡城有兩種重要的出版物，使徒紀事報和羅馬觀察報。嚴格地是教義的第一種爲教會宗座聖父的機關報。它的銷數約爲一萬份，它是教宗的公報，所以刊登勅諭，通諭，以及教皇的宣示。羅馬聖議會，即教皇的顧問參議會的公告也在上面發表。

羅馬觀察報是羅馬的城市報。它記載世界上重要的消息，教庭的新聞，以及聖父的行止與預定的秩序。

三五—〇五〇

自拉唐協定後，它的印刷部遷進了華諦岡城，而且完全裝置了最新式的機械。它的主筆是一個平常人（非教士）台拉多呂伯爵。羅馬觀察報是用意大利文印的，每天銷行約五萬份，使徒紀事報則大部份用拉丁文印，偶而有封把信札或宣示用意大利文印。

「華諦岡圖畫報」每月出版兩册，是一種圖畫雜誌。該社另外刊行一種週刊，名叫「國際時報」，專論世界現勢。



華諦岡城的郵政局兼電報局爲教皇庇護十一世所建，壁上懸有教皇的著名之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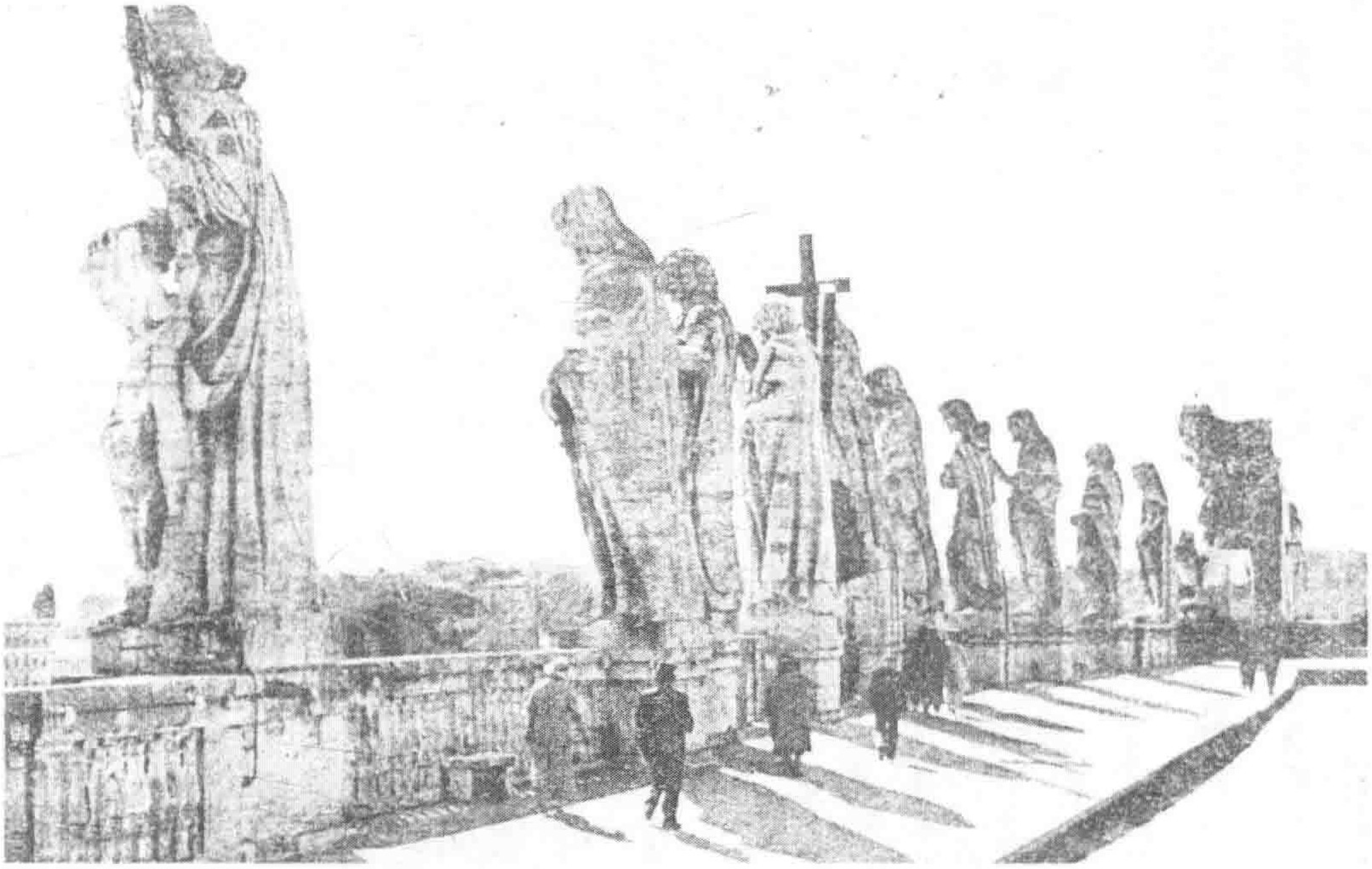
有好幾百年，「華諦岡政聞報」享有國際的盛譽，但於一九一〇它讓渡給了華諦岡印書館。不消說，這印書館是需要幹練的經理部，特別是因爲它要印刷各種文字的書——羅馬字，阿刺伯字，梵文，俄文，以及希伯來文和希臘文，這樣的經理部是不易得而且很化費的呵。這印書館又印行「天主頌歌」，是新版之讚美詩，以及其他同類的書。

華諦岡城最著名的美術工藝是剪嵌細工。此項藝術已達到令人驚異的完善境地，就是模造聖彼得大堂祭壇上著名的飾畫，其出品眞堪歎賞。工藝室里很當心地庋藏着一套不同顏色的玻璃模型，計一萬一千種之多，分類排列好。每一塊小小的模型都得費了許多年辛勞的及忍耐的工作。

教皇有時選取了最美麗的剪嵌細工贈給外國元首作爲禮物，例如以精美的複製歸多雷尼*的名畫贈給美國威爾遜總統。

*歸多雷尼，意大利畫家，一五七五年生，一六四二年卒，名作在

三五—〇五一



巨大的雕像塑着救主及使徒矗立在聖彼得教堂平臺的欄杆上使遊行的人都顯成矮子

聖彼得大堂內。

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此地就有一所製造剪嵌細工的聖學校暨工藝室——一個歷史悠久而天下聞名的學藝組織。它的新建築適在華諦岡城火車站背後，鄰近教皇宮庭，爲庇護十一世所建，外表是很簡單的。在此地，年青而熱心的藝術家受着教導。工藝室同時作爲展覽處及售品處之用。

到地下塋窟去遊覽歷史的教課就立刻會重入你的回憶中，而虔誠地感受這些愷撒時代埋藏於地下的剪嵌細工。它們不僅是在羅馬裝飾着，即在希臘亦甚普遍，這些地方於是成了考古學者們的快樂的打獵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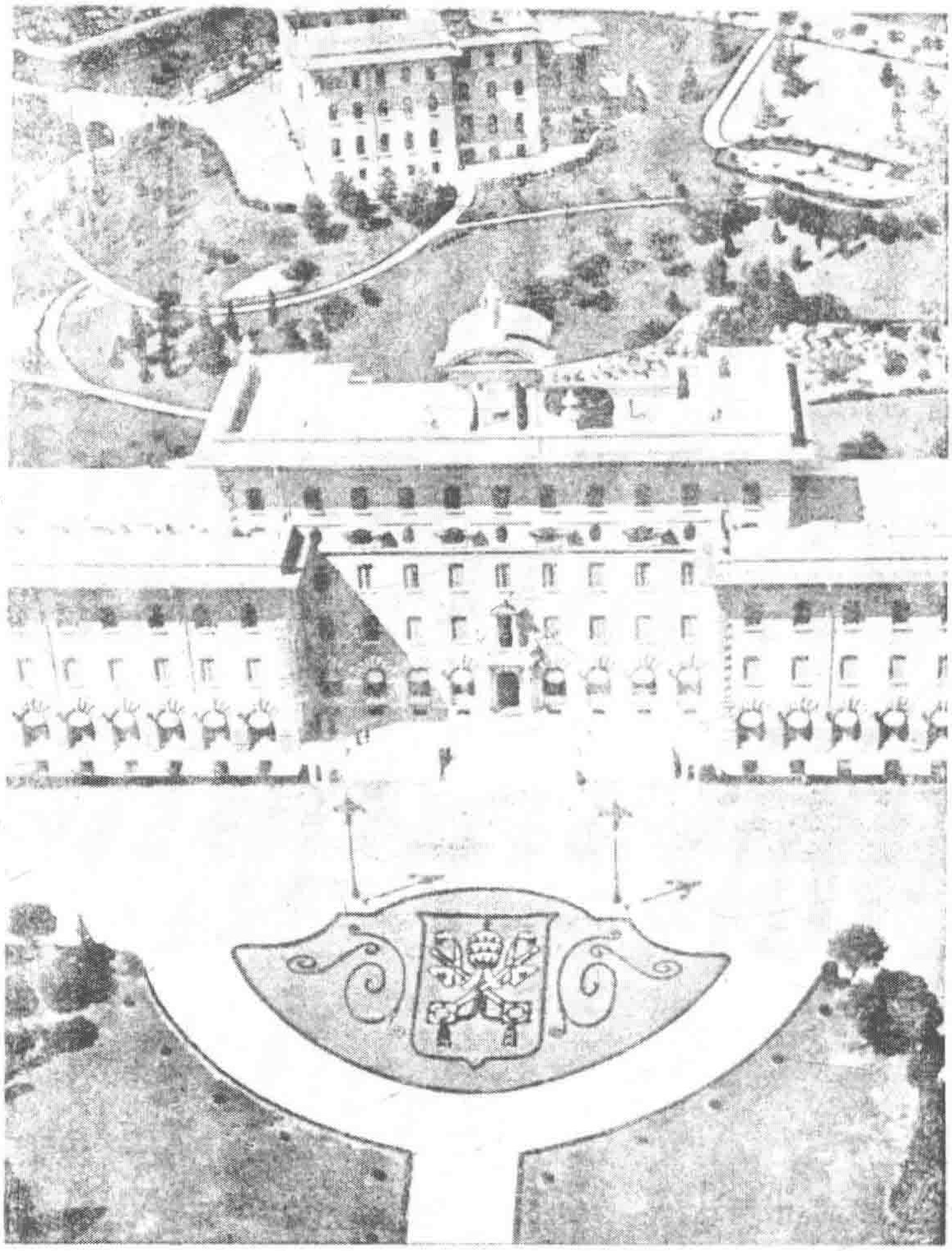
其它的繁榮的工業是修理舊抄本圖書及裝釘書籍。手寫本的修繕，差不多是與華諦岡本身同時而起的吧，它的技巧是隨着每個時代的工藝進展而堅定地進步的。

古本書復現

在上世紀的後半期，已經用化學的方法來保護及刷新萎舊的羊皮紙及草料紙的手寫本書籍，並設法抵消墨水對於紙張的侵蝕力。自一八九六年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及鼓勵人家發明更佳的保護這些手寫的及刺繡的寶藏之法。一八九八年，華諦岡召集一次國際會議，討論這個極重要的工業。圖書修繕部曾於

若干年中擁有無二的防火機。

近代最大的修復是季宰六的「共和國」(Cicero's "De Republica")一書，在一八二二年前是無人知道此書的。經過了華諦岡圖書館前任館長安基羅梅的努力，以及化學藥劑的幫助，他成功了一件不可思議神蹟，即是使得七世紀時的一份「巴林迫塞斯得」*上面重顯出這部羅馬偉大的散文著作。



華諦岡今爲獨立之邦有其自己之國都圖中正左爲政務廳廳前廣場飾有剪畋細工之砌石旁種冬青及花草十字鑰所以示基督授與聖彼得之天國之鑰政務廳後之屋爲阿比西尼亞學校

* Palimpsest 是一種褪蹟紙，即在羊皮紙上削去原有之字，再寫上別的文字。安基羅梅却使那可憐的被削去之季宰六大著重見光明了。

這圖書館藏有手寫本的但丁神曲一卷，乃薄伽邱*贈給佩德拉克†者。復有味吉爾**的重要手寫本多種，其一是五世紀之物。

*意大利作家，以小說名，一三一三—一三七五。

†意大利詩人，一三〇四—一三七四。

**羅馬大詩人，紀元前七〇—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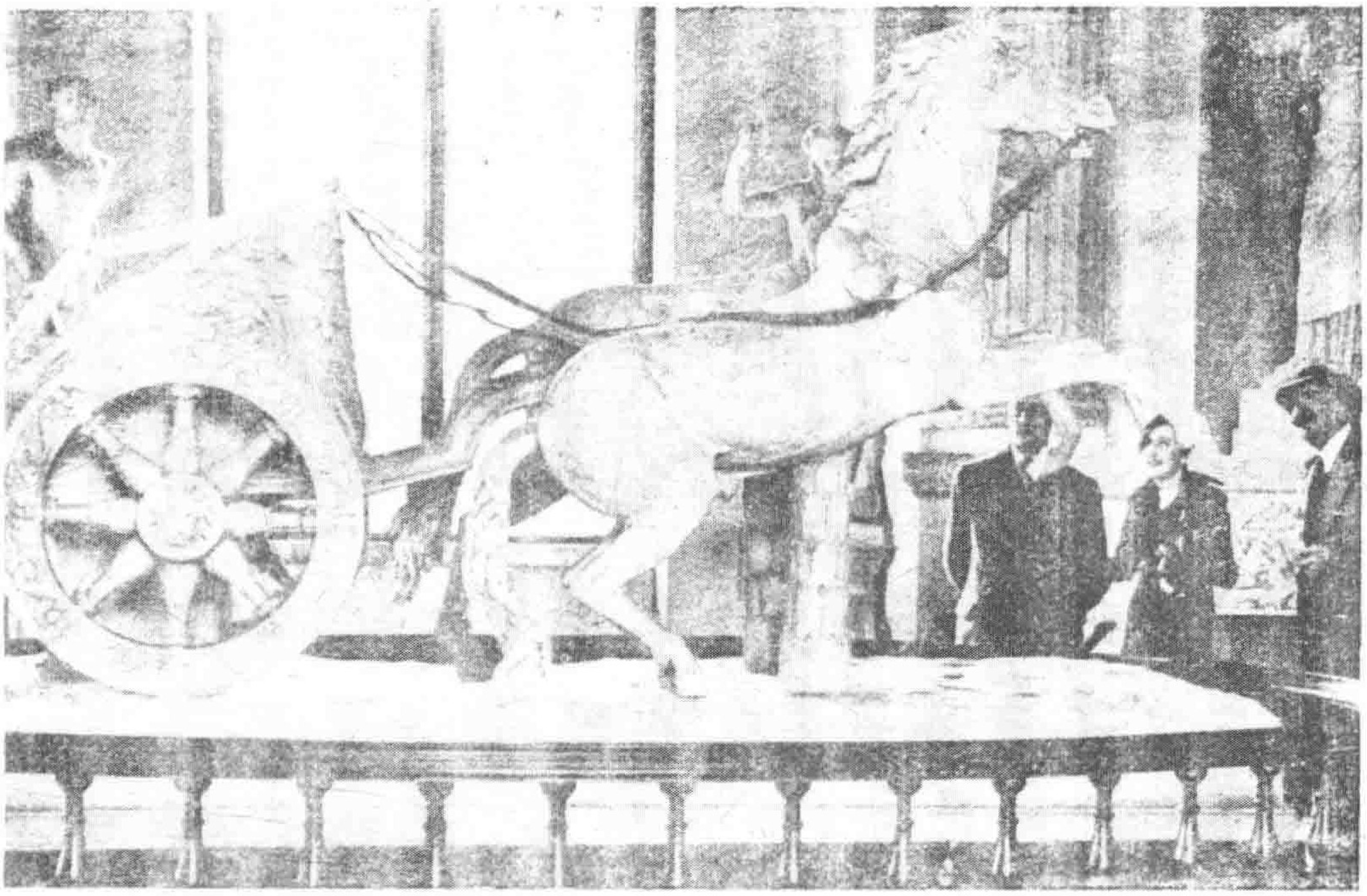
這圖書館擁有六千多卷的「因庫那部拉」*，經修理之後，其價值愈顯。

* Incunabula 一五〇〇年以前之木板雕印書本。

姆姆織花氈

花氈的製作也是華諦岡城的實業之一。那個埋頭苦幹的工場是由好有忍耐心的姆姆們在里邊工作。修理或製造花氈，好像是造羅馬一樣，並非一蹴可就的。三年或四年的光陰會消磨在一幅

三五一〇五三



主歷二世紀之大理石雕刻傑作於十九世紀發現後曾經華諦岡之藝術家加以精細之修葺

花氈的修補工作上或創製上，需要設計，配彩線，以及常心而辛勞地編織。

一九三〇年，庇護十一世以十五種教皇勅諭的複製品贈給美國國會圖書館，是一千年前所發布的論文。這套禮物是獎勵馬梯爾先生及其助手二人的。馬爲國會圖書館的主任編目員，他於一九二八年帶了助手二人到羅馬，協助華諦岡圖書館建立起國會圖書館式的編目制度。

華諦岡圖書館又派了三位館員：提斯朗先生（現爲樞機主教），本涓迪蒂先生，史卡利亞教授到美國來學習國會圖書館所使用的編目法。

兩家圖書館間的誠懇的關係，已由華諦岡贈送大批有歷史價值的教皇文件之攝影本證明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與新大陸的早年有關的文書。有一張照片是託得西拉斯條約，西班牙與葡萄牙協訂，所以遵行教皇亞力山大聖諭的規定而分割新大陸者。聖諭係於一四九三年五月四日頒布，條約則稍有修正，於次年簽字。

華諦岡有如此豐富的歷代傑作，爲學人與藝人觀摩學習之用。假使有一天不可抗禦的災難毀盡了其它的收藏，據評論家說，這五座大博物院儘能保存審美的文化，不論其爲異教的或耶穌教

的。

派愛奧克里萌諦諾博物院是世界上最老的古物集藏。在它的許多寶藏之中包含有我們最熟悉的(因爲模造的複製品很多)託索像，愛普廬像，以及雷俄科翁像。該院尙藏有幾件完好的古代造像，他們的頭還沒有與軀幹分離，像少年的奧克太文，奧古斯太大帝等。

別的圖書館所藏的印本書超越華諦岡，那是不消說得是很多的。但手寫本書籍之夥暨其在史料上之價值，華諦岡圖書館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它是以寫本圖書館之目的建立的，里面收集的印本書不過是供給研究寫本書之用而備的。寫本集藏之數約爲五萬卷。

華諦岡案卷皮藏室包含約六萬卷以及小箱及包裹等，其中有二千種文書。估計此間共有十二萬種羊皮紙及纖維紙文書。這眞正是一個迷宮的指標了。

怎樣行政的

華諦岡城市國家的組織是唯一的，所以很難將它歸納到政治科學規定的國家形式的某一類里去。

這是一個獨立國。全部行政權移交給教皇後，該國即於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開闢，聖父頒佈法律一道，稱華諦岡城之政務廳，所以保護產業，維持公衆秩序及衞生，以及與意大利國保持正常之關係。

政務長官指定由教皇擔任，另有總辦一人及中央議事會協助之。他監督及總持全部公共事業，類如無線電站及相似之民事中心，並調節全城的行政及財務事項。

拉唐協定的簽訂，教皇願意接受比較保護律上規定的相差遠許的款額。據財務協定的規定，七萬五千萬里拉，（約三九、三七五、〇〇〇美元）以現款付給，十萬萬里拉，（約五二、五〇〇、〇〇〇美元）以意大利政府五厘債券付給。

這筆償金比之教皇所應取還的一八七〇年的損失要小得多了。據報華諦岡現在自己限制每年提取利息五千萬里拉，大概足夠抵銷全城一年的開支。華諦岡城有它自己的貨幣。

聖城的公民權限制給住在華諦岡城或羅馬的紅衣主教，以及其他固定住在本城的官吏，雇員等。

據羅馬一九三〇年十月九日發出的一條消息，華諦岡政府於是年審查之報告，計有公民五百三十八人。其中三八九名意籍，一一八名瑞士籍，一一名法籍，五名德籍，二名西班牙籍。瑙威，奧地利亞，荷蘭，阿比西尼亞，和美國也各有一名裝裝牌子。現今人口至少在一千名以上。

到華諦岡去的旅客，無須乎入境護照。此地既沒有海關要過，也沒有移民司要問難。

聖城眞正的邊疆是在聖彼得廊堂的北端，這兒有一扇門，外國來客於此取得特許證。一個嚴裝的瑞士衛兵慇勤地歡迎你進去。

進去固然是這樣的容易而且受歡迎嗎，你却不由得不把四周的現代生活的感覺驅走。這里全部是一個異境，你好像做夢似的跌進了一張中世紀童話的插圖之頁中去了。

這兒很使人寫意的是沒有車務擁擠的問題，卽使是在主要的一條大街上。這兒也沒有擾人視線的廣告與電招的市場區；你儘可以在大街上聽你高興地走走或息息，看看綠的，紅的，或黃的。

現代商業情調一點都沒有，可也沒有不景氣的景象。眞實的，一個人囘到羅馬來似有別離十年之感，當他看見了這座精緻的政務廳及其他的較小之建築物在興起來，而小別之前，這些地方祇打着築牆版呢。

可是一種保守精神的大氣瀰漫在到處，而古老的習俗擁有極大的勢力。祇有強硬的改造習俗家或粗俗的巴力斯丁人會叫它改變吧。

馬棚中汽車

庇護十一世於治權之本體上雖甚守舊，但於事業上却甚革新。他早年於科學極有興味。所以不必懷疑了，當他御宇之時，華諦岡邁步趨向現代化。

他登極之第一年，一九二二，第一輛汽車在聖城出現：這是米蘭城的信徒公贈與他們的前紅衣大主教的。*這輛汽車送到培爾伐多場時，教皇帶着孩子氣的忻悅接受了，就登時駕了它在華諦岡御花園中遊歷一周。這輛汽車放在那老式馬車房里，該房本貯教皇的馬車者。

*庇護十一世選任教皇之前，本爲米蘭城紅衣大主教。

現在有幾輛最新式的汽車和那輛曾榮極一時的汽車放在一起。

教皇最寵愛的汽車是一輛美國製的，它掛着「華諦岡城一號」的車照。此外，有二輛是意大利製的，一輛法國製的，一輛德國製的。這些汽車裝運教皇的法服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一輛美國製的汽車載了教皇到聖約翰拉唐廊堂——這是五十九年以來教皇的第一次遠行。

說到方便及舒適，現代的汽車自然遠超舊式的馬車；那種六匹馬拖的精緻的車輛，既是十分美觀，而對於老古董們也覺頗爲安適哩。

若干年之前，華諦岡城中有趣的人物之一是那位御馬夫。他曾

經爲五位教皇駕過車從庇護九世到十一世。啊噫，自從這種更便捷而不甚入畫的汽車輸入時他因年老力衰已被辭退。當他去世之前，他還靠着御馬房躺着眼淚向人申說開天遺事（四馬之車的繁榮時代舊事）哩。

自從美國汽車在華城占優勢之後，美國旅客便感覺和在本國乘車無別。有一家汽車行備有廿幾輛車子，除出五輛外，其餘都是美國貨。

全球聆御音

華諦岡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廣播電台。已故無線電權威馬可尼氏於一九三一年建置，適於他訪美之前的一些時候。該台是裝着最精美的機械，而且據報稱教皇曾數次聆取馬可尼對機件的解說，因此很感覺興味於這新發明。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全世界都熱誠地恭聽教皇的第一次播音，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的事。馬可尼親自主持開幕禮，介紹教皇的謦欬給世人第一次由空氣中播達。因爲是短波台，世界上每一處都能聽到。

最長的電報

從華諦岡送出的最長的新聞電訊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教皇關於勞工問題的通諭，文長一八、二五〇字，全用無線電放送。他的關於婚姻問題的通諭，文長一八、〇〇〇字，半由無線電半由海線電送出。美國報紙常將這些電訊全文刊登。舉例來說，婚姻問題通諭的全文紐約時報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九日揭載之。

華諦岡的城牆十四呎厚，許是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事，便是在一九三〇年的某月，紐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派去的工程師打穿了它而裝置最新式的電話。

涼廊，圖書館，博物院，息斯汀禮拜堂的貽膠的牆壁上的壁畫。對於這班由外國來的侵入者，一定要大大的震怒吧！

在全部的現代設置中，這還是很微小的。來工作的都是技巧精熟的建築師和工程師，所以對於固有之美一點也未損壞，而實用之便卻大大地增加了。

直至一九二九年，電話的裝置很是貧乏的，至多祇有四架或五架吧。電話總機是由救火員管理的，他們的職務實在簡單得很。

現在則要想打電話到哪里都可以，從聖彼得教堂的圓屋頂里可以和地下室的工場通話。更其是，此項電話裝置能與世界任何國家的電話接通。

百一號電話

教皇所有的是一架呈獻的全金屬電話，安坐在他的書桌上。遵照教皇的意旨及想像，這架電話上浮雕着四使徒——馬太，馬可，

路加約翰。電話簿上記着聖父的電話碼「一一〇一一」可是撥電話給他是不會有回音的，祇有他的私人祕書能和他通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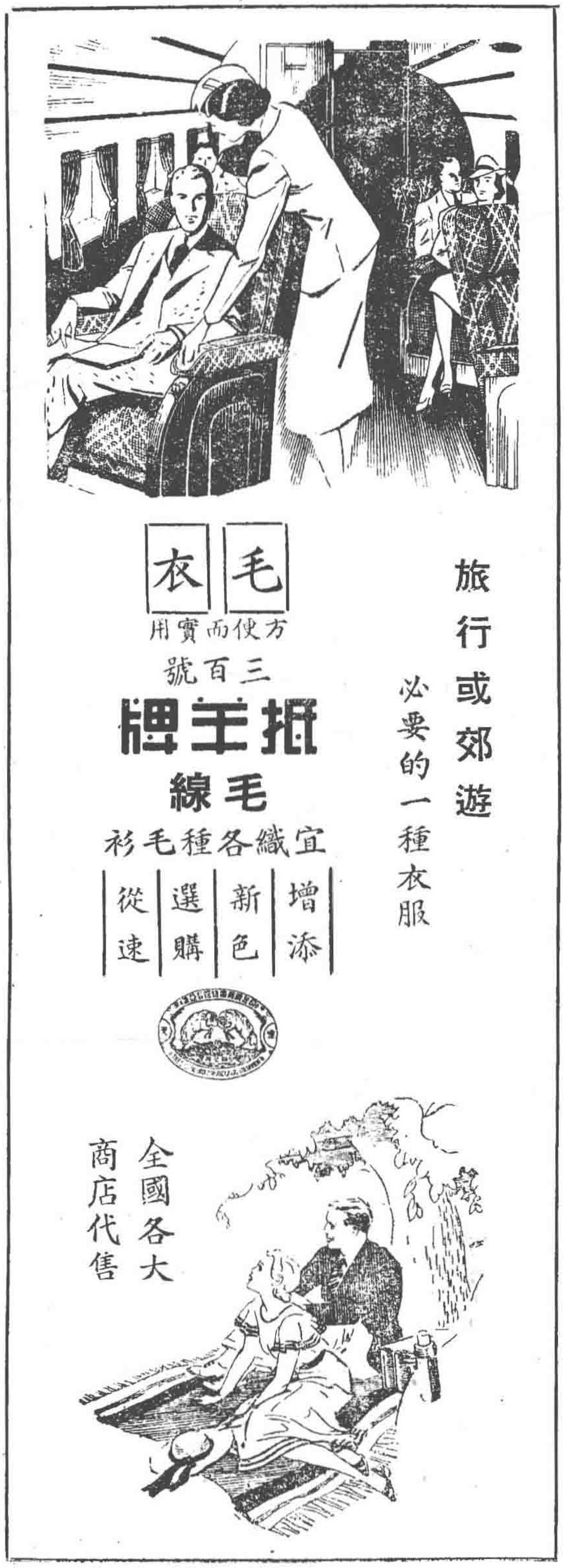
據稱公司已裝置電線總長三百哩電話容額一千架有三十線通至外部。

在電話之外，有幾架很好的擴音機裝在大廊堂和聖彼得廣場。這是爲大典禮時用的。

教皇對於攝影師是很忍耐的，然而他反對電影開末拉，也不准電影輸入。

華諦岡城的祕書人員用着美國製的打字機。教皇也用着一桿美國製的連座自來水筆，這是人家送給他的。因爲備了一把美國製的保安剃刀他便將理髮師辭退了。他並不用僕役幫助整裝。

華諦岡城是世界上最新的獨立國，可是也是最老的。當它在這現代的機械世界中昇華化而呈顯出許多的狀態時，它的風俗與習尙是幾世紀以前的。在它百許畝的國土上，它延展它的影響到地球上每一角落，宛似一點微小的，強有力的，幾乎是看不見的注光，它的光線却徹射到大地上。



三五一〇五八

百慕大島素描

E. J. Long 原著

凌雲節譯

一個明晴的春天，我從華盛頓港的長跳板走下浮碼頭，那里泊着紅色翅翼的「百慕大飛剪」號。我隨着其他二十多個乘客從尾艙口上船。各人依照了預先磅過的體重，得到一個座位。

引擎發着吼聲，我們從地面翩然上昇，掠過長島，那吼聲便成爲沉悶的嗚聲。飛船平穩地向上，我們在田野，桑畦的上空翺翔着，最後是一條狹長的白沙攤在東南方七百七十五英里之外，沒有到達百慕大外礁脈之前，這是我們最後所見的陸地了。

在九千尺上空，經過了最初半小時的俯眺，太陽和雲斑的海，多數的乘客開始閱讀書報，還有一兩個人在那里瞌睡。

不多一會，管事調排卓子，預備進餐。四道的午膳，內有阿列布實，芹菜，熱的菌湯，鷄生菜和冰淇淋，最後爲咖啡和薄荷酒。這便是著名的「三百英里午膳」——進食時所經過的途程。這艘巨型「塞柯斯基」（S四二B）飛船走得很平穩，菜肴裏的湯質從沒有濺出來的。

飯後過了些時候，海被波狀的灰霧籠罩了，但是在雲霧開張的一會子中間，我們看見「百慕大皇后」號巨輪，在碧油的海面上破浪駛行，留着一道白線。我們從眼花撩亂的高空中望下去，這二萬二千噸的巨輪簡實像一隻小的玩具船。

管事告訴我們說：「皇后」號昨天下午離開紐約，明天早晨可抵達百慕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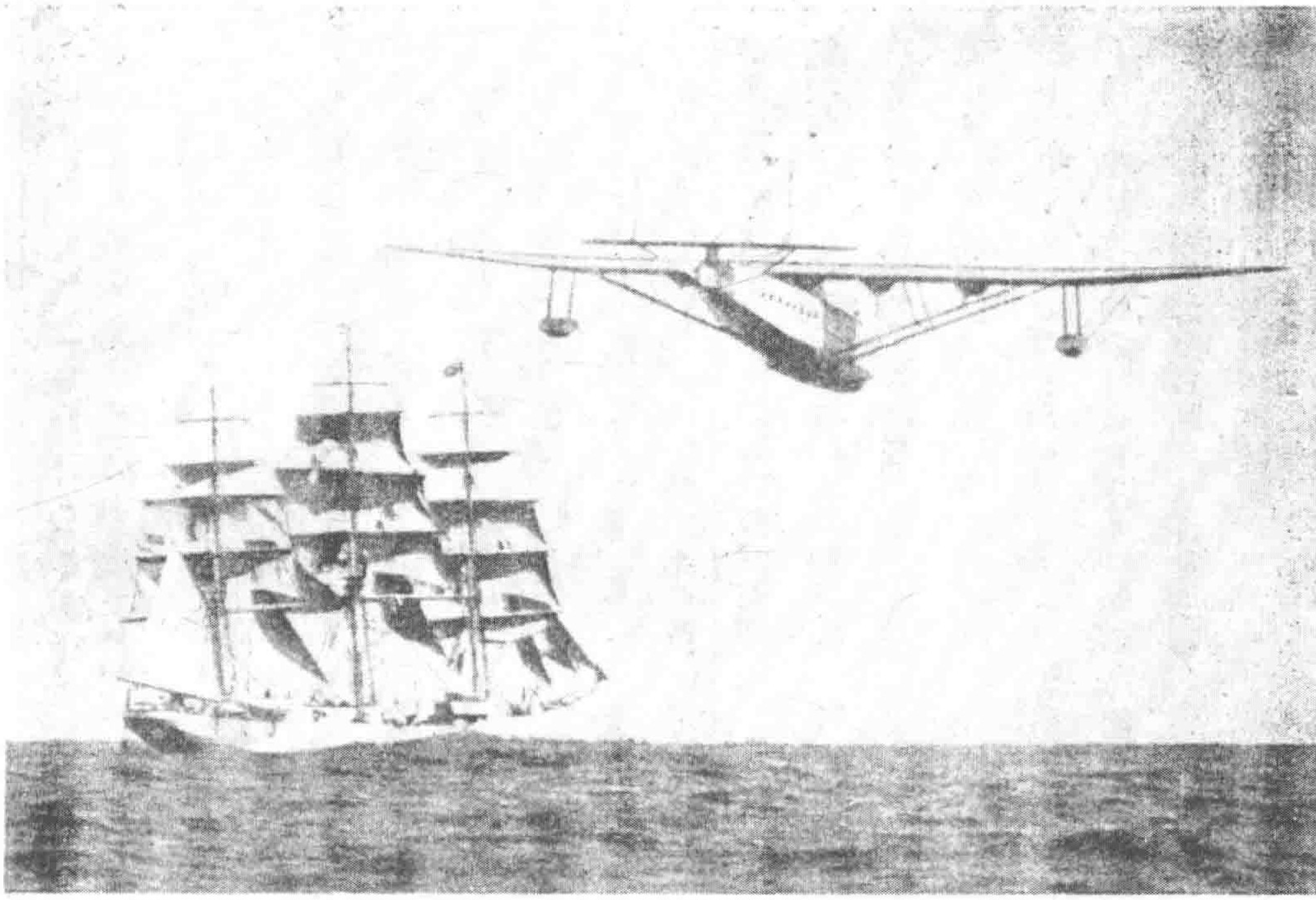
衝破了斑駁的雲層，我們看見前面遙遠的水平線上一個黑地面，那就是百慕大。但是我的視線却無可抵拒的俯向着下面，因爲，現在我們正高踞在外礁脈的上空，那礁脈是早期航海船舶的絕大障礙，後來又成爲百慕大對付海盜們的防禦物。

在我們下降於北海灘之前，我們只有一霎的工夫，瞥見靑綠的山野田園間，點綴着白色屋頂的村舍，帶狀的珊瑚礁道路把它們貫穿了起來。掠過了政府大廈和首都哈密爾頓的白色城市，我們滑翔到寧靜的港口上空，在浪花四濺之中，面對着達賴爾島上的鋼質飛機庫和水泥跑道，便停住了。

當檢視機件和起卸行李的時候，我趁着機會瀏覽了飛機場，那是帝國航空公司所闢造的，預備往歐洲的中大西洋航空開始時，把百慕大作爲一個階石。此外還計劃在亞速爾和葡萄牙的里士本兩地開築機場。

「我們打破紀錄！」

我們打破紀錄泛美公司正式宣佈飛航



一九三七年九月，飛剪式巨舶「七海」號，與泛美公司的塞柯斯基式大飛船「百慕大飛剪」號，在由百慕大出發的海面上相遇。飛船在五小時之後，便抵達紐約的華盛頓港；而那海舶却在海面上飄了七天，才到達羅達島的新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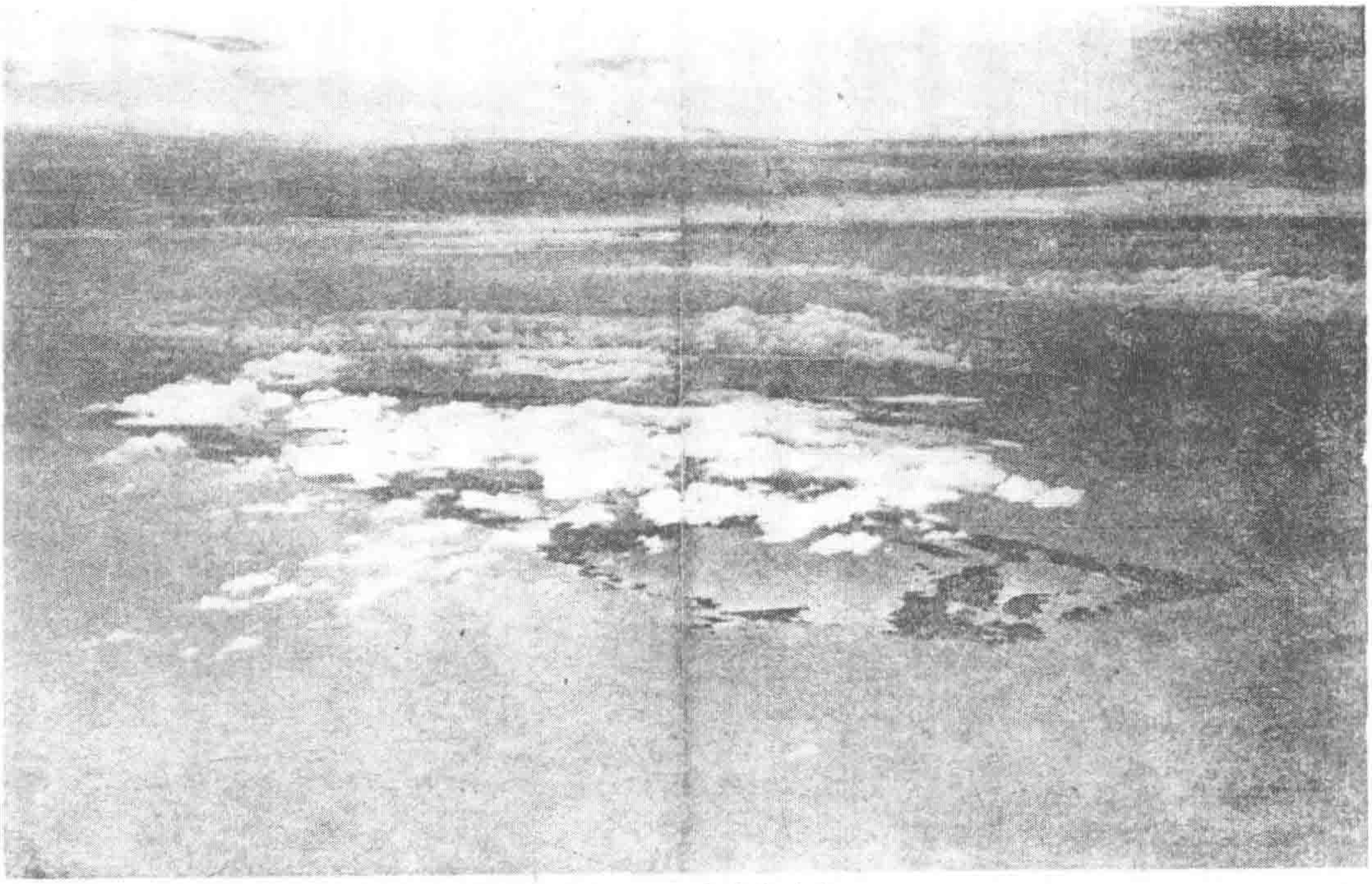
海空兩「飛剪」的對照

時間為四小時又十四分鐘，—比了預計華盛頓港與哈密爾頓間五小時的飛航時間，提早了四十六分鐘。小輪把我們運載到哈密爾頓埠頭。

在紐約吃早飯；哈密爾頓進下午茶！替代了汽車喇叭聲，工廠汽笛聲，交通指揮燈，摩天樓，地道和忙碌羣衆們的，是些蹄聲滴答的馬車，玎璫作響的脚踏車鈴聲，馬車夫載着盔帽，警察指揮着靠左走的交通，商人們穿着短褲，遊廊間的咖啡館，淡藍色的屋宇，和白色屋頂的平屋，十分的潔淨閃爍。

「百慕大的來歷如何？」地質學家回答說，那是海底火山頂上，積留着的風化石灰石和珊瑚礁。百慕大洞窟中奇形詭狀的乳鐘石和石笋，估計起來，沉睡在那里至少在十萬年以上。百慕大的外表幾乎全部是石灰石，那里的海灘蒙着一薄層淡紅棕色的泥土，海中的暗礁和沙灘上舖着薄薄的一層熱帶活珊瑚—最北面的地方活珊瑚還在生長着。

在政治上，百慕大是英國政治異狀之一，局外人常常弄不清楚的。既不像英屬渾杜剌斯或菲支的直轄殖民地，又不是坎拿大或紐絲蘭的英國領土。倒有些像十七世紀的英格蘭，是具有代表政府的殖民地。大部份的政務都由百慕大自已管理着，但是有投票權的市民只有十分之一；享有這個特權的限於成人男子，白種人



由空中瞭望百慕大之全景

美國地理學會爲攝取此圖起見，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特派專家往百墓大，經由當地英皇家空軍之助，駕一海上飛機而攝成此全景

或有色人種倒不論，至少須置有三百美金的財產。

總督雖然有權解散殖民地議會，及否決呈訴他對於立法的管理權限却是極少。譬如現任總督曾再三請求獲得一輛汽車聲明專運拉圾，不作私人代步工具。他的請求還是沒有批准。

百慕大的管理汽車條例，認爲在公共道路上開駛汽車是不合法的。因爲大多數的道路是屬於公家的，這法令簡直是禁止大衆使用汽車了。

不過百慕大並沒有不跟着時代走，它的火警處，救護車，清潔處和公路上的車輛，早已摩託化了。還有一輛運貨卡車，專運馬車所不能載的重量貨物。「半洋」殖民地的脫格城中有兩英里長的私家道路，私人用的汽車便在上面疾馳着。

我所租居的村舍，在畢德灣區中，朝下可以瞰望哈密爾頓港，像百慕大許多的屋宇一樣，是用土中掘出的石灰石所築成的。屋頂用同樣材料的薄片所蓋造，很特別的像「糕上的糖霜」洗得雪亮，在太陽底下閃爍有光；百葉窗開在底下，簾慢多作綠色，這都是房子的特徵。

爲什麼屋頂要保持清潔

乾淨的屋頂是緊要的。從屋頂上流下水來作爲飲料，烹飪，洗澡之需。直到最近百慕大纔有自來水，現在的給水工程用平面的井



騎着脚踏車（單人的）赴宴

百慕大沒有出租汽車，仕女大多赴宴以脚踏車代步，在單人車上，男的高冠峨然，女的輕裾飄揚，招搖過市，不以爲奇。

來代替垂直式的井，祇能供給哈密爾頓和其近郊應用。

因爲疏鬆的泥土，平面上的水很快地被滲漏的緣故，百慕大就沒有水泉或河道。我到達的時候正是節季上的旱季。水作爲壓艙貨從紐約裝運入口之後，用水櫃車及運貨汽車按戶分送。我在旱季的百慕大作村居住戶時所獲意外知識之一，便是冲洗身體需水五加命！

水櫃可以埋藏在院子裏，或將琵琶桶頂式的蓄水箱築在平地上。電氣唧筒把水吸引到廚房和浴室裏。我所住的村舍中利用電氣烹飪，發動冰箱，煮水，燃燈，熨衣等。哈密爾頓電機廠中的巨型地塞爾引擎，現在已能把電力供給各處村郊使用。

百慕大各商店和二千五百上下的家庭間，都有自電動話的裝置。百慕大是利用電話的先進者，在一八七六年培爾博士發明了電話後之十一年，哈密爾頓和聖喬治間便通了電話。

因爲百慕大屬於半熱帶地區，蜘蛛和蝦蟆深堪厭惡，但是都不爲害。花園中最嘈雜的是一種小蛙，不過大姆指般大小，鳴着「勃里，勃里」的聲音，使初到的人有一兩夜睡不穩。

百慕大的每個村舍都有一處花園，不論在舊石坑中稀疏地長着些灌木草本，或是在整個的山崖上繁殖了奇花異木。歷年以來度着航海生活的人，他們把半熱帶地區所能生長的各種花草樹木，都搬植在這容易生發的紅泥土上。……

鐵道橫貫了百慕大的中心，從聖喬治到蘇麥珊。在議會中雖曾有數度的劇烈爭辯，和可怕的豫期，鐵道線到一九三一年便完成了。鐵道的保護很周密，大家都沒有異議，



哈密爾頓爲百慕大之首都，人烟稠密，屋宇櫛比。這個圖係由空中所攝取，白色點點的就是許多房屋。

人烟稠密的哈密爾頓

不過那「法定車」的行駛時間大半是人家不要乘坐的辰光。

我問『什麼叫做「法定車?」』鐵道公司裏的一位職員答復道;「爲了要獲得專營權起見，鐵道公司答應每天行駛三次至六次，減低票價的火車。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法定車。」─有時候大家很幽默的稱之爲「靜止車。」所有一切設備都沒有兩樣，並且也是逢站停靠的。

要是你歡喜走動走動的話─有誰不願意在這「怡養之島」上如此呢?─脚踏車便是最需要的代步，以我而論情形就是這樣。任何百慕大人─富有者，貧苦人，商人，律師，醫士，持家婦，法官，少女，─都有一輛脚踏車。百慕大人騎了脚踏車去上工，購物，看電影，做禮拜，甚至參加正式的宴會。

我第一次出遊的路程，係從哈密爾頓出發，取道中路，經過迪鳳仙，佛拉村，及德格城，而至聖喬治。太陽的光線十分強烈，要是不戴黑眼鏡的話，反射在白色道路上的強光，叫人盲目不見一物。

在熱鬧的前街上，從各種車輛和脚踏車中穿出穿進，我走到長而陡峻的斜坡，那里可以直上駐百慕大英陸軍的預備營。像這樣小而低的島上百慕大却有上聳如山的丘崗─騎脚踏車者眼和腿所體會到的!

我第一個駐足處是在華靈登水廠，沿了一條蔭晤的支路直達

三五─〇六三

迪鳳仙澤地。百慕大的水給，向來要依靠屋頂上所流下來的，或山腹的水流。

垂直式的水池不切實用，因爲海水要從底下滲漏。十年以前，享利·華靈登注意到從山間流注在迪鳳仙澤原的水，因爲淡水較輕於海水的緣故，浮存在海水的上面。他便轉着念頭，造水平式的水池，用多孔的管子埋在澤原的泥土裏撤取淡水。

爲了殖民地議會不願爲這個計劃投資，這位堅毅的提議人，咬着他的烟管，也不管人家的嘲笑，自己去籌集了資金。他的計劃終於實現了，現在這家公司供給了哈密爾頓全區的用水。由於這個和其餘爲百慕大的服務功績，華靈登受到英王喬治五世所予的勳位。

水廠作平屋式，由地下多孔的水管把水抽吸到那里，經過了化學的濾澄，而使水質柔輭後，便輸送到山上的蓄水池中。水廠門上銘有一行拉丁文 Diripit Petram et Flexerunt Aquse（意思是「我擊岩石水便流出」）由此我們便明白爲什麼哈萊爵士又被稱爲「百慕大的摩西。」

在往聖喬治去南北兩灘路銜接處附近的培蕭灣，我看到百慕大欣欣向榮中的工業之一——用吸收花香法蒸溜香精，這方法在法國仍極感行。我看見他們把芬芳的花——夾竹桃花，西番蓮水仙，

洗得雪亮的屋頂

百慕大法律規定人家的屋頂一宜要洗得雪亮。這並不是爲「以壯觀瞻」，卻是爲衛生收爾。百慕大島上沒有井，流人家的水給都要靠着天。屋頂便是「天落水」的途徑，不得不保持必需的潔淨



素馨香豌豆，和梔子—剛從附近花園裏採來的，放在盛有油脂的盤裏，鮮花經過了好幾次這樣的手續，她們的香味便被油脂所飽吸了。

其次把酒精溶液將花朵盡淨吸收。再攙和了定型的阿比西尼麝貓香，西藏的麝香，或龍涎香。經過了四個月的窖藏，把瓶中的香料收盛在土產的桃花心木式杉木箱中。

我下坡的時候騎着脚踏車奔跑，兩耳風聲呼呼，雙輪旋轉如飛，經過了勃羅霍爾往高斯威去。高斯威是銜接聖喬治的僅有的一條路，經過上堡港時那里有許多小橋和堤防。

再朝前些，我可以看見生物學院的白色洋台和試驗室房屋，在國家地理學會舉行深海測量時我曾在那里和著名的海洋學家威廉·比勃博士同度着一個八月。比勃博士在他「無雙」別墅中曾經計劃打破世界紀錄的深海潛水寫成了世人從前沒有知道的海中生物的著作。

無論怎樣的俗套，用「古雅」兩字來描寫聖喬治是最好不過的。這是百慕大的首都，無異舊世界的駢枝，保存着多量的十七世紀的優美古風。即以鐵路而論也好像要避免闖擾的嫌疑，遠歇在菜市方場之外。

多數的街道係彎曲的狹街，具有奇異的名稱，像「與蓬」街，老女街，羽床街，及單槍街等。許多矮屋小店，那厚實的外牆因為年代久遠，受風雨侵蝕，已成為銹綠色的在城中心一處一處的擠在一起。但是在山腰裏的房屋，其情形就不同了，大半都掩在花園和粉牆之後，牆上蔓繞着大苞樹赤素馨花，和木槿等。……

百慕大的水族館，位於淺灘之上，其熱帶魚搜羅的豐富在世界著名的水族館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另外有一個小動物園，裏面有世界各地美麗悅目的珍禽從茄拉拍高士島來的大魚，企鵝和猿猴等。

在我看起來，水族館中唯一吸引人的，要算潛水盔。祇須花少許的錢，你就可以進入一個新世界；事實上就是海王頂大的領域。從潛水盔中探望，祇是偷偷的看而已，但潛水盔所給予你的刺激，就是能叫你像從來所不能像的一尾魚而能繪述一切。

穿着一襲游泳衣，一雙舊鞋子，肩上經放着一具頗有份量的銅盔，你從踏步上走下哈林登海峽的碧水中。當那海水沒着你的頸項時，盔便放下來罩着你的頭。岸上有一個人，從管子中將空氣打到盔裏。

你僅僅所應牢記的：「不要太傾側，否則盔中的空氣你要洩漏出來。把空氣管的環子之一執在手中。」

我在海中緩步下走時，管子裏來了許多空氣，水在盔中昇了起來。但上面所打下來的空氣把水截留在我的頷下。我呑嚥了幾次使得壓力均勻。

因為身體差不多浮飄了，我可以舉着大

步，一塊暗礁的下沉，不過使我慢慢地滑下而已。盔上的兩個玻璃小孔，所得見的視野很有限，每個浪流來，便把我打得搖擺了。霎時間，我記起了水族館中所見的詭異的綠色梭魚，我奇怪，好像在蒼茫綠波之間，它們有些正潛伏在巉礁之下呢。

其實不是，蒼白色的海葵，搖動着它們花狀的葉瓣，幾塊紅色的海綿和紫的海草。起初我很失望沒有見到魚，但是魚實在在那里。斑紋的鯕鰍，紅的鼠魚和火魚，都很清楚的游近水面，他們混在青綠色海水中和礁岩裏，很容易不叫人注意。

我回到水面上時，我向侍從的那個人道，有沒有人爲梭魚或鯊魚等驚擾。他回答說；「在這處海峽裏，我們從來沒有遇到意外的事」他一面繞起了空氣管，並拆卸了抽氣筒。「不過有一天，一位女士下水時，有一條小章魚在她身旁游泳着。我以爲她一定看見了的，但是她一些也不覺驚擾。後來她出水了，我就問起這事。好呀，她以爲這是水族館中所養馴的，及至她知道並不如此，她顯露了十分的事後的恐怖呢。」

西部的四個村區—潘傑脫，華威克，蘇桑浦登和笙迪士—與我適才遊覽的區域，情形全不相同。和其他百慕大的遊客一般，我奇怪在這不足二十英方哩的地區中，有如此劇烈的差異。

潘傑脫和華威克係住宅區，有幾座是島上的大住宅和遊客中度密月者的去處。那里又有最出色的海水浴場，三家大旅館，幾處招待所，和三個高爾夫球場。蘇桑浦登大半爲農田，笙迪士（普通稱之爲「蘇沒息」）吸引着小說家，藝術家，園藝家和海軍人員。這里的網球茶最神聖不過，一切生活安閒而溫雅。笙迪士以英海軍指揮部所在之愛爾島爲止境。

過了幾天，我乘着脚踏車往南岸去。百慕大沒有市政府所管理的海灘，具有廣闊的行人道，救生灘和海灘寫生家。

南海灘的珊瑚沙與北美的海灘不同，那結構是屬於動物的骨體，像珊瑚與石灰石之類，而不是石英粉或硅土。拿手抓一把沙起來，就可以看見大部份作白色，但是裏面混合着不少的紅珊瑚細屑，形成一片有粉紅色澤的沙灘——尤其與白色的泡沫，和蔚藍色的海水相對照時。

回轉潘傑脫港邊時，我停留在名叫「鹽釜」的半島上。十七世紀時，這里藏過從巴哈瑪所運入的鹽。

我取道北路去參觀百慕大最古的屋宇之一。轉入了正對達賴爾碼頭渡輪登陸處的大門。我便置身於美麗的台坪花園之間。四週絢爛奪目的花台間植有番瓜，檸檬，及咖啡樹等。

但是這巨廈的出名所在，乃是餐廳中精緻的盤狀天花板。許多百慕大古屋多採取這個建建方式，使得天花板看起來好像一

個頂倒着的盛物淺盤，雖然屋簷低，而室裏却覺得高爽寬大多多。

越過了倍爾蒙麥諾高爾夫球場，有一座叫做「鋤頭」的屋子，這是尤金・哇尼爾在百慕大的別墅。從這所村舍的門口可以遠眺「大海峽」中無數的島嶼，他作品中的「奇異的穿插」及其他幾齣戲劇，都是在這里寫成的。

穿過了里特爾灣，我開始作傑勃山燈塔的長程爬山。走向朝上着的夾竹桃成蔭的路，很容易叫人喘息吃力，到圓鐵塔裏燈的所在地方共計一百九十個踏步，非要中途休息一會，無從到達。百慕大橫陳在脚底下，好像展開了一幅着色的地圖。燈塔中的燈光高出海面三百六十二尺。

往北的中路經過美麗的小田園，紅白相間的夾竹桃和緋紅木槿的籬園，把雜植菜蔬的田園分隔開來，那田裏所種的，有番薯，荳，番茄，紅蘿菔，當然也少不了，百慕大著名出產的洋葱頭。雖然南美所產的洋葱，已把美國的市場奪去，百慕大仍舊產著洋葱。大部份的農夫屬於富有毅力的葡萄牙人，他們的人數已佔據了非百慕大人之第二位，除了自英屬各地來的人外，其人數沒有超越的了。

一年中任何時期，哈密爾頓沿海一帶的早晨情況，各種車輛和脚踏車等，像潮水般的有漲有退，展開了百慕大人生活的圖景。穿着鮮衣華服的遊客，和街道兩旁的行人混雜在一起。他們有些人在未登岸之前，早就改穿了虹色的短褲和打球的短袖衫之類的便裝。

年青的婦女們如果所穿的短褲高過了膝蓋兩吋，警察就可上前干涉，給她一張「拘票。」但是她的上身如裹着披肩，就可無事，縱使穿着較法定尺寸還高的短褲，微風吹踞，把那玉腿顯露出來時，也屬無妨。

一個穿着短衫的人，也許可在哈密爾頓著名的考克推爾酒排間中進冷飲，但是他如果進去的時候上身不披着短服，那謙恭的待者就要上前擋駕，同時把出租的白色上服授給你。

百慕大因爲處境遙遠，從前往往一時幾個月中不爲人家所注意。現在每年却成爲整千累萬的美國人加拿大人和英國人的遊覽勝地，但是這地方雖已爲現代化生活的飛機，巨舶，電話，電燈，無線電音樂隊等所侵入，百慕大還保持着若干英國人傳統下來的保守性。「命運所繫，」這一語確可表示着前途的光明和樂觀呢。

南美風光

王仲鄂

生活在委內瑞拉的叢林中

A. R. LANGLEY

南美洲之北部，有一個國家名委內瑞拉，東北部伸展着像一個大蜘蛛的城鎮，是寬列奎(Quiriquire)這個城鎮位處一片蒸熱叢林之中，四周一無人煙，以達於加勒比安海。這塊小地方位處現代化的五方雜處的加拉架 Caracas 委內瑞拉的首都）之東二百五十哩，佔地不到一方哩。在這方哩之內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殖民地盛產石油；且非常奇怪的，和周遭原始化的鄉村不相和睦。

在西面可以望見巍峨的安度斯山脈青色的低峯——這裏僅有四千呎；但是愈往西伸展，立刻達到一萬六千呎雄壯的高度。南面，越過起伏的草原而達於孟納格斯州的省城瑪吐林，相距有二十三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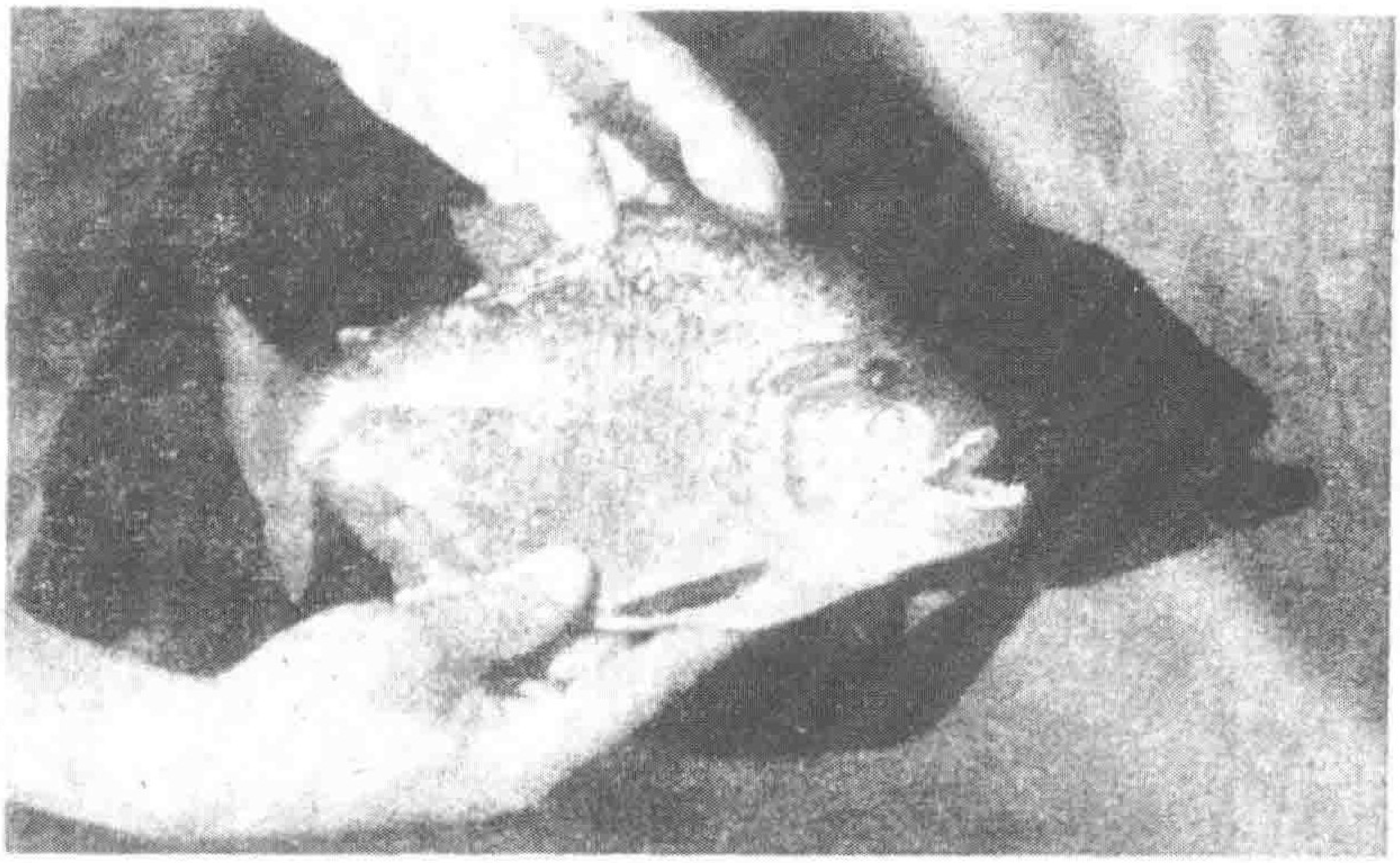
寬列奎是一個有尖銳的對比的鄉村。自白天以至於夜的黑暗中間，沒有朦朧的間隔。人民也是這樣的，大眼睛的小姑娘變爲成熟的少婦，非常迅速，竟可忽略掉豆蔻年華的時代。

青山與藍天相接之處有紫色的陰影——陰影像哨兵般站在

1 寬列克高架的紅屋



三五一〇六九



2 肉食魚的形狀

一排房屋之前，那些紅色的尖屋頂雄壯地矗立起來，像荒漠中的營幕。一個人很可以敏銳地感到絕對的孤獨，但是並不寂寞的。因爲叢林中有生物的感覺和氣息——數千種沒有看見過的生物的神祕，以及許多花的香味，使空氣中浸潤着奇幻的色彩。

高架的紅屋

我的丈夫是美國油公司的代理人，我同他一起到此地來。我們的屋子建築在紅色木樁的架頂上，像一個十呎高的高蹻，離地極高，用以抵抗悶熱，在下面的空地上，家庭間可以非常高興的在那裏浣花，以免每日來臨的陣雨之襲擊。（圖一）

充任美國殖民地上的本地廚司和奶媽都是穿了草鞋在太陽直晒的路上「拖搭拖搭」的跑着。他們的頭上包着一塊毛巾，以免赤道太陽的灼熱。如其是參加星期天的市集，則代以黑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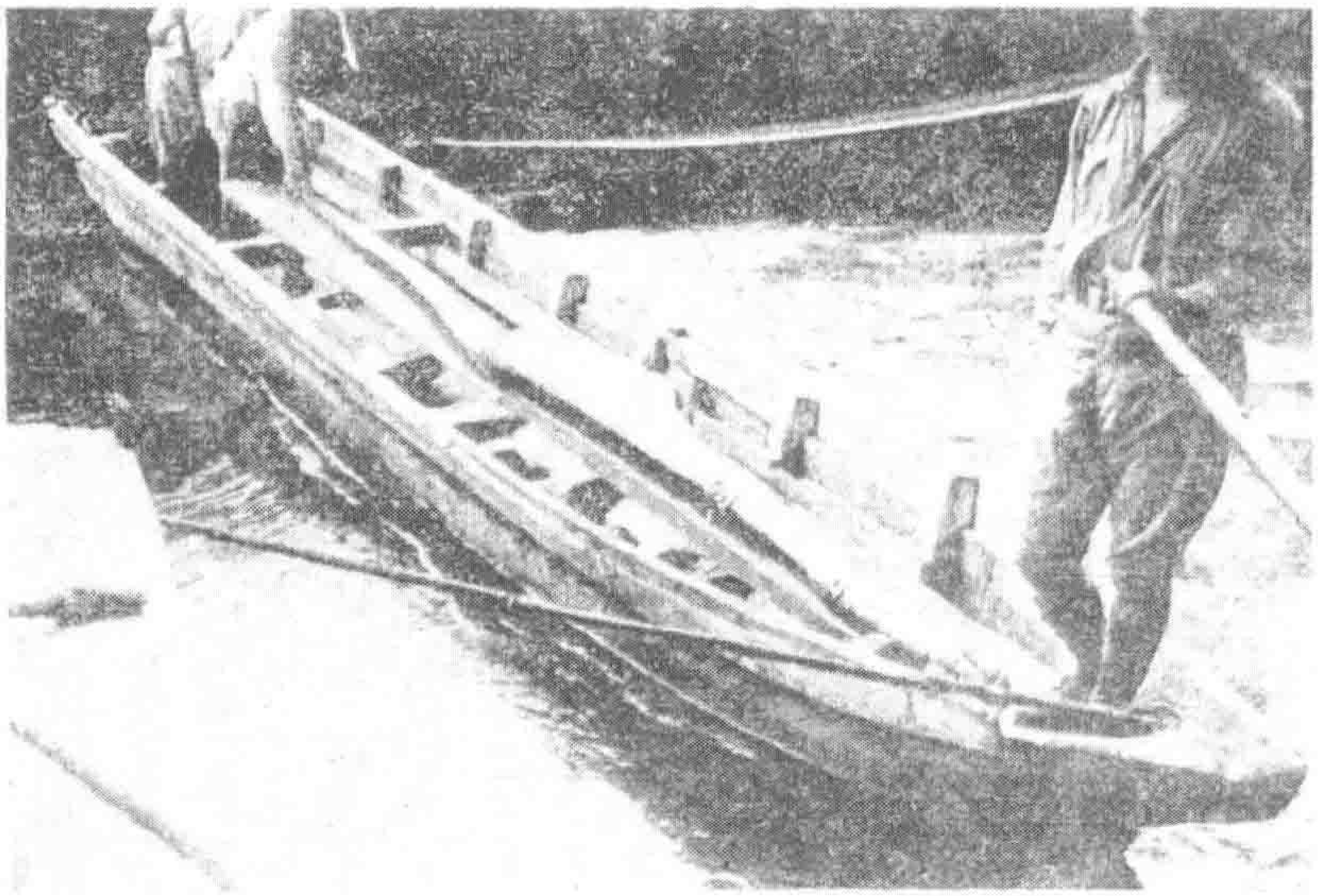
他們當僕人是非常有趣的，但是歡喜大言不慚。他們的工作非在皮鞭督責之下，即使予以更多的錢財，也不能使之信任。我們的四周圍都是叢林，其間交錯着淺水的河道。這裏的人民都在此地洗澡。每一個區域中的某幾個時候保留給男子用，別幾個時候則爲女人之用。那些時間並不衝突。

蛇的恐怖

在營帳中，我們有一個人專門算理自美國輸入的罐頭食物。我們自己所採用的氯素消毒法用以保護傷寒菌與痢疾菌的侵入，這種病先前在本區域是極度流行於委內瑞拉人中間的。爲了特別防禦起見，諸如新鮮菓品，菜蔬，鷄蛋都在食前洗濯過。一個電汽廠供給全營帳的電流與水流。新的電影片每星期由飛機運來兩次。

我們在原始的叢林中所享受的是一種非常奇異的文化。因爲

我們想以洗澡來解除悶熱時，常有蛇來同我們一起享受淋浴。第一次我遇到的是一條大蛇圈在衣廚的壁角中，我是嚇得不得了，只會低聲尖喊廚娘來把牠殺死，她就手殺了，毫不在意的樣子。過了數年以後的現在我已學得怎樣徵察蛇來時徵細的聲響。



3 十九呎長的毒蛇在一次叢林間的鬥爭後的午睡。一個土人就此捉住把牠殺死

我更知道蠍子是成對的來的，所以發見了一個，立刻要去找尋另外一個蠍子。有時走進一個黑暗的房間而把電燈撳亮時，我的目光立刻會注意到地板上，有無蛇跡。這種未雨綢繆的事情已成為和呼吸一樣的自然，而且也同樣的重要。

一天早晨，在我臥室窗簷下的白蘭花前面，我看見一個圓而黑的影子。這是一個大的毒蜘蛛，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東西。在牠肥大而多毛的軀體上，長着長的腿，量量全身的直徑，足有八吋長。這個毒蜘蛛總算立刻殺死，而且也忘記掉了。白蘭花還是開着花——這是非常重要的，使熱帶地方成為全世界人士愛美的歸宿之處。

叢林中的菓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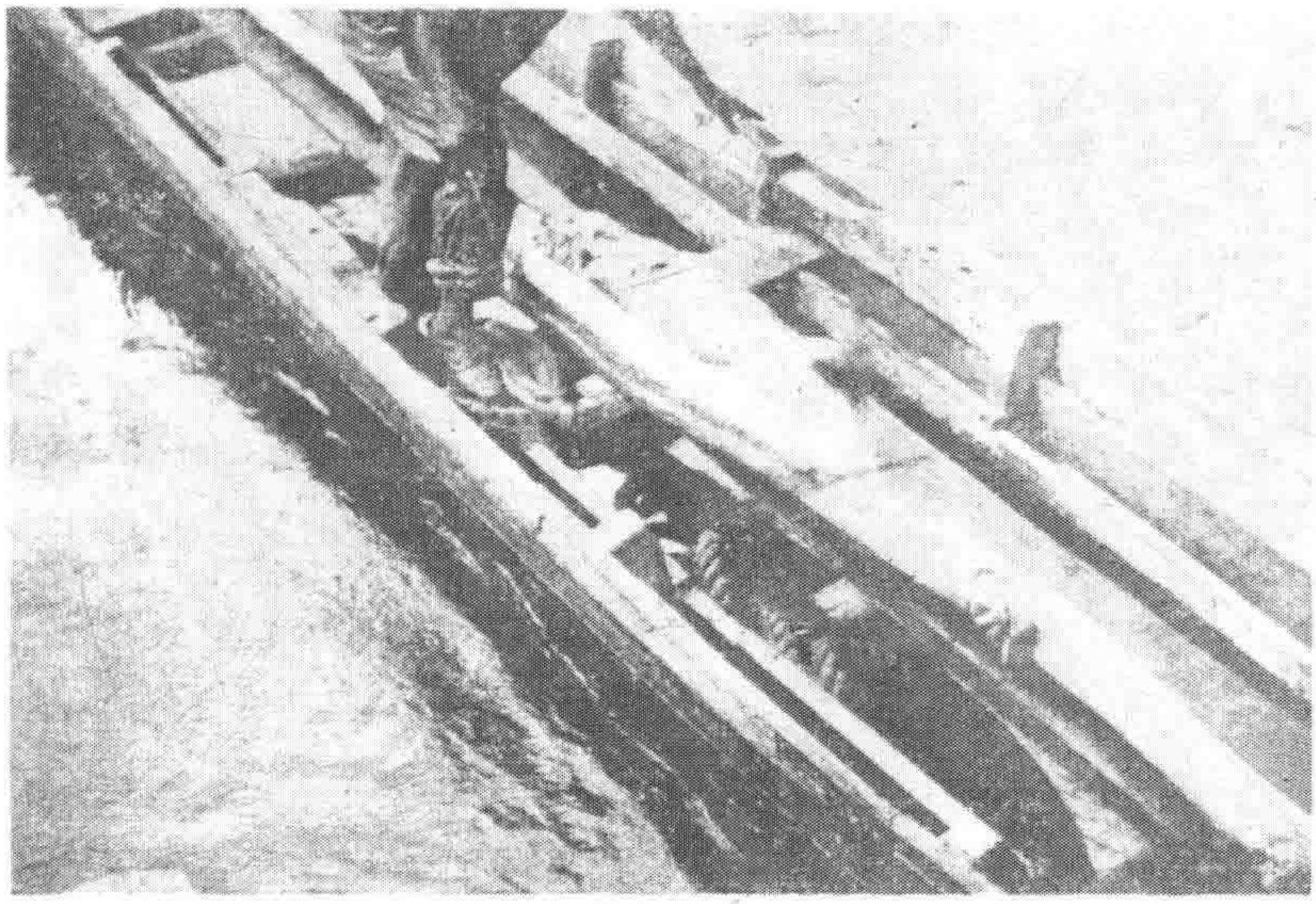
我住在這裏以後，幾乎疑心世界上所有的蘋菓樹都在亞當時代死完了；這是為我從來所沒有經歷過的，數星期中全依靠罐頭食物而生，計算着日子從美國來的下班船好帶給我們新鮮的蔬菜。

有時，我的洗衣婦人跑到門口來喊：「太太，太太，食物商那裏有蘋菓賣了。」我除去了黑眼鏡，奔到太陽直晒的街上，以十分的熱忱帶回了第一次運來的菓品。

從美國運來的蘋菓一年約有六次，其他還有片菜，堅菓，萵苣和橘子——那些金黃色的橘子又大又好看，使那些本地貨較之遜色不少。

因此不論什麼時候你到東委內瑞拉去訪問一個婦人而她給

你一個蘋菓時，就知道她對於你有着很好的印象。在另一方面，我們在叢林中常常有不少禮物而在國內却是非常少見的。例如在



4 破開毒蛇肚腹原來其有六呎長的鱷魚一條

高大的，光幹的樹頂上長着棕櫚的心部。外部看來，像一棵甘蔗。把表皮除去後，白色的莖是一種非常好的生菜食品，這種食物比到處生長的樟子要好得多；樟子在南美常有那些奴僕們在樹林中拾來了以一分半錢的代價出賣。

番瓜樹像棕櫚一樣的多在我們的屋子前種植了不少。如其到相當成熟的時候吃，番瓜樹的子，可以增加你早餐時的食量。番瓜樹必要成對的種植，如其沒有雄樹的花粉，雌的樹上就不會結果。芒菓也是在森林中繁殖得很多的，還有一種車前子，是像大型的香蕉樹，為奴僕階級每天所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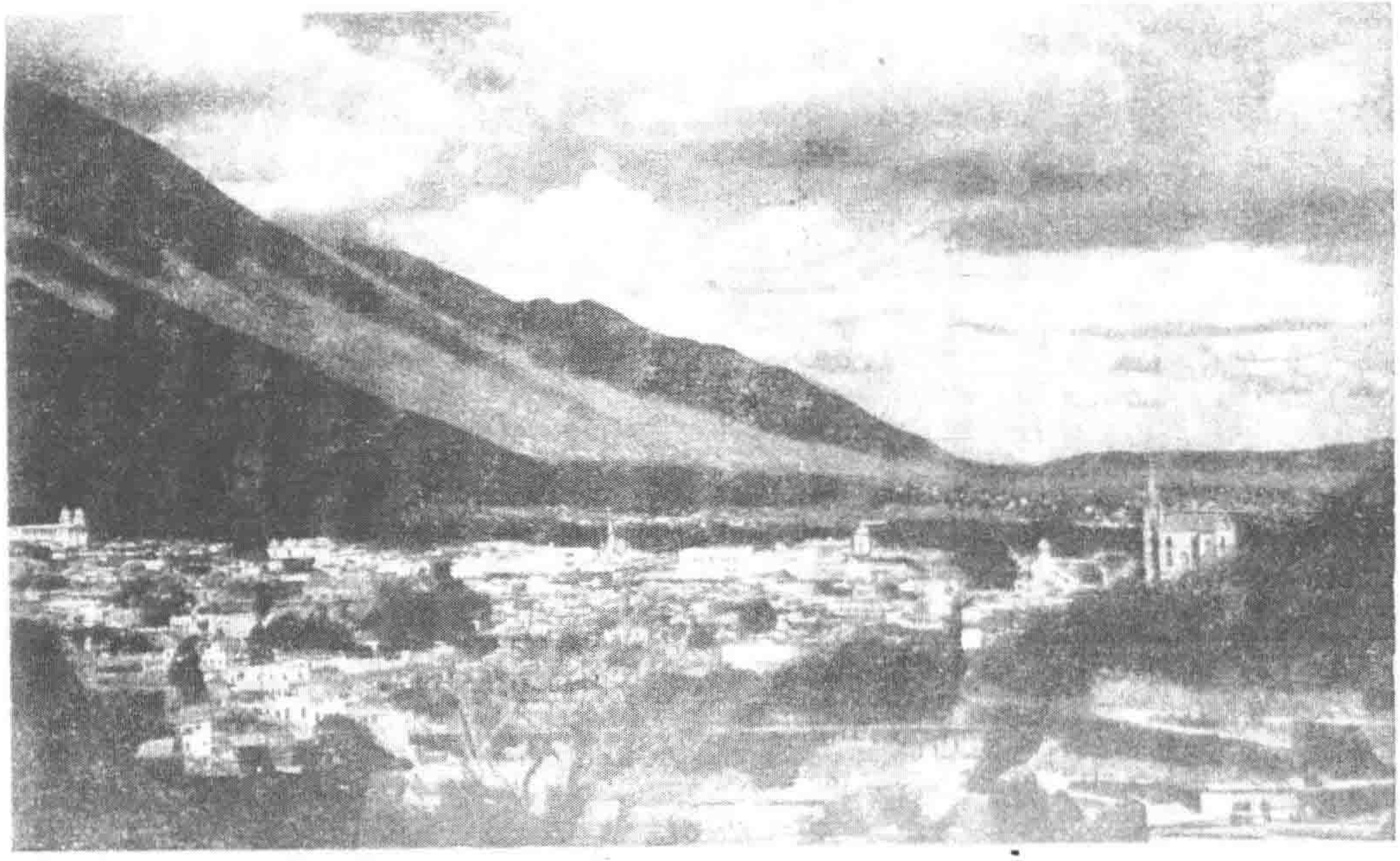
至於其餘的本地貨就很少好的了。馬鈴薯像大的檸檬，高苣是一種下級的變形，不大好吃，僅用作裝飾之用。橘子，上文已經說過了，小，綠，酸。其餘的新鮮蔬菜如豌豆和纖維豆等都要等進口船來才可得到。

還有那些豆類，豆類是委內瑞拉人生活的支持物。有各種不同味道的，大小不一的紅豆，黑豆，和白豆。把這些紅圓豆浸了一夜，和醃猪肉與墨西哥胡椒一起炒了五小時，就是一碟很入味的菜。我可以把豆類講成一篇滔滔不絕的題目。

村民的好客

在委內瑞拉的人民都是非常愉快的，這是屬於該國中非常圓滿的一部份。他們有和兒童般快樂的心智和對於生活的愛好，已成為他們中間一種不可磨滅的現象。

在河邊上，浣衣婦女笑着，唱着歌；在平整的石上搥擊着淺色的衣裳。赤裸着的棕色嬰孩是最最快樂的小天使，他們在嚼着早點的水菓與香蕉時，對於明日是一無恐懼的。而且也為什麼要恐懼



5 委內瑞拉的海港拉檜剌在東安度斯山麓

呢！他們不是也有一架吊床搖得入睡，像唱着催眠歌一般；有棕梠葉的遮頂星形花的芬芳，送他們到夢境裏去的嗎？

酒店中擠着穿淡紅色衣服的奴僕們，高聲不羈的打賭着，討論他們鬥鷄的事情。四弦琴上彈出 La Cucaracha 的調子，使夏日的空氣更其來得柔和。

住在平原上的居民，是使我神奇之泉源，而也因之使我非常高興。他們的好客，爲我從來所沒有見過。他們就物質上的享用說來，是非常貧賤的。住的地方只是一開間的泥屋茅屋頂，唯一的傢俱是他們所睡的吊床。他們從沒有見過火爐，也不曾聽到過麵包與牛油。燒菜是用石頭支起一隻舊鐵鍋，用粗的木炭作爲燃料。他們的食品是米麵菓卡薩佛等。(Cassava 美洲熱帶地方所產之一種植物。)

他們沒有衣服，有時難得穿一件上衣。你如其經過他們的屋子時，總要在路上追來送你一些禮物。也許送你的是一束馬鈴薯，三吋長的香蕉，吃時有一包甜汁。也許是盛產在平原上的一羣奶油梔子，或者是一圓盤「卡薩佛」，委內瑞拉人卽用以代麵包的。他們是貢獻的不論什麼東西，這種精神都出發於友誼的深情。

一天早晨我們騎了馬在林中漫遊，景色宜人，使馬的步伐也放慢了。在樹木參天，青籐纏繞的涼爽的樹林中，看見一所小屋。前面

有一棵大樹把藍天分割爲兩片，還有許多精美的蘭花，是我所從來沒有見過的。那裏掛着的是像希世奇珍般的六七朵白色的花。陽光射在小竹屋上，有千道白色的光綫。

無數道光芒照耀在燦爛的熱帶樹叢林上和綠色的芒菓樹上。木炭爐中散出焚燒的香味，其中還雜着梔子的清香。這裏的空氣太引人了，乃使我們不得不下馬休息。

我們剛剛下馬，離開這所屋子二十呎之前，一個棕色皮膚的花布包頭的土著婦人跑過來歡迎我們。我們於是也以歡迎回報她，並要求她讓我們在這裏休息，她的熱忱是非常奉承的。她把我們的馬拴住了，且告訴我們正在製造卡薩佛麵包，還有蒸熱的咖啡，而更其令人興奮的，她有一個新生的嬰孩！

卡薩佛麵包之製造

對於卡薩佛麵包之製作，早已使我發生興趣。我曾看見這是在一個磨子中製造的，舉凡各種粗糙工具，都由磨坊者自己親手製造。但到現在，我們看見了老式的最原始的委內瑞拉風俗的家庭製造方法。在屋子中我們只見一間大房間，每個角落中有一架吊床；而在其中一架最大的吊床之上，掛着一架箱式的小吊床。無疑的，裏面是新生的嬰孩！



6 通加拉架和拉槍剌的公路

打過招呼，讓我看看這孩子，就把蚊帳拉開，望見一個啼泣着的紅色嬰兒像這天氣一樣的新鮮！

「母親在那裏呢？」我的朋友問。

三五—〇七四

「格蘭西拉，到這裏來，同那些太太們談談。」那婦人招呼着她的女兒。女兒正在用力抽剝鱗鳳蘭的根，作為卡薩佛麵包的補充食品。

「你們在吃菜時用些什麼調味品呢？」我非常奇怪的問她。

格蘭西拉同她的母親木然的注視着我們。

「就是這些呀！」

「是的，是的，太太。」女兒講着。「就是這天的朝晨，太陽剛出來這小東西來了。」

「但是你呀，」我辯護地說：「你也需要在吊床中休息一會嗎？」

母親笑了一笑，表示非常卑謙的神氣，很榮耀的回答道：「唉，你們美國人，照理你們必需躺在床上非常苦痛的，要找醫生看。但我的格蘭西拉並不這樣。對於她，造一個孩子像造一方麵包一樣的簡單。」

格蘭西拉把鱗鳳蘭放在一塊鑿了洞的錫板上磨碎，磨碎了把果肉放在長的尖圓體中以擠出果汁。在製作時有兩個赤裸的小孩拿了長竿子趕走小雞，豬，狗，唯恐牠們吞食一滴鱗鳳蘭汁，這是非常毒的。

果肉於是拿開了，捏成圓筒形，在陽光中晒得很脆，容易碎為小塊。這些小塊在篩中精選過以後，就成為一道食品。

7 教堂型的加拉架大學創始於一六三○年這裏的馬車反比汽車普通



我以疑慮的態度注視着，他們把食品分拍成大圓片，這種圓片直徑約有二十八吋，而只有一塊洋錢這樣薄，於是他們把這些圓片放在煤爐火上面的鐵片上烘。不多一些時間就成為一堆卡薩



8 加拉架城市鳥瞰

三五一〇七六

佛餅，他們把其中的一個笑咪咪地送給我。對於我，這餅的味道止多像榨乾的麥稈一樣。

但是在我們回來時，知道這種餅如其用牛油塗了，和肉桂一起煎食，有一種辛辣的味道。

鬥鷄

賣鷄蛋給我的人是一個非常快樂的紳士，名海蘇。海蘇在雨中騎着小騾而來，穿了紅色的外套，態度傲慢，像一個鬥牛的騎士。他坐在木製的鞍韉上，好像坐在皇位上一般。那匹勉力而行的小騾，就成爲忠誠的百姓。海蘇是非常有錢的，他來時不是一匹騾子，却是兩匹，一匹是供他乘坐，另外一頭負着兩隻大筐，掛在兩旁，像兩隻肥胖的奇異的腿。

一隻籃中放的是新鮮鷄蛋，用香蕉葉裹好，既可保住涼爽，又可防止破碎。另外一隻籃中是許多唧唧喳喳的小鷄。有時候還有第三隻籃，盛着和橘子大小的檸檬，味極鮮美。

昨天海蘇除去了他的草帽，揮着說：「太太，爲了你，我要請你去……」他的流動性的黑眼睛耀着一團火，不像是睡眼惺忪的樣子。

「那很好，海蘇，」我說。「是什麼事情？」

「那是最最有名的鬥鷄太太……」

於是在下午四點鐘，我同丈夫騎子馬到村中去，看看這委內瑞拉最最可愛的地點。在店門前站着一羣祝賀着的人們，海蘇脫去了紅外套，換了件件淡紅色的襯衫。

最後，鬥鷄開始了。兩隻鷄的鷄距縛在腿上，看去對於鬥爭的開始表示躊躇的樣子。但是被後面的支持人猛烈的刺觸，兩隻鷄立刻相撲過來，非常的兇猛。

兩隻鬥爭中的鷄是絕對沒有妥洽的精神。得勝或失敗而死，只是在五分鐘的鬥爭中決定。看見的一幕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兩隻鷄跳在空中，翅翼相撲，發出「胡胡」的聲音，像兩個魔鬼一樣。鷄距在牠的敵人頸間一擊，於是一切都完了。受傷的那隻鷄躺在牠自己的血泊中。

我是非常感謝的看完這幕鬥鷄的結束，我們找着海蘇，表示賀意。他正是很忙的擠着石灰水塗在他那勝利的鷄的傷口上。

吃人的魚

在大湖上，我們可以去釣魚。你的釣絲忽然舉起來時，可以是一條二十三英吋的海魚，但你也可以釣着一尾食人的「肉食魚。」

(圖二)

我們第一次在湖上釣魚時就遇見這種情形。我們坐在船上，以爲釣到了一條海魚，突然間我丈夫手中的那條釣絲幾乎從他手中拉去。把槳的那個睡眼惺忪的土人突然非常驚駭的活潑起來。

「看好，先生，這是一條肉食魚！」

我是嚇得不得了。因爲「肉食魚」這名字使人有一個很惡劣的印象，就是在我們居住於委內瑞拉時聽到的。

不多時以前，一個靑年地理學者率領了一隊人在亞壁河（Apure River）上工作。他在一個小村上休息下來，想僱用幾個奔跑的人。他發現這村落非常荒涼，剛想囘到飛機中去時，恰巧知道該村的人口大都聚集在河邊上。他跑到那裏去時，看見一羣驚惶的土人正在圍觀着像女屍般的遺骸。現在僅剩一個血漬糢糊的骨架，皮肉早已被什麼東西吃掉了。

他的打探只得到了一句發狂的囘音：「天啊，是肉食魚呀，是肉食魚呀！」

其實一條肉食魚也不過二十英吋長；我的朋友也不解怎樣能夠殺死一個成人。後來他經土人解釋，知道這種魚來去有百來條，一嗅到血的氣味，立刻變得非常兇狠，而且疾如閃電。

大概那個女人正在河邊的石上浣衣，她的手也許受傷了，因此流了一些血。她剛好想把手浸入河中輕洗手腕，於是數百條的這

種小魚就團困過來。那些魚就把她身上的血肉猛烈的咬嚙，迅如烈火。

她第一次的尖喊使土人在三分鐘內都趕來，但是等他們跑到河邊，她已死亡。——那些食肉魚呢，只在急流中成爲一長條黑影，漸漸消散了。

所以現在聽到舟子喊着「肉食魚」時，我是非常的驚駭。我的友人而且安慰我，說一尾單獨來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經過了一番掙扎之後，總算把魚提到船上。僕人把腰刀刺進魚的口部，友人才把魚鈎拿出來。因爲食肉魚有很尖的牙齒，而且咬起來非常利害。他們說危險性只在魚嗅到血腥氣的時候。

愛好禽鳥者的天堂

東委內瑞拉飛禽很多，是禽鳥家的天堂。據新到這裏來的客人，紐約的美國自然史料博物院的蔣蘭氏說，附近的叢林足供自然科學家數年精細和有益的研究。

但到現在，委內瑞拉的這部份地方難得有人去拜訪。那裏的數百種禽鳥幾乎到現在還沒有人去接觸過。成羣的鸚鵡和羽毛鮮明的鶺鴒往來天空，像撒開的珍珠寶石在流動。就玩賞的觀點而言，我歡喜金黃色和黑色相間的金鶯，牠活潑的鳴聲有如人們的口嘯。鳴聲富於音樂美，又兼出奇的清越，只要一聽到這嘹喨的歌唱，就足以使人精神爲之一振。

我的一頭金鶯歡喜光亮的東西，所以我把牠取名「寶石」。隨便什麼照耀的東西，就說是我手中有一滴雨水吧，「寶石」總以熱切的驚奇神情去啄牠。因爲年齡還幼稚，只有美洲鶇這樣大小，而且非常的順馴。「寶石」不管是朋友或生客，牠愛棲止在伸過來的那隻手上。但如其有人用手指去戲弄了她，她要直撲到那人的眼邊，發出連續不斷的咯咯之聲，像一隻盛怒的雌鷄，不作平常澄清的鳴聲了。

有一種大冠鳥名 Oropendolas 也是在這裏非常多的鳥類。牠們的殖民地很大。窠是還在一棵很高的樹枝上，正在我的屋子前面。這棵巍偉的樹約有八十呎高，生着明亮的黃花，散在天空中時，這棵樹像一個巨大的金色女神。那樹上有兩個非常顯明的大冠鳥窠，鄰近是黃蜂的窠，作爲保護之用。

在一邊的樹枝上掛着的是九個下垂的鳥巢，都是長着灰色冠毛的大冠鳥；離開四十呎光景的另一邊樹枝上，有黃背大冠鳥的鳥巢掛在那裏。

我是很爲可惜不能捉得一對。園丁吉安笑着說：「好呀，好呀，太太，我來給你弄一對裏。」

於是他跑去帶來了一圈粗繩。用繩把自己的身體和樹幹圈起來，吉安就慢慢向樹上爬去。他立刻就爬上樹頂，很仔細的爬到鳥巢的那㮶椏杈上他很快的用刀割下兩個鳥窠，於是迅速的滑下來。

空氣中有羽翼相撲的聲着和一串尖銳的反抗的鳴聲，但是吉安已很安全的到了地上，割着一個鳥窠其中有三隻小的「大冠鳥」在叢林中我最喜歡的鳥類名 Hoatsin，常稱之謂「呆鳥，」而且傳說中是鳥類和獸類的聯繫。幼小的 Hoatzin 有史前期的手形，而且「手指」上有指爪。

鳥類中最最多產的是可愛的善知鳥。牠們常附聚在沙灘邊，使恬靜的夏季空氣中充滿着柔潤的甜歌。僕役們稱鵪鶉爲「神鳥，」每天早晨負喚醒我們的責任。

但在鳴聲上和行動上最最奇異的是鈴鳥。那些鳥在我們的樹邊急掠而過時，使人想起諧畫家迭思耐氏的「胡亂交響曲。」大小像知更鳥一般，行動則不可捉摸，使我不能細看羽毛的顏色究竟是黑色或棕色。牠們的鳴聲是「噹——鄉，噹——鄉，」有銀鈴般金屬的激越聲音。

毒蛇的故事

在寬列克城的新聞共有兩種，我們在無綫電中收到者使我們知道世界動態；另外一種新聞是和叢林中的每日生活有關。後者尤其是非常值得重視，不然將使生活改色，顯得非常單調。

一小時以前有人進來報告：有一條七呎長的毒蛇在工作室前面被人殺死了。我們急不暇待的帶了鏡箱趕到那裏去攝影，那蛇還有一些微溫，肢體半繞着。

雖然像大毒蛇蟒蛇之類在委內瑞拉的這部份是非常普遍的，但在兩年間我們只見到有三條毒蛇在樹林中被人殺死掉。

講起這個，我有一個非常動人的蛇的故事。事情發生在我同丈夫到某地去旅行的時候。這個故事是關於一條兇惡的鱷魚和水蟒大決鬥的情形；這是難得看見的，不要說我在該國三年沒有看見過，就是我們的委內瑞拉的鄰人們，幸虧有了我們所攝的照片爲證，否則如其引起他們的懷疑，我也無從怪他們。

大蛇吞鱷魚

沿河有不少眼皮供養的事物。雪白的白鷺和赤色的朱鷺一起飛翔。紅猴子揮着尾巴從這棵樹跳到那棵樹，在夏季的柔和空氣中夾雜着獷野的尖啼，處處有蘭花綴生在樹巔。

點綴在青銅色河流上的是偶然可以看見的那些大肚腹的印

第安人，涉水蹲伏着摸魚鮮，以爲他們每天的食糧。經過了無數美麗的山村，最後我們抵達了目的地亞列諾科三角洲，美國油公司的棚船卽停在此間。是一個靑年土壤學家西門來此間開發的。他帶了二十個土人往來於河的上下游，在枝椏纏結的矮林中搜尋油源。西門所經的地方爲白種人所沒有到過。他用了大刀在叢林中披荊斬棘開闢大路。他在林中飢渴萬分，唯一的水的來源是去亂斬一棵葡萄藤的枝梗。

五年來他就把這破敗的船作爲唯一的家庭，土著的船員常稱之爲「方舟」(ark) 我們走近他船時，他是快活得無以復加，因爲他已好久放棄用本國語言了。

在「方舟」的甲板上，我們看見變幻無常的美景。亞列諾科處處是美麗的。高大的棕櫚樹向天空伸展着綠色的葉片。在富麗的叢林中漫生着數千種熱帶地的花卉。我們看見一羣鸚鵡飛過，都是成對的，明亮的羽翼散佈在天空中，照耀在熱帶的日光下，像小型的虹彩。

我見了那些鳥類飛行的便利，忽然想起自己也能飛回去，飛到那個有摩天樓劃破了長空的土地。但我的夢想立刻被土人的呼喊所驚醒：「蛇，蛇！」

我們趕快跑前去看個究竟。那裏，在一些帶泥的蔬菜中間，有一條非常大的水蛇正在作午睡。這顯然的不是尋常的蛇，幸虧牠是在食後半睡的狀態，使僕人拿了一把刀幾揮就把蛇頭斬了下來，結果了牠的性命。

西門和他的助手們對於蛇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他們也認爲此時所看見的蛇是異乎尋常的。於是他們卽把這條大蛇縛在船後面拖到下流十八哩最近的駐營裏。他們於是把蛇放在一艘小漁船上，量量共有十九呎長。

西門一聲不響，對了那大肚腹的蛇出神。把蛇腹切開，發現其中有將近腐朽的一條六呎長的鱷魚軀體。這必定是一個非常利害的叢林中的鬥爭。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那是覺得非常神祕的；一條蛇，牠的口部直徑不過三英吋，能夠吞食一條至少有十吋長的軀幹的鱷魚，雖然有人蛇信蛇的口部可以擴大的。最最可能的解釋是：那條蛇看見有條鱷魚睡在在泥汚的蔬菜中間，於是把牠緊緊的裹住，在鱷魚未醒以前把牠困死。（圖三，圖四）

離開了這條蛇，我們又行進至亞美口羅三角洲，這裏我們遇見了茄勒諾印第安人(Guarauno Indiaus)的遺留的營幕。那些沿河的荒涼的茅屋，是最近發生了悲劇的證明。我們把船靠近岸，看到了印第安人下葬時最後的儀節。

茄勒諾人的葬儀

依茄勒諾的風俗，每一個人都要埋葬在稱作「開由科」（Cayuco）的船中。身體上先塗以泥土，只有兩隻脚是露出的，而以棕櫚葉子緊緊的裹住。「開由科」於是用兩根緊植在地上的兩根竿子支持着，高高的舉在空中。

茄勒諾人是非常機敏的種族，住在亞列諾科的河邊上，棕櫚葉作屋頂的茅屋中。他們在卑濕的地上覓取橡皮，黃金，樹皮酸等，以換取食物與布匹。

回到船上，我們看見天色突然暗下來。帶着餘輝的黃昏像在華盛頓所見時一樣，輕微的懷鄉病不由的爬住了我的心頭。但是好像在回覆那個莫名的願望一般，在水中忽然有悉索的聲音。於是水手們一致的預備了手電筒和矛。

依了電筒照耀所在看去，在水面上似乎看見了數十片明亮的玻璃。於是借了六盞燈光，我看見二十多條鱷魚在水中惱恨地抵抗着。用矛去刺牠們是一個非常迅速的工作，在一羣中只捉得了兩條。鱷魚的皮晒乾了用鹽捲好，帶回美國，可以製造運動鞋和手提包。

到加拉架途中

我們在生活着的所在飛到加拉架去是一次驚人的旅行，依着傍海的安度斯山脈高高的飛去，向下望見的是一個個明亮的綠色山坡。

沒有如帶的公路使地面畫出一條白綫，只有錯綜着的河道網望去像許多扭曲的蛇，我們再向高飛，使安度斯山像一個老婦人的皺顏，斜眯着眼睛望天上明朗的，羊毛似的白雲。

飛機在綠山叢中爬行，突然在兩峯之間降落，滑在島嶼甚多的水中，這裏正好成爲圭安他港口美麗的入門。

這裏是一個靠海的部落——而是這樣的一個海！海水像藍玉一般的澄澈，沿岸處明潔得像一棵濃綠色的寶石。沿海邊可可樹涼爽的林蔭覆蓋在屋瓦上面。一艘委內瑞拉的砲艦停在港口。在什麼地方的甲板有人撥弄弦琴，彈出快樂的西班牙調子。數十個人頭上頂着烘依了音樂的節奏走上長的跳板。孩子們在水邊趕着羊羣，看見我們依着音樂拍手，立停了對我們笑。

港口之右是瑪加列他島，以產珠著名，飛機響着「完全定當」的信號，我離開圭安他時非常依依不捨。

我們最後降落的地點是拉・檜刺在加拉架之北（圖五）在這裏我們由汽車入快樂的都城加拉架，我願意打賭，即如爬上阿爾卑斯山也沒有像坐了汽車上山下山這樣的會心悸跳動。

和這條現代化的水泥路相近的，有一條富於風景的山間鐵道

這是聯接委內瑞拉要港拉·檜剌和都城加拉架的二城直綫的距離不到七哩，但鐵道繞着叢山轉灣抹角，約有二十三哩長。

公路像螺旋梯一般的向上轉向上轉，使人覺得像到了天上。汽車飛馳而過，像火箭一般，沿着曲綫傾側着向前直衝，以達於非常愉快的委內瑞拉城市。在一邊亂山雄壯地矗立着，另一邊却沒有什麼東西——離平地約有二千呎。

到山頂的半路有彫像警告冒險的開車者。這個彫像是一輛毀壞的汽車在山傾覆了被人救起後而作爲警告的符號。在山頂上我們停下來喝一杯咖啡，望數百呎下面的全景。於是再上征途。繞着下山一直下去下去，最後我們抵達紅屋之城，爲全委內瑞拉人所値得自傲的城市！（圖七圖八）

叢林的懷想

城市中所見的，是不少的對比！現代的建築和磚屋相並，看去那些磚屋像是與時代俱開始的。汽車和樹林中的樹一樣密，足以表示最好的美國或外國的出品。在一個交叉點華麗的汽車一列綫停在那裏，但是像過去的一世紀尙停留在那裏似的，兩隻懶洋洋的黃牛拖着一輛滿堆着甘蔗的貨車紆綱曲折地在街上走着。趕牛的土人手中拿了一隻舊鐵鈴，很自傲地搖着。

但是我所要描畫的委內瑞拉的圖畫並非在加拉架。我所要使你最後一看的還是在叢林中生活。回去呀，我們的夜生活將在沙沙作聲的棕櫚樹間表現出來。我要把你帶回去，到另外的一方天，對於一個北方人，那裏天的明亮是奇異而可怪——回到一處地方那裏的叢林中有千百種小聲音，和無數的花香，可以使你催眠，入於夢境。



歐美采風記(十一)

沈明女士

七月九日(天氣悶熱得厲害，途中遇到傾盆大雨)。早晨在司各脫飯店吃過早飯，加足汽油，並將胎內貫滿了氣，隨後動身向坎拿大的首都奧塔華(Ottawa)出發。在我們的汽車尚未開出熱鬧市區時，徐君忽然發覺他忘了拿一只他校中的校徽別針遺留在旅舍裏，祇得回轉去取，幸而還留落在桌上。第二次動身，那時已十一點多鐘了。到午後兩點半鐘纔抵達奧塔華的列獨街，看見一家中國飯館名叫波士頓的，進去吃了中飯，飯後到四處去找『旅客的家庭』家家都告客滿。祇得先到市立問詢處 (City Tourists' Information Bureau)去討索一些關於遊覽的刊物，並請他們介紹幾家在水平線以上的『旅客家庭』的地址，然後挨家去看，都不中意，結果找着一家，又黑又髒，我們已經費掉許多寶貴的光陰單爲找住處，雅不願再丟去許多時間便住下了。我同修要了一間房在樓下，大約原來是用作飯廳，於今客棧生意大好臨時擺



『奧塔華城的麗都街 (Rideau Street)；這條街擁有火車總站 (Union Station) 和勞理大旅舍 (Chateau—Laurich)等重要建築，是最繁盛的要道；火車站(右下角)是重建近來完工的。』



『國會全部建築的遠景：左手一幢即上下議院議場的所在：當中一幢是政府各機關辦公的處所；右一幢是勞理大旅舍。』

上一張床鋪假用因此開間很大，裏面什麼拉門彈簧門，應有盡有，窗有兩扇，其中一扇根本開不開，一扇祇能開啓一尺有餘，因爲窗外裝配的紗窗僅有那麼高的緣故；室內又暗又熱，一時又沒有熱水洗澡，眞是我們旅行開始以來第一次碰到最難令人滿意的住處。

奧城表面上很整齊，街道也寬闊潔淨，建築物也似乎常時經人在刷新似的，我們所拿到的指南和宣傳品之類，內容也編輯得非常詳細醒目。

一會兒出外去吃晚飯，飯店裏的人都釘住我們幾個看，好像看什麼希罕難得見的頑意兒似的。飯後在街中散步，看看店鋪的櫥窗。到十時半回到旅館，洗了冷水澡，上床想睡，也不知是從樓底下——還是從隔壁鄰舍——傳來一陣陣的哭聲和許多人在喝酒的噪鬧聲，叫我們沒法闔眼。

七月十日　八點多鐘，李君來敲門才醒。在一刻鐘之內，我們把行裝收拾停當，靜候出發。想不到等徐君等到十時，纔弄舒齊。於是同出外吃早飯，飯後去看坎拿大的國會。國會的建築是哥德式（Gothic Style）的，有兩個高塔，每個都在三百廿尺高，裏面有大小銅鐘（Chimes）數百枚，這些銅鐘的重量從幾磅起到一兩噸重，由最小的至最大的皆有。敲鐘是用電流裏面有同風琴一樣構造

的鍵盤，演奏者只須用手指輕輕的按下這些很小的鍵字，由電流傳達到大小的銅鐘上去，都發出很大的響聲，並且每一口銅鐘代表一個字音，彈時可以演奏成各種的樂調，與大風琴(PipeOrgan)有異曲同工之美，一樣的複雜悅耳，並且其聲可達幾哩之遙，每逢星期日午後夕陽西下的時候，許多人都到國會的附近，坐在碧綠柔軟的草地上，聽音樂師所奏銅鐘的音樂。

國會的前面，有穿紅制服的守衞兵肩槍挺立，狀甚威武。上下議院的裏面，極其講究富麗，走道處用各色的大理石拚成各種圖案，作為四壁和天花板，壁上還有白色大理石的雕花，可巧當時有一位雕刻家正在工作；嚮導員告訴我們說，每逢夏季議院休會的期間，國會的內部，總得修飾粉刷一番，或是增添新的點綴品，或是改換本來的面目，這位藝術家每季可以獲得一萬五千元的報酬，因此他常年的收入非常豐富。至於上議院內更是畫棟雕樑，天花板上所塗的金漆，全是成色足十八開的眞金，其奢華着實驚人。除掉上下兩議院的會場之外，裏面還有許多大廳小廳，不計其數，大約是小組委員會的議事室。正中的大廊內，掛着英國皇室中各位的油畫像，喬治五世和瑪麗母后都在牆上佔着重要的地位；坎拿大雖只名義上是英國的屬地，然而它對於英國皇帝為大不列顛帝國唯一聯絡象徵的傳統觀念，是始終維護着，英國及其屬地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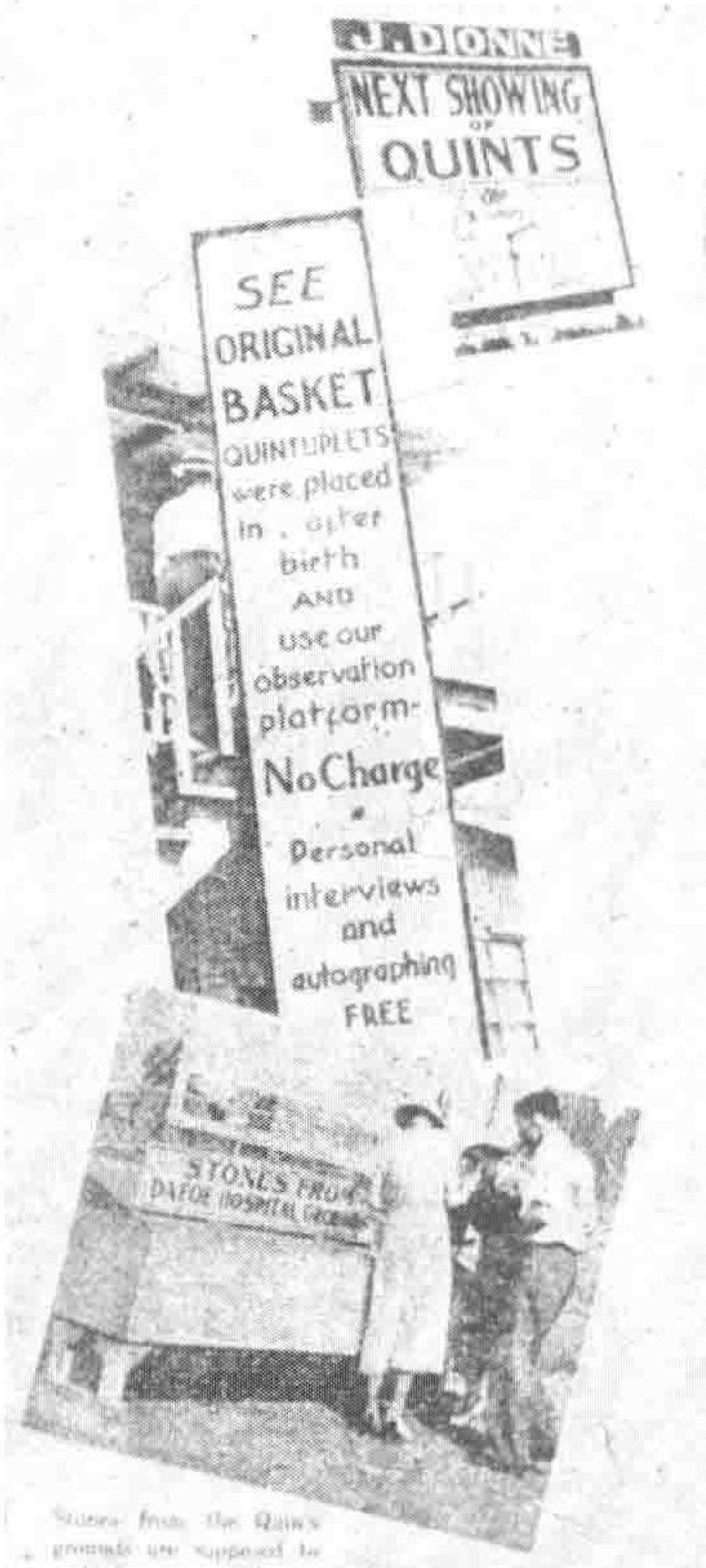
『這從是北灣到開倫達約八英哩長一條新鋪的公路，目下沿途已經造成的小木房和飲食店大小不下百五十餘處之多，專為去看五胞胎的旅客而設的。開倫達的人口原本祇有五百五十名，自從某一夕突然的增加到五百五十五名之後，便逐漸澎漲起來，去年一年內，前往觀光的人數，共有五十餘萬，因此小店和旅館的增加，同雨後春筍一般的怒發起來。』

三五一〇八七

線索，無非是經濟上的共同利害關係而已。

奧城是國都的所在，也同美國的華盛頓一樣的乾淨齊整，也一樣的沒有大都會的囂張，換句話說；就是不過份的商業化，此外也沒有什麼其他特殊之處。

我們下午一點鐘動身到開蘭特(Callender)去；先是我們的計畫本想一逕到托朗托去的，後來因為想起那一胎生五個同胞嬰兒的奇事，(Dionne Quintuplets) 覺得實在難遇到千載一時的機會，於是大家一致的意見要去看這五個孩子。雖然要繞一個大圈，多走幾百哩路，可是橫直是旅行，也不在乎這點路程，大家都說去看一看也好，便決定前去。天氣是熱得叫人發炒，幸喜得下了一場大雨，把暑氣穿散了許多，頓時涼爽起來，要不然車內像蒸籠一般，實在不大好受；我們抵達開蘭特已經快六點多鐘了，這是鄉間很小一個市鎮，五胞胎未出世以前，它和外間簡直是沒有絲毫的關係，現在因為到此地來的遊客很多，所以新修了幾條公路，却也是偷工減料，崎嶇不平，況且還是黃泥路，一上一下，顛動得很厲害，四鄉的人民，樸實得非凡，地方上也不像是富庶之區。不意該它走運，從天上降下來這樁奇事，全鎮上的人便都托這五胞胎的福有飯吃了；甚而至於接生婆，鄉曲的老醫生，也都就此名聞全球。



『(右上角)一塊十尺方的木板，上面裝着一具鐘的表面，長短針指着一點半，是醫院當局所訂定的公用展覽時間；(中)廣告牌上寫着：『本店陳列五胞胎出世時所睡的籮框，請入內參觀，不取分文；』(下)醫院場地上的石子，據說不孕婦女帶幾粒囘家，使可以生育，驗否尚待證。

因為時間已經不早，我們當下找定一所木房子旅館(Roadside Cabin)住下，這一天的太陽從清晨到現在，把木房子晒得火熱的，裏面悶緊着一股悶熱的蒸氣，簡直進門不得。本當另想別法，怎奈這地方並無別的旅館，只好住下。幸而房子後面有個大湖，雖不能增加木房子內的涼爽，總算聊勝於無。吃過夜飯後，趕緊坐車到沿湖一帶去兜風，因為實在熱得夠受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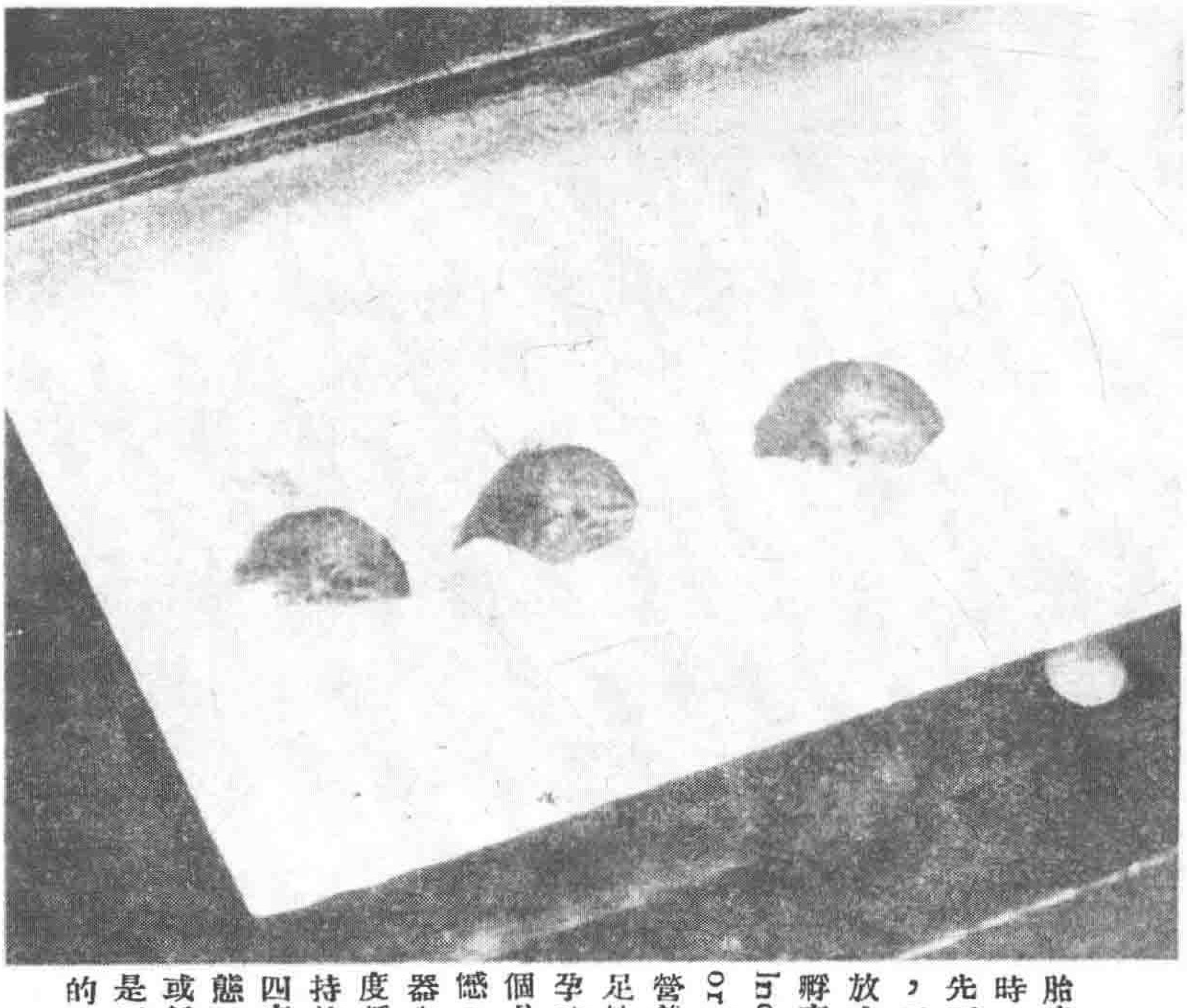
我們驅車到距離不遠的北灣(North Bay)走了一趟，那地方市面也還熱鬧，並且有可以遊戲的地方，我們約略盤桓一會，便回到木房子休息，當晚直到半夜才有些涼意，可是有位趕路的客人，漏夜三四點鐘的光景，乘涼快的時候動身，最可恨的是他把車子喇叭揿得震天價響，鬧了半天，吵得我們休想再睡得着。

絕無僅有的五胞胎孿生姊妹

七月十一日　早上起來在樓下食堂內吃過早飯之後，預備去坎拿大國立五胞胎養育醫院；該院招待外界的時間每日兩次；上午限於十一時至十二時，下午也祗開放一小時；我們先到湖邊去兜了一圈，呼吸些新鮮空氣，等到十時還才開車前往該院。半途中，忽然發現忘了帶照相機，重新折回去拿，將近醫院的地方有一家售賣紀念物品的小店，這家鋪子，是幫助五胞胎出世的接生婆所開設的，這產婆接到了這五個小寶貝，於今便沾她們的光，乘此機會賺幾文。

聽說每天前往醫院探望這五位小姑娘的，總有上千的人，其中有的是初次去看，無非是爲要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但也有一而再，再而三去看的，想來買紀念物的人當不在少，雖說是蠅頭小利，却也很夠這班人的日常生活所需。就如我們吧，也不能例外，每人都買了些書籍，畫像，照片之類。給五個孩子接生的那位鄉下醫生達福博生(Dr. Dafoe)早先曾經寫過一本書命名叫『育兒法』，現在也寄在一家小店內出售，每本上面還有作者的親筆簽名，我想人們的心理必定以爲他既接過並救活了一個五胞胎，對於育兒的方法要比別的人懂得多些。可是自從他一鳴驚人以來，世界聞名的科學家，醫學家，都和他會見過了，並且公認他的學識確有根底，經過多次的公開演講，他於今已公認他是專家了。

至於這五個小女孩當時還只一歲多點，美國的大工廠大公司所製造的商品，有許多利用她們來做廣告，拍影片，從這上面得來的金錢收入，想必已是很爲可觀，再加上他們日常吃着應用的一



『五胞胎出娘胎時，因爲先天不足，不得不放在人工孵育器（Incubator）裏面營養，補足她們懷孕時期兩個月的缺憾；孵育器內的溫度祗能保持着八十四度的常態，或高或低，都是不相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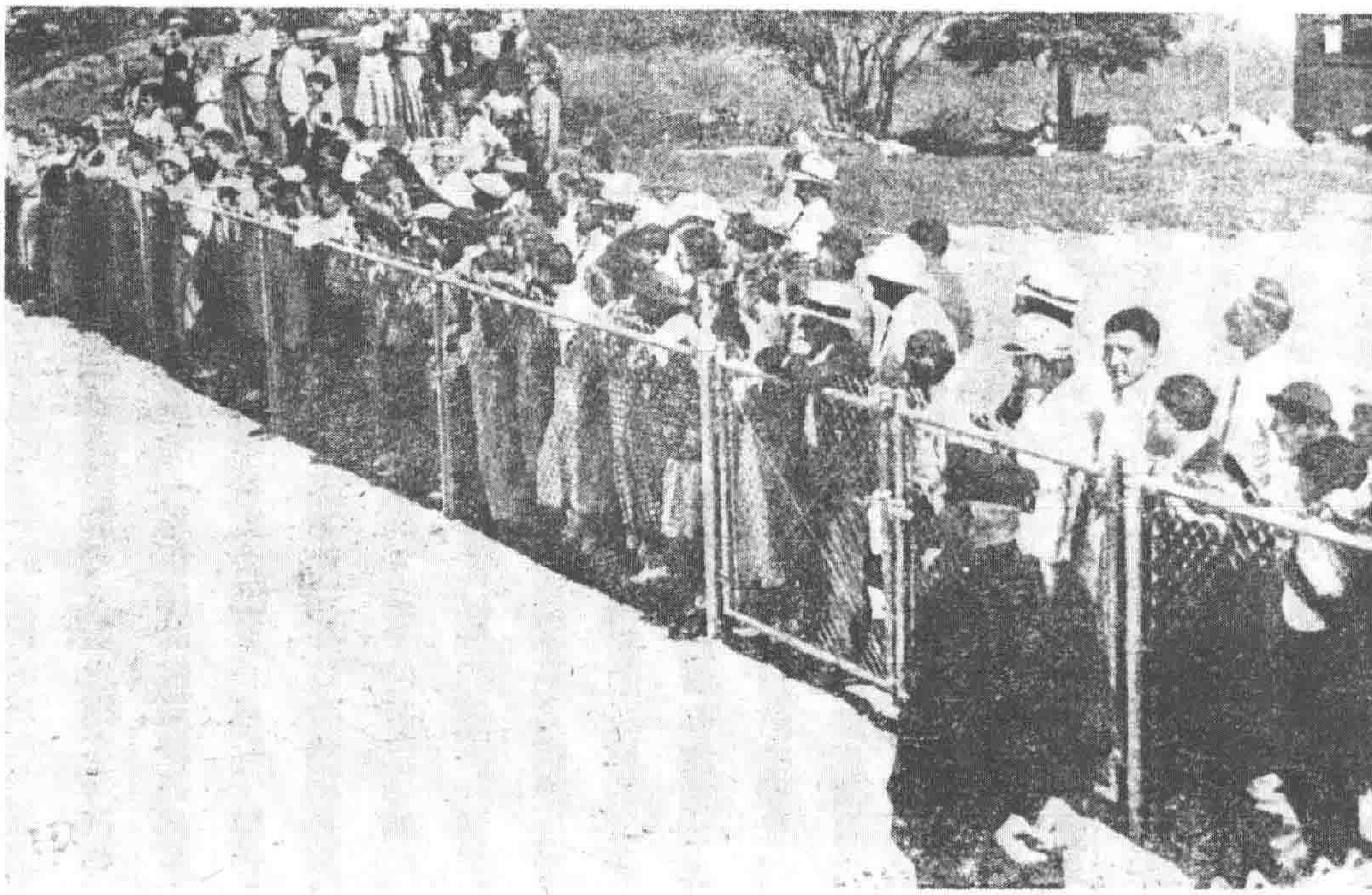
切東西，都由借她們做廣告的公司贈送，她們穿的吃的，幾乎沒一樣不是最考究最合於衛生之道的；坎拿大的政府，恐防她們的父母為貪圖厚利，以致將她們出賣，或者依賴她們賺錢，因此不得不將她們『收歸國有』，這五個女孩子，現在是政府的義女，她們的父母已將所有權轉讓給政府，從此不得過問，所得的收入，父母也無從分潤，雖然她們的父母，因為不服政府的處置，也曾提起過公訴，打個官司，可是政府據理力駁，並有輿論作它的後盾，他們想和政府爭鬧，如何能勝？於是這五個小孩子，不知不覺的成為全世界醫學科學各界所一致注意的尤物，經過許多專家隨時研究和顧問的結果，她們所採的一切教養撫育訓誨的方法，都是最科學化的，她們有醫生和看護婦一天到晚侍候她們，她們所住的醫院，是特別建築的：裏面的設備佈置種種不用說是最新式的，在這種養尊處優，衆目炯炯的局面下，她們便成為童話裏面所說的小公主；距離醫院不遠的一所小陳舊房子裏面，依舊住着她們的父母，他們的年事尚輕，聽說在未生五胞胎之前，本來有八九個孩子，其中有兩對都是孿生的兒女，因為他們是貧寒的農人，有了這許多孩子，原是覺得負擔很重，再加上五個，他們不免有些發愁，所以政府接收過來，當時他們是很樂意的。

我們走到小醫院面前，已有數百人立在大太陽裏等候開門；這醫院，是所木板建造的平房，規模很小，只夠她們五個小孩和侍從者居住，房子的四週，有大片的空地，栽種稀疏的樹木花草，泥土都



『坎拿大並沒有感謝節的風俗，圖中的火雞，無非是為美國一般關心她們的朋友們留影時所特備的，她們不能吃這種不易消化的食物，並且從這張照片看來，她們也不嘴饞』

是黃紅色的；空場的四圍，是用很高的鐵絲網圈住，使閒人不得入內，鐵絲網的外面，散佈着幾個武裝的保鑣者，戒衛森嚴，儼然像要



「(上)在鐵線網柵欄門沒有開放之前，觀衆都鵠立在欄干的外邊，佇候時間一到，便爭先恐後的搶着望裏面奔(下)；每日祇有兩次，外界的人仕可以去探視這空前絕後的五胞胎姊妹。』



三五一〇九一

人的府邸；等到大門開啓，外面的人一個一個的挨序走進去，有一隻計數機好像進動物院一般的計算着人數，走進木房內是一個圓形的走廊，走廊的朝裏一面有一層很厚的紗窗，紗窗的裏面，是兩層玻璃窗，從紗窗和玻璃窗中看出去，祇見一座院子，院子中間有個小池塘，這五個小囡，都在太陽裏面頑要，這時隔扇外面的大衆，目光一致注射在這五個有福氣的小孩子的身上，因爲院中空處光線明亮，而紗窗外面比較的黑暗，所以她們看不見我們，否則幾個小孩子看見這許多的人環繞着她們，不免要詫異；從兒童心理學的理論上講，對於她們的教育是不相宜的，醫院的當局並且禁止觀衆聲息放重一些。看的人很多，可以站着張望的地位就顯得少了，況管理的人不許觀衆稍爲留連，祇不斷的催我們沿走廊的半圈向前移動，因爲外面還有許多人等着要進來看，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仔細觀察這五個小囡的脾氣性情是不可能的，但看見五個小女孩子，穿着顏色不同的日光浴衣，上身全露在外邊，在院子中心玩要，或是堆沙，或在池畔弄水，或是抛球，或是翻斛斗，自由自在的遊戲着，天眞爛漫，活潑可愛，她們帶的寬邊遮陽草帽，同她們穿的小衫同一顏色，譬如其中一個叫瑪麗(Marie)的當時穿的粉紅衣，所以她帶的是粉紅色帽；五人的鞋襪則一律全是白色的；她們都很肥碩，也很聰敏伶俐；在院子的一頭有一架木梯，其時穿綠衣的一個——大約是玉望（Yvonne）——她在那木梯上爬上爬下，偶爾不小心自己摔了掉下來也不作聲，從地上起來再爬；一會兒看護婦端着一大缸橘子汁出來分給每個小孩一杯，穿淺紫色衫的那個女孩露出不愛吃的神氣來，一面把盃子推開，一面祇顧着頑，祇見穿黃衣的一個走上去，一把將穿紫衣的一個抓了囘來，壓着叫她吃；同時穿粉紅衣的一個吃完一杯不夠，伸起小手拿着杯子向她們的保姆再要。我們一邊跟着大家兜圈子向前走，一邊釘着她們幾個『小寶貝』看，五個一般大小的孩子在一堆兒頑，實在是很好玩的。何況她們一個個都長得很健全，她們的音容面貌雖不能十分的聞見得清楚，然而她們那種活潑玲瓏的神氣，眞叫人看着捨不得離去，無怪乎有許多人常要去看看她們，別人不說，單說我們一行五人中就有三個跟着大家轉出了門，重新又到入口處再度的跟隨大家魚貫入內，這樣的再三，等到心滿意足，認爲看『夠』了，纔和其餘祇看一遍的其他兩個會合，大家都聚齊了，修獨自又重新入內去看了一遍，這五個孩子對於他，似乎是看不厭的。

看過五胞胎，便動身又走，途中問訊時，因爲誤聽某路人的指導，竟多走一百哩的路程，繞道去看一處叫作派雷聲的地方，未到這地方之先，因爲那人說得天花亂墜，是如何如何好頑的地方，以爲

必定不錯，豈知一到那裏，祇見一個水很淺的湖，湖裏面有人在洗馬的祇管洗馬，玩狗的祇管頑他們的狗，小孩子和畜生攪在一起，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風景，大失所望。正在自認悔氣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在沙灘上，車輪已經陷住，開足了馬力，半天只見車輪子轉動，灰沙飛揚，車身却沒有移動寸步，我們大家下車，把沙泥撥開一些，再到各處去找尋些石塊和樹枝墊住車胎，車輪得了着力的硬東西，這才開動。這帶地方乾熱得厲害，大概凡是近水流的地方都算好地方，因而給我們介紹這湖的人，當初指點的時候，竟會形容它到『絕無僅有』(Wonderful!) 的程度吧！正在熱得發昏的當兒，忽然在街上看見一家中國館子，使進去休息一會，就便吃頓中飯，那時已三點左右，我們饑腸轆轆，也不擇好壞，吃得很香。想不到這個小地方，居然會遇到我國同胞？那飯館的老闆是個廣東人，一臉大麻子，看見我們非常親熱，能講南京口音的官話；他告訴我們這地方共有八九個國人，其中有兩個在山上大飯店裏充當廚司，景況比較的最好一點；這地方雖小，各人的收入也還勉強可以度日。我對於我國在海外僑胞的敬仰心，從此益發加深了；他們勇往直前，剛愎果毅的精神，不論是言語不通，或是人地生疎種種困難，總抱定了從艱難苦楚中掙扎着尋口飯吃的矢志，永遠不跟逸豫的惡勢力同化，不爲環境所支配，無論在什麼地方，口口聲聲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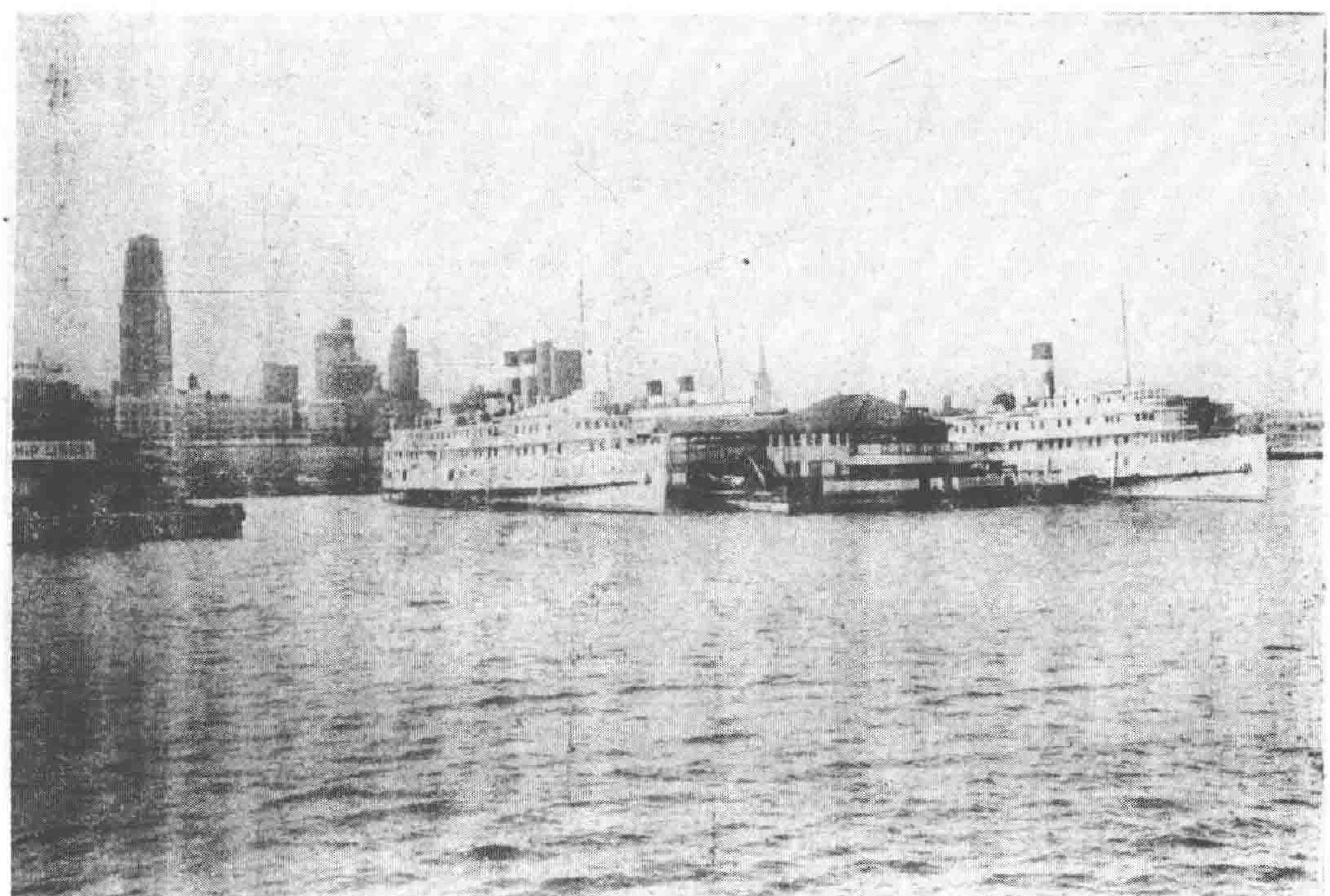


『坎拿大北部的山嶺，積雪頗厚，雖至炎夏，猶保持原狀；圖爲蘇嶺湖的風景，週圍羣山矗立，樹木極盛，湖中灣站着一位垂釣的漁樂者，斯情斯景，眞乃天上人間，令人戀戀不捨去。』

三五—〇九三

自稱中國人，事實上他們並得不到祖國一點兒庇護，可是每逢國內有天災人禍，甚而至於國難，還出全力輸將，捐款的慷慨，不亞國內同胞；像他們這樣，怎不叫祖國的同胞欽敬？怎不叫在國外遊歷的同胞們替他們驕傲？這種愛國的熱忱，眞能使國內一部份的同胞儆惕，覺得慚愧！（記者按：關於華僑在海外奮鬭的情形，請參看『西風』二十四期八月號內載拙作『美國的華僑』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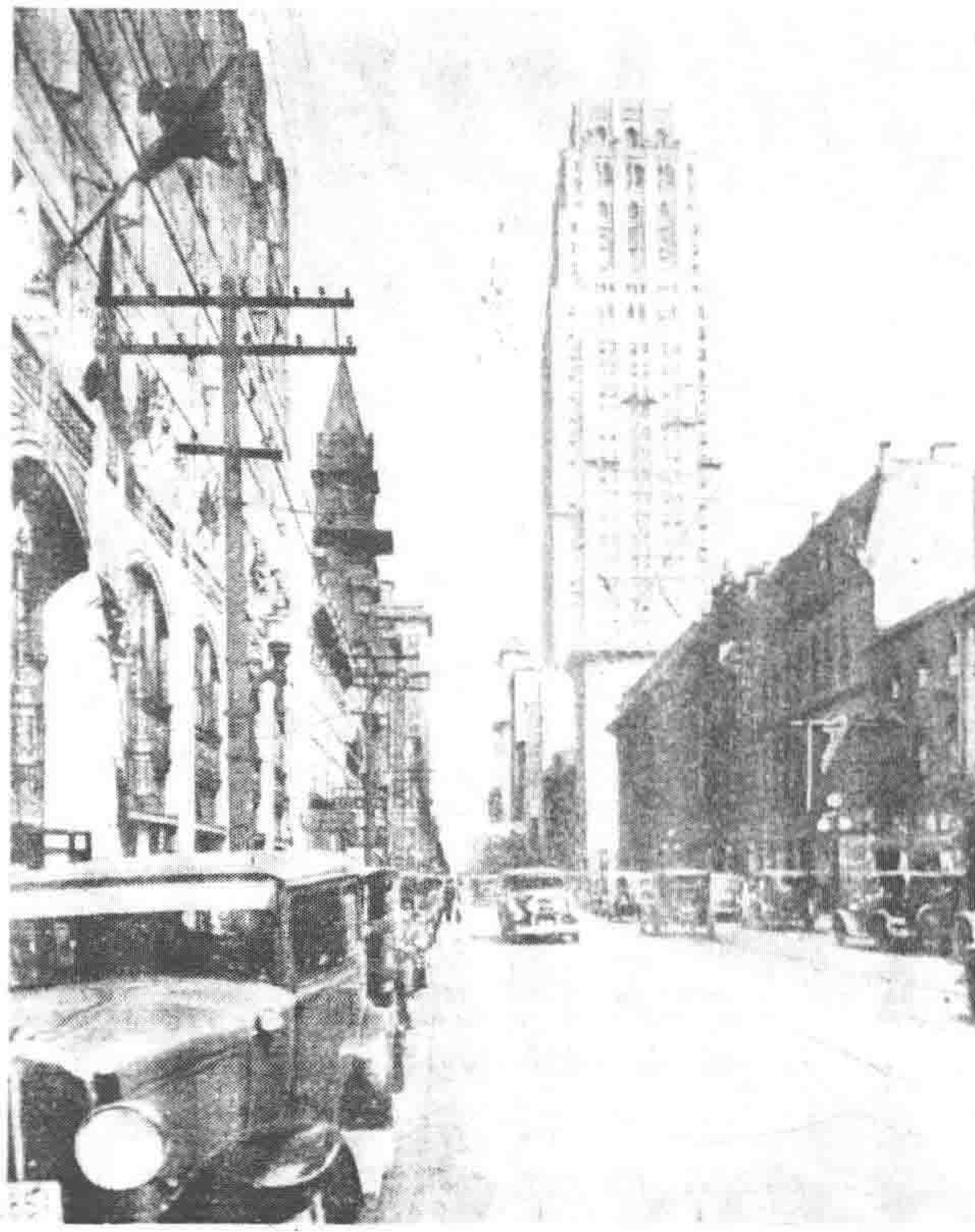
飯後和我們所敬仰的僑胞作別，仍舊趕我們的路，一路上實在熱得厲害，經過某處，祇湖見水澄清，山影倒懸水中；湖邊一家人家的屋門開着，門前綠茵如絨，風景似畫，我們被暑氣蒸得難受，不由得自主大家相的停車下來進去，躺在草地上，喘一口氣。並向這家的主婦要涼水喝，他家的人全都出來表示歡迎，當時拿出一大缸冰水給我們止渴，休息一會，然後前進。坎拿大的大小湖塘極多，好的風景多半都在湖旁，因爲有湖的地點多半總有山脈，既有水，又有山，那景緻焉得不好，當時我們所經過的都是湖區，置身其中，眼福無窮，飽覽了沿途的美景，直到晚上十一點鐘左右才趕進托朗托城（Toronto）因爲時間已晚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住所，將就着在一家不大乾淨的旅館，暫且住下！那裏想到這個旅館的主人，是當地的一個土棍，我們進門後問明白了價錢，他等我們卸下行裝，就改變了先時接生意的和善態度，馬上就出言不遜，我們向他交



『托朗托海港中，坎拿大各輪船公司搭客登輪的碼頭設備，及江岸一帶的高樓大廈。』

三五一〇九四

涉掉換兩間同樣價錢但比較涼快點的房間時，他說要加錢，我們聽了滿心不痛快，不想住下去，待要拿起行李出去時，徐君因爲路上燥熱了一天，一到旅館，便開始洗澡，正洗到一半，店主人聽說我們要走，把水龍的總門突然關緊，弄得洗澡間內滴水不來，他正在詫異，祇聽得我們在外面叫他快出來走路，他沒法，只得將滿身的肥皂，用浴巾揩乾，穿上衣服，跟着我們走，誰知這豈有此理的店主東，堅執着向我們要一塊錢，說是動用了浴室的費用，我們便也付了。因爲我們想這種人以不和他多纏爲是，抱定了花些小錢，息事甯人的宗旨，含忍了之，誰想我們到車間去開車時，他又攔阻不放，我們這才眞動了火，不顧他們的阻擋，向前開動，這時來了一羣像流氓一般的侍者，捲起袖子，磨拳擦掌的，其勢洶洶，像要動手，我心中害怕，心想我們幾個都是文弱書生，如何是他們的對手？『好漢不喫眼前虧，』趕快勸他們幾個住手，後來還是由店老闆去叫了巡捕來，巡捕反正和他們是通同一氣的，美其名謂之『調停，』其實不過是派了我們一個不是，勸我們再給他們四塊錢，才算了事；在外旅行，也有很多的危險，何況是在異邦，我們此時已成了『驚弓之鳥，』立刻去找了當地最高等的一家旅館，名叫愛多亞皇帝旅館(King Edward Hotel)的住下，這旅館富麗堂皇，一切都非常講究，因爲時間已是午夜三點左右，趕快休息，這一夜的環境太優美了！



『托朗托的皇帝街東望的市景，愛多亞皇帝旅館即是圖中靠左手邊最遠處的一所高房子。』

蜀道難

張恨水

一　選定較遠的路

是早晨十點鐘以後，馬路上兩邊一個挨着一個的，擠擁着行人。臨街的一扇樓窗，有人推開了，低頭向樓下看了許久，情不自禁的歎了一聲道：漢口的人眞多！危險危險！他關了窗門，回轉頭來，看到坐下的三位賓客，笑道：難得今日是個十分濃厚的陰天，又沒下雨，到冠生園吃早點去吧？一個穿草綠色中山服的人，口裏啣了半截雪茄，斜坐在沙發上，笑道：管他是晴天是陰天，我是照着我固定的秩序，吃飯作事看朋友。主人笑道：市民心理，都是這樣，看到出了很大的太陽，一定說今天要留心。看到陰天，一定要說今天無事。每日早上，看天氣，成了每個市民一種照例的工作。另一位客道：可是漢口市上的人，一天比一天擁擠。主人道：來者是源源而來，去者是一時走不了，當然……房門卜卜敲着響，接着有個嬌柔的婦女聲問道：李六平先生在家嗎？主人答道：那一位？請進。門推開了，進來一位少婦，大家被她的容光吸引着，都將眼光加到她的身上。她穿了一件寶藍色的上短衣，下配同色的短裙，衣服是敞着胸襟，露出了束腰的皮帶。皮帶正中，一個銀質的環扣，於是隱約的看到，上衣裏面，是白底紫條紋的綢襯衫。露幫紫帶高跟皮鞋，套着肉色絲襪。一切是形容她爲一高貴而又摩登的女子。主人翁李六平起身了，大家也跟着站起身。六平先介紹着這是白玉貞小姐，然後再介紹在坐的三位賓是馮子安黃中強朱蕩東三先生，接着大家讓坐。玉貞將那雪藕似的手臂，扶了茶几，放下那個白皮紫條沿邊手提包在藤椅上坐下。她先道：李先生，這幾天你接到上海什麼朋友來信沒有？力華遐沒有消息。說時，在她那鵝蛋臉上，微皺着她那兩彎細眉毛。雖然是悲苦的樣子，而在坐的人還覺得是美。那一雙圓長的眼睛，簇擁了一圈長睫毛，是有人醉心的。她很無聊的抬起套上了一隻金手鐲的光手臂，理了一理耳朵邊的長髮。他那頭髮長長的披到肩上，在末端有幾層雲勾捲，直沿着兩邊，捲到鬢上來。齊着前額的留海髮稍上，綁了一根鵝黃色的絲辮，在左邊，拴了個蝴蝶結兒。看她全身，是在靜雅中透着豔麗，大家的目光，都在她身上注射着。六平斟了一杯茶，兩手捧着，送到她面前放着，笑道：白小姐，你不必晝夜老放在心上。老放在心上，於你也沒有什麼好處。說時，仍退回她對面椅子上，向她坐着。玉貞道：我怎能不放在心上呢？我們一向的感情就好。記得在南京他送我上船的時候，握着我的手說：我們從此不見面，是情理中的事。以後還可以見面，

三五一〇九七

却是例外。他的志向，和他的職務，加上這久沒有通信教我怎樣放得下心去。我看是凶多吉少吧？六平笑道：不過力華爲人很機警。總不至於有什麼危險。玉貞端起那杯茶待喝，放靠了嘴唇邊，却又放下了。因道：今天我是有一件事，要請李先生幫我一個忙。六平道：論起我和力華的交情來，我是要盡力而爲的。不過現在一班朋友，都很困難。玉貞笑道：李先生你誤會了，我並不向您借錢。六平紅了臉，苦笑了一笑，有話正待要說。玉貞接着道：我住在漢口，原是想得着力華一點消息。既得不着他的消息，我就不必在這人海裏擠着，可以去另找個安身立命之所。可是現在向那裏走呢？香港，生活費太高了。長沙是近一點，許多人說，那裏反不如漢口好，也有人勸我到湘西去的，湘西地方大的很，住在那一縣呢？於是……六平正透着難爲情，要開口遮掩過去。便接嘴道：當然是入川爲妙。要找事，重慶爲宜，要住家，成都爲宜。白小姐無在武漢之必要，就以走着越遠越好。你簡直就上成都去罷。那邊有什麼熟人沒有？玉貞道：我生長在北方，到南方來還不到一年，四川地方，我怎麼會有熟人？在南京所認識到的力華的朋友，除了武漢以外，就都在長沙，湘西也有些。人生地不熟的，我一個人跑到四川去，總感覺不好。在坐的那位馮子安先生，穿了一身挺括的西服，每當玉貞說完了一段話，他臉上，就湧出一片笑容，屢次要插言而未得。這時他有點忍不住了，便笑道：現在許多機關入川，隨了機關去的公務員家眷，也是牽連不斷。這些人，無非是在南京常見着的人，這裏不會少着親戚朋友。譬如我們現時在漢口，馬路上隨便兜個圈子，也可以碰到熟人，這就是個明證。玉貞對他看了一眼，依然還是向李六平道：我一個年輕婦女隻身走幾千里，總得有個目的才好。將來，有一日和力華見面，我也可以說得出個所以然來。六平點點頭道：這話我倒也贊成。不過我上次和白小姐提到過，主張你到大學去借讀。一來，可以利用這流浪的時光，再求一點學問。二來當學生花錢有限，聽說還可以貸金呢。玉貞笑道：實不相瞞，自從離開了中學校的門，現在只有幾個方塊兒字還寫得來，其餘都還了先生了。六平笑道：這是白小姐自歉的話。要不找點工作也好。玉貞道：我也是這樣想。雖然手邊還有幾個川資，就這樣過流浪生活下去，總也會坐吃山空的。不過在長沙武漢找工作，多少還有一點機會。重慶這個行都是剛剛建設……那位馮先生又接嘴道：不知道白小姐可有志於教育？若是願意的話，兄弟或者能忙點小忙。玉貞聽了這話，不覺微站起來，點了一下頭坐下。笑道：但不知是中學是小學？我担任不下來吧？馮子安道：有兩個中學，現在要搬到四川去辦……李六平插嘴道：對了。馮先生在教育界最有辦法。他最近就要入川。白小姐若是願意到四川去的話，可以請馮先

生到四川去接洽好了，寫信來通知。馮子安道：兄弟以人格担保，決無問題。用不着寫信通知。兄弟先到重慶約莫一個月左右，就上成都。白女士到了重慶，直接找我去就是了。我現在就可以留下地點。玉貞端起那杯茶來，微微的抿了幾口，因問道：但不知馮先生什麼時候到四川去？馮子安道：我已買好了船票，後日就可以走。玉貞笑道：對於買到了船和臥車票的人，我們眞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羡慕情緒。昨天到民生公司去隨便打聽一下，登記買票的人，已經有一千多號。就算一天走二百人，也要三個星期以後才買到票。而況這民生公司的船，還不能每天有。聽說在宜昌等買票的人更多，連茶館裏都住的是人，這讓我眞有點望之却步。說着微笑了一笑。李六平看她那意思，倒不拒絕入川，便取了一枝烟捲吸起來，靠了沙發靠，微昂着頭，緩緩的向外噴了烟。先向馮子安道：假如白小姐到四川去，子安兄一定能幫一點忙嗎？子安正了顏色，很肯定的道：那是當然的。六平兄，你總應當知道我。我說話向來負責任的。六平又掉過臉來對玉貞道：若是目的在找一個安全的地點，當然是選擇一條向西較遠的路去。既有馮先生肯負責找工作，白小姐就入川去罷。子安又接嘴道：多不敢說，一百元靠近的月薪我敢担保。白小姐既是在北平生長的，到成都去最相宜。成都一切情形同北平是具體而微，白小姐在那地方，一定很適宜。玉貞笑着點點頭道：是的，我也這樣聽到人說過。六平道：那末，我們來和白小姐決定，就是這樣辦罷，到四川去。其餘兩位客人也都插言說，既是在成都可以找到工作，到成都去好。玉貞將手撫摸着茶几上那個皮包，沉吟着緩緩的道：好是好，只是一個熟人沒有，那末未免太孤寂了。那馮子安先生聽了這話，胸脯微微一挺，似乎有兩句話要說出來。但是他目光一掃，看到其他的客人臉上帶了微笑，又把話忍回去了。李六平笑道：我想這沒有多大的問題吧？像白小姐這樣的人，無論到那裏去也少不了朋友。譬如白小姐在學校裏教書吧，只要過了幾天，學校裏同事全熟識了，不就有了朋友嗎？玉貞道：不過還有一點可以考慮的，就是力華萬一出了險，或者在上海，或者在香港，寄了信到漢口來，我又接不着了。六平笑道：這更不成問題了。假如白小姐走了，無論他的信寄到武漢那位朋友手上，一定也會把信給你轉交過去的。再說白小姐一定是在香港上海兩處，在朋友家裏或親戚家裏留下了一個通信地點。這更好辦，你立刻寫兩封航空信，通知朋友，說是你已經入川了。若知道了力華的消息，可以寫航空信到重慶或成都的郵政總局，註明留交信件。到了重慶，到了成都，你可以到郵局去問，有沒有你的信。有呢，他自然會交給你。這比請朋友轉交要穩當多的多。玉貞道：有這個辦法嗎？六平道：現在流亡到後方來的人，幾個有一定

的住址，不都是託郵局留交信件嗎？玉貞笑道：若是有這個辦法，我倒願意入川。她說了這句話不要緊，喜歡得那位馮子安先生心房亂跳。差不多那一顆心要由腔子裏跳到口裏來。

二　好容易離開了漢口

主人翁和那位力華先生，是常年在中學校裏的同學。他的夫人流浪到了漢口，論情理是應當負保護之責的。所以玉貞前來問着向那裏去好，自已也就覺得應當告訴她一條安全之路。現在她答應入川了，總算地點不錯。可是由漢口到重慶，有四千華里的水路，還應當替她計畫一下。便向子安笑道：你在輪船公司這條路打得通。你後天走，可不可以再弄一張票子安嘴裏吸了一口氣，又搖了兩搖頭，表示着困難的意思。玉貞道：我並不急於要走。緩一緩也不要緊。子安立刻接嘴笑道：困難雖然困難，眞要肯去想法子，未嘗不能弄到票。我去努力罷。玉貞道：我不忙。馮先生不必費心。六平道：不是那樣說，若是白小姐同馮兄一路走，船上有個照應。而且在宜昌換船，尤其麻煩，也好託馮先生幫忙。子安突然站了起來，很興奮的道：這樣罷。票算我答應了。無論如何，我在明天上午這時候，送一張船票到六平兄這裏來。他說這話時，那一分見義勇爲的神氣，一齊在面孔上現出。玉貞也起了一起身子，笑道：多謝馮先生的好意。不過我還有點事情要料理，三五天之內，大概走不了。子安聽了這話，臉上倒透着有點難爲情，面皮微微的紅着，沒有接着向下說什麼。李六平在一邊倒是看到這一點意思。因向玉貞道：大概走是決定走的了。白小姐要走，這船票的事，還是要託重馮先生。子安有了這話，顏色又好起來，笑道：若是遲幾天走，船票更不成問題，我可以留下一封信來，放在六平兄這裏。白小姐若是拿我這封信到公司裏去接洽，大概沒有什麼問題。六平兄這裏有信紙信封嗎？我馬上就寫。玉貞見這位馮先生作事，這樣的熱心，顯然有點過分，於是也就隨着起了煩厭的情緒，因道：我還不能決定走不走呢，再說罷。說着這話，她隨着拿起了茶几上的手提包。六平笑道：何必忙着走，我們一塊兒到冠生園吃點心去。馮子安笑道：不成敬意，我來會個小東。說時遲，他還帶了笑容向大家望着，可是那時快，玉貞已是把手皮包拿了起來，向肴下一夾。李六平覺得這人情是不能做的，只好站起身來，送着白小姐出門去。玉貞雖然拒絕了馮子安的好意，可是在她坐着車子回家的時候，見馬路上的人，如潮湧一般的擠着，也就感到這武漢地方實在不能向下住。回到寄住的女朋友趙太太家裏，那趙太太正喜笑顏開的向兩位小姐說着話，在那小天井裏，就聽到她說：你們到香港去，不能像在漢口這樣用錢了。那裏的東西，全賣港幣。玉貞進了堂屋門，見趙太太手裏

拿了一封信只管上上下下幌着。因問道：怎麼樣趙先生來信了？趙太太笑道：是呵！匯了一筆款子來，讓我們到香港去。等我們到了，他就到成都去。白小姐若要到四川去，倒可以請他照應照應。玉貞聽了這話，却添了一樁心事，主人翁走了，難道搬到旅館裏去不成。而趙太太順口人情也不賣一個，並不邀着到香港去，顯着是不願和自己一路了。因笑道：我也有了辦法了，決計入川。趙太太道：有了工作了嗎？玉貞臉上帶了兩分得意的樣子，笑道：有了工作了，而且是重慶成都兩個地方隨便我挑一處呢。趙太太道：那好極了。希望白小姐能在我們動身以前起程。這樣，我們作主人的，可以招待到底。白小姐道：趙太太還有多少天動身呢？若是在一個星期之外，我會動身在前的。趙太太笑着點了兩點頭。玉貞回到自已屋子裏，背了主人，立刻皺起了兩道眉毛，心想，眞個到四川去，大老遠的，沒個熟人，這個教人怎麼爲生。那個馮子安雖然說着極力幫忙，看那人一見如故，透着欠莊重，那能夠要他眞幫忙。想着想着，很無聊的兩手捧了一張報，慢慢的看着。不看報還罷了，看過報紙之後，覺得無論如何，還是應當離開武漢。在屋子裏悶想了數小時，還是出去看看女朋友。這一次出去，比較得長遠，所得的消息，是張太太到香港去，劉太太回湘西沅陵老家，王小姐走的更遠，到海防去，吳少奶奶帶了兩位小姑子，坐飛機上成都。他們是留戀北平的人，也到過成都去。他們先生在廣東服務，她是可以到香港去的，可是她們爲了香港生活程度高，却情願到成都去。要說年輕的婦女不宜走到很遠的地方去，她們一位少奶奶，兩位大小姐，又何嘗年紀大？離開了家鄉，那裏也是過日子，何必不找一個秩序穩定生活低廉的地方去？當晚已經自己將自己的問題解決，預備明天去買船票。恰是當晚接到一封航空快信。叔叔嬸嬸已經由湘西取道貴州，到了重慶，不久要向成都去，希望早日入川，大家團聚。這就來不及等次日早上了，立刻坐了車出去，開始活動船票。第一個要找的，便是梁科長，他在交通界很有聯絡。到了法租界平安里梁公館，梁太太正和兩男一女，在屋裏打牌。他們用一百五十元的月租，租了兩間樓房居住。物件已是堆得很滿，再加上棹外幾個看牌的，已經沒有了立足地方。電燈下面只看到烟霧沉沉的，推開房門，就覺得一股子很濃厚的烟捲氣味，隨了感熱的空氣，向人身上撲着。梁太太看到說了一聲對不起，叫老媽子看座倒茶，自已依然繼續的打牌。玉貞坐在她身後，心不在焉的看了兩牌。便笑問道：梁科長什麼時候回來？梁太太手上正起了一副好牌，專心在十三張牌上，隨便答道：他過武昌去了，那有一定的時候回來？白小姐找他有什麼事嗎？對我……阿！碰起碰起！對門正打了一張紅中，梁太太抽出一對紅中來碰了。她已碰了雙南風，立

刻牌手和看的人一陣喧嘩。玉貞覺得形勢嚴重，不便開口來打岔，後來對門打一張九筒，梁太太將牌一推，站起來大笑說滿了滿了。可是上手也攤開四張牌來是九筒單吊，把牌擱了。梁太太一團高興，變着冷灰，板着面孔，連說倒霉。玉貞覺得這時話更不好說，又看了兩牌，起身告辭。梁太太正洗着牌，笑道：眞對不起，沒有招待。白小姐找他是不是想找船票？玉貞道：對了。梁太太道：這幾天，他和人弄了十幾張船票了，不便再弄。過一個星期再說罷。玉貞胡亂答應了一聲，便下樓了。時巳十時，不便去找人。次日早上，却帶了丈夫的一張官銜名片，到一個運輸機關去。這個機關在臨近法界的一座大廈裏。一個大樓面上，橫七豎八的擺了許多公事棹子，職員們正忙着辦公。外面進來的人，向各棹子面前接洽着的，不是臥車票問題，便是船票問題。老遠望去，就覺那些職員們的臉子，都不大好看。但是旣然來了，不便囘去。因找着一個職員問主任在這裏沒有？那職員向旁邊一間小屋裏一指，不會說話就走了。玉貞看那屋子是敞開門的，就逕直走過去。見一個穿西服的人口啣了雪茄，坐在寫字棹邊，望了旁邊兩個坐着的人，愛理不理的。那兩個人現出滿臉失望的樣子，起身要走。不過他還作最後的懇求道：假如萬一有機會的話，請和我們留幾張船票。他笑道：不會有機會的。乾脆，他連一個空洞的願心都不肯許下，還打聽什麼。正待轉身要走，倒是那位主任眼快，向送文件過去的茶房低聲問道：那位漂亮小姐找誰的？茶房道：還不是想找船票的。主任笑道：你快把她請過來。茶房過來，將玉貞引過去，寒喧了幾句，主任看了她遞過去的兩張名片，笑道：白女士要幾張船票？玉貞笑道：還要多少呢？只要一張。那主任道：只要一張，那沒有多大的困難。只要有人臨時不走的，就可以補上，不過那一天能補上，那難說，請你每天來一次。玉貞笑道：那末免太麻煩了。主任笑道：不要緊，我並沒有什麼事。無事來談談，我很歡迎的。玉貞聽了這話，不由得臉色一變。恰好有別人和那主任談話，她趁了機會，就走出去了。心裏另轉了一個念頭，中國旅行社，還沒有去打聽過。也許可以想一點辦法。於是並不猶豫，坐了車子，逕直到旅行社來。不想這漢口市上找車船票的同志，是比任何一種同志還要多。那旅行社營業部的人，擁擠得像戲園子裏一般，要排開了衆人擠到櫃台邊去，恰是有點不可能。聽到那些擁擠的人紛紛議論着。有人說，坐民生公司的船，還是直接到他公司裏去登記省手續些。玉貞又沒有了主意，只管退在人叢後面看那想不到辦法的人全都帶了一分懊喪的神氣低了頭走出去。心裏又想着，旣是搭民生公司的船，當然是直接找他本公司便當些。好在相距不遠，不妨再去試試。隨了這個念頭，又到了民生公司。站在櫃台外面時，正有兩個人在登記。那職

員却是毫無留難，捧出登記簿子來，請他們填寫。玉貞擠上前一步，問道：請問我們今天登記，什麽時候能上到宜昌的船呢？職員笑道：那沒有一定，也許兩三個星期，也許一個多月。玉貞道：爲什麽不能一定呢？你們現在登記到多少號，一天能走多少人，不是可以算出來的嗎？職員笑道：當然是算得出來。現在登記有一千四五百號，每一隻船，可以走一百人左右。玉貞道：一隻船只能走一百人嗎？職員笑道：船上不能全裝登記的客人，有一半是……這個我不用說，大家都知道的。船也不能每天有一隻開，所以要那末些個時候。玉貞道：沒有法子通融嗎？職員笑道：來登記的客人，那個不想通融？玉貞因爲這句話有點外行，臉上透出一點尷尬的情形，登記手續也沒有辦又出來了。但他另發生了一種感想，覺得託人情去弄船票，還是比自已去找機關和公司，要容易得多。天氣還早，趁了今天這股子勇氣再去找幾個朋友罷。

於是逕奔一碼頭，渡江到武昌去。武昌城裏，隨處都有機關的眷屬住着，也隨處可以聽到人家預備疏散的聲音。在這種情形下，託人弄船票，也是一件不識時務的事。早上出去，下午回家，毫無辦法。次日又跑了一天，雖然有人答應可以想法，也是空口許了一個日期，並無把握。等三日換了一個方向，託了兩個旅館的茶房，請他們弄張船票，許了票到手，賞十塊錢的獎金。不料這十塊錢的酒錢，都買不到一個茶房效力。一過四五天，已快到趙太太動身的日子了，船票還是無着。最後，想到李六平那裏，不妨再去一趟。也許有辦法。事情是那樣難料，到他住的旅館裏見了面，他第一句話就埋怨着道：怎麽好幾天不來？船票已經放在這裏三天了。王貞道：李先生和我買的票嗎？這就好極了，我正爲了這件事爲難呢。李六平道：不是我買的。馮子安上船的日子，親自送了一張房艙票來。他說着，就把身上的皮夾子掏出來，摸出一張船票，兩手捧着，送到玉貞面前。玉貞聽說馮子安買的，透着有三分不願意，可是想到買票之難，又不忍拒絕了。因接着船票道：這票錢就交給李先生嗎？他搖手道：不，我收了也無從轉交子安。你到了重慶，可以見着他的，那時歸還他也不晚。玉貞皺了眉道：這我就不好收下了。她說時，拿了票子反覆的看着。六平道：船是明日的船期，最好今天晚上就上船。這是民生公司的最大一條船民元，坐着比較的舒服。失了這個機會，那又不知道要等到那一天了？再說，船票我也不能去退，白犧牲了一張票，又何必？白小姐把船票帶回去，考量考量罷。這麽一說，玉貞倒真沒了主意，只好收着船票，向李六平道了謝回去。雖然覺得馮子安這個人情是不應當領的。可是他也不在漢口，拒絕了他也不知道。到了重慶把票錢退給他就是了。船票這樣難弄，到了手不要，那豈不是一件笑話。她這樣想着，也就沒有什麽不可走的決心。想到

六平說民元是民生公司最大的一隻船，那也就不妨到碼頭上去先參觀參觀。一個人在漢口住着沒有家，又沒有工作想到那裏，也就作到那裏。他這樣想着之後也就隨着這個念頭到碼頭上來。這還是十二點鐘，若輪到明日早上開船，也還有二十小時的躭閣，照說是不急於上船的。那知道碼頭上挑夫抗着行李箱子上躉船的，一個接着一個，就擺了個長蛇陣。又聽到旅客互相談話說：雖是鋪位都對號的，可是客人超過了票位，連廁所裏都有人佔着。玉貞聽了這話，覺得不必再上船瞧了，立刻回家去收拾行李，又買了一些應用的東西，到晚上十點鐘，就帶了行李上船。在這幾個鐘頭內，已沒有考慮到這船票是應當收下與否了。到了躉船上，便看到大包小綑的貨物堆積着隨處都是，人只在貨牠縫裏繞了走。便是有點兒空地，也讓賣零碎貨物的小販子，將籃子或担子塞住。經過躉船的跳板，一到這輪船的船邊上，便是旅客搭的床鋪和欄干成了平行線的攔阻着。行李捲和大小皮箱，塞住了床鋪每一個角落。所幸送行李的脚伕，還能盡職，帶着她爬過幾堆行李，上了一段扶梯，走到船朝外的這邊來。算是走到了稀鬆些的所在，暫時把行李放在人家行李堆上，尋找到票上那一號房艙去。那房艙門敞開着，還不能貼着板壁，是坐統艙的人，在門外放着行李，將門抵住了。向裏一看，鋪位是個凵字形上下雙層，共是六張。現在屋子裏除了兩張下鋪上有三個孩子，一張上鋪有一個大些的孩子而外，還有三女二男和兩位老太太，坐是沒有地方，有兩個人就站在門口，一隻脚在門外一隻脚在門內。玉貞站在艙門口却看得呆了。茶房看到有客人來了，在玉貞手上接過了船票，查明是正中的下鋪，先進艙去，把裏面的人，疏散了一陣，接着把那鋪上行李移開，再請玉貞進去。玉貞皺了眉道：我的天，這樣擠呀！那一位老太太坐在艙板上的行李捲上，笑道：有這樣擠的罪受，就是運氣。我們動身了一個多月，好容易才離開了漢口。玉貞回想到過去幾天找船票那分困難，也就微微的一笑。

三五—一〇四

世界偵探名著

天網恢恢（續十一卷八期）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秦瘦鷗譯

介紹四個已經登場的要角

這一部小說並不很長，已經在本誌十一卷中刊布的約佔全書八分之一，現在爲便利讀者明曉過去的事實起見，讓我再把四個已經登場的要角介紹一下，那末閱讀下文的時候，就可以格外清楚了：

（一）路易鄧奈　一個慣於殺人越貨的好手，本書開場時，才從南菲洲潛囘英國，不久，北部銀行，茂賽信託公司和克來特銀行的三件大刼案便陸續發生了；但第一二兩次路易並沒有得手，只殺死了兩個警探，到第三次他才成功了，所得到的是十二萬金鎊和一千萬金馬克。

（二）哈萊司東　過去的履歷大致和路易鄧奈相同，並且彼此曾經在南菲洲共過患難，當路易潛囘英國之後，哈萊也因不能再在英屬殖民地居留的緣故，悄悄地囘到了歐洲，但景況很窘，只能假借南菲洲什麼金礦公司的名義，印了許多空白股票去騙人。事有湊巧，在路易鄧奈洗刼拿拉斯哥（屬蘇格蘭）克來特銀行的那一晚，他恰好經過那裏，眼見路易和兩個幫手把大批贓款載在汽車上逃走。因此他蓄意想要求路易分潤一些，經過幾天的追尋，居然給他在倫敦找到了路易，不料他們見面之後，路易竟出乎意外的把得到的現款的數目和安藏的地方告訴了哈萊，接着就突然拔動他預裝在汽車裏的一桿自動步槍瞄準着哈萊，（注意：哈萊的衣袖裏也早有一支手槍藏着）明明白白的說要送他囘老家去，結果他們中間便火拚掉了一個。

（三）丁蒙賽喬鄧　一位年輕的大佐，久在南菲洲警隊中服務，成績很好，當地的人背後都叫他「老虎。」哈萊曾經見過他，實際上也就是他把哈萊逼離南非洲的人。喬鄧對於路易鄧奈的劣蹟也知道得很清楚，但彼此沒有見過。

（四）曼蘭葛麗兒　是喬鄧的一位父執的女書記，因爲喬鄧突然從南菲洲辭職囘英，他的父執（同時也是他的保護人）奧克蘭德便打發曼蘭到倫敦來迎接他。曼蘭恰巧和哈萊司東住在同一家小旅館裏，當她在打電話給喬鄧的時候，哈萊就在無意中發現他的寃家喬鄧也囘到英國來了。

第三章　路易鄧奈的妻子

丁蒙賽喬鄧今天上蘇格蘭警場去了一次，結果却等於白費了許多時間。早上他已

經先儘量搜集了一些舊報，把克萊特銀行大刼案的經過細細研究了一番，並且得到了一個很合理的推想。

所不幸的是他恰巧蹓到了一位只管例行公事的文牘先生，他對於任何一件案子從不感到什麼興趣。

「抱歉得很喬鄧大佐，我實在沒有什麼消息可以告訴你，警務總監昨天已經回拿拉斯哥去了。」

「你們這裏可有路易鄧奈這個傢伙的記錄嗎？」喬鄧催問着。「一個不相干的外人突然來預聞你們的事，你當然是要不高興的；不過我可以給你罰誓這件案子要不是路易鄧奈幹的話我就是一頭蠢驢！喬納司那邊也在懸賞緝拿他他同樣也搶了一家銀行，雖然沒有殺人但手法是完全一樣的。」

那位文牘先生鬆了一口氣。

「是的是的，……我相信你是一定對的。可否請你把他的名字寫下來，讓我替你上記錄處去問一問看。」

但喬鄧到底還是失望而歸。

有人看見他急忙忙地走進了卡爾登飯店的大門，一跳三級的奔上樓梯去。其實喬鄧大佐是不必這樣急迫的，誰也不曾跟他訂下什麼有關生死的約會，此刻他實際只是趕回來換一雙皮鞋而已。

「瞧啊，」有一個人向他的同伴說道：「這就是綽號叫做老虎的脚色啊！」

「唏！有趣得很，他可是馬戲班裏的演員嗎？」一個年輕的女人向着那第一個說話的人。

這人便很有勁地把丁蒙賽喬鄧大佐的歷史講了出來。

「他是勞特西亞那邊的一個警探，當地的土人都說他走路也像誰，開鎗也像誰……：不錯，他眞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傢伙。我有沒有給你講過麻拉達拉斯那邊一個店主被暗殺的故事嗎？」

這人是才從菲洲回來的一個大富翁，相當的健談，他的女朋友心裏雖不願意聽他，外表上却不能不裝着怪愛聽的神氣，讓他講完他的故事。

其時喬鄧是正在更換他的皮鞋。他上岸還不到三十小時，然而他已經約下好幾個人了：一個是裁縫，一個是銀行的經理，一個是他的律師，此外，他又約定和他從前的一位舊雨老上校一起吃飯，到夜裏，約定和他同餐的是一對他在船上認識的夫婦。他心裏倒很想請那個昨天打電話給他的姑娘吃飯，無奈她早上來的時候只忽忽丟下了他那老世伯寫給他的信便走了，並沒有等他回來見一見面，這眞是使他覺得很掃興的。但就大體來講，倫敦還不失為是一處愉快的所在，於是他就得意忘形的高唱起一支歌曲來，雖然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聲調是很難聽的。

正當他唱得高興時，一個侍者遞進了一張紙張來。

「桀夫！誰是桀夫啊？」

他在這紙片上注視了好一會，才想起來了。

「教他進來！」

桀夫進來了，身材很短小，帶一些畏縮的態度，恭而敬之的行着禮，像每一個人在求差使的時候一樣。

「誰告訴你說我要用一個汽車夫？」

這個短小的傢伙很不自然地忸怩着。

「我從前一直在文鐵爾先生那裏當差，先生這一次聽說你回到了英國，我想你或許會歡喜用我的車子的，它最快可以放到八十哩呢！」

「那一個文鐵爾先生啊？」

丁在菲洲那邊至少知道有二十個文鐵爾，（南菲洲最普遍的姓名）可是一個也不熟。

「他認識你的先生，他告訴我你要從菲洲回來了，並且歡喜用開得快的車子的。」

「你怎麼知道我已經到了呢？」丁進一步的問。

「我是從輪船公司那邊打聽到的。」

喬鄧大佐忍不住笑起來了。

「好，你費了這麼許多的心思，是應該獎勵一下的。讓我就來看看你的車子吧！」他抬着頭想了一想。「——禮拜三七點鐘你開到這裏來。蘇格蘭的路徑你可熟悉嗎？」

「熟悉的，先生。」桀夫很興奮地說。

「這樣就好了。我六點鐘起身，如其你的車子合用的話，我決定租你……慢些，你爲什麼把你的小鬍鬚突然剃掉呢？」

這個短小的人突然呆了一呆。

「對……對不起，先生，我不懂你的話。」

他囁嚅着說。

「你不明白嗎？讓我告訴你：你向來一定是留着一簇短鬚的，到最近才剃掉，我看你進來之後，已經用手在嘴唇上摸過兩次了。還有，你可是一向帶着眼鏡嗎？」

「不錯，一向帶的。」桀夫並不否認：「可是我的眼力倒還相當的好。」

丁向他注視了好半響，然後慢慢地說道：

「好得很，你也許是一個騙子，不過這個對於我是沒有關係的。所可笑的是你們這些人爲什麼總以爲多一簇鬍子少一簇鬍子就可以掩掉你們的眞面目！」

「我決不是騙子啊！先生。」他來不及的抗辯道：「衹是我向來習慣……」

「不錯，我也知道你有這個習慣的。」丁蒙賽打斷了他的說話：「現在廢話不用多說，到約定的時候你把車子開來就好了。」

實際上，桀夫到下半天就把車子開來了，並且取得了他的同意。

晚飯完畢之後，他沒精打采地回到卡爾登；大凡在船上混得很親熱的朋友，一上岸便毫無滋味了。

「有一位女客要見你先生。」在走廊裏，一個侍者便迎上來向他說。

「女客？」他遲疑了一下，但立刻想起了。

「可是曼蘭葛麗兒小姐嗎？」

「不，先生，是一位施密司夫人。」

說着這侍者便回頭去向一張沙發上看了一看，於是坐在那裏的一個女人便笑盈盈地走過來了。她的身材很長，面貌也很好看，衣服是出奇的講究。在喬鄧的眼睛裏估計起來，她的年紀大約總在三十左右。

「可是你要看我嗎？」他隨口問着。

她點了點頭，眼睛却看在旁邊那個侍者的身上。

「我可以到你房間裏去說幾句話嗎？」她壓低着聲音說。

這聲音是很動人的聲音啊！軟軟的，溫溫的，像和暖的春風一樣。

丁蒙賽喬鄧是有些躊躇了。一個孤身的男人，到了深夜的十一點鐘，怎麼還能把陌生的女人帶進房間裏去呢？

「我不願意讓別人看見我和你說話，」她倒又催促道「事情是很重要呢！」

丁微微一笑。

「很好，你既然不怕人家說話，就請隨我進去吧！」

他們一同上了電梯，丁先打開門，讓她進去，依舊把門開着，可是那女人倒特地走過去把門關上了。

「你是勞特西亞警備隊裏的喬鄧大佐嗎？是不是？我的名字是麗媞鄧奈。」

他的眼睛直射在她的臉上。

「路易鄧奈的妻子？」

她點點頭。

「就是幹辦拉斯哥那件案子的人的妻子。」她冷冷地說：「我想你一定很願意見我嗎？」

第四章　從倫敦到蘇格蘭

丁喬鄧足足向這女人注視了三四分鐘。

「依你的話，這一次果然是鄧奈了！」

她毫不介意的點了點頭。

「他此刻一定也在倫敦，我正想去找他。對不起，我可以吸煙嗎？」

她從手提包裏取出一只滿嵌着珠鑽的煙匣來，丁就替她擦旺了一支火柴。

「我是路易鄧奈合法的妻子。」她旁若無人地說：「你也許要覺得奇怪嗎？路易的一生中，居然還會有一件合法的事。——然而這是眞的。」

「請問你現在爲什麼要來看我呢？」喬鄧很爽快地問着。

她把自己的肩膀聳了一下。

「我知道你已經回倫敦來了，路易是時常要提起你的。說實話，他今天還提到過你呢！」

「那末他的確是在倫敦了？」

她依舊微微把頭一點。

「對啊！同時還有一位曼蘭葛麗兒小姐

也在倫敦呢！——曼蘇葛麗兒——」她差不多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而喬鄧也就立刻想起了昨天打電話給他的那個姑娘。

「她是從蘇格蘭那邊來的。」

鄧奈夫人很熟練地吐出了一串烟圈，讓它們飄蕩在空中然後逐一消失。

「不錯，她是蘇根蘭那邊一個老頭子的書記。同時，也是路易多年前的情人。」

在她最後的一句說話裏，顯然還含着幾分醋意。

「這就是你所以要來告密的原因嗎？」丁蒙賽說。

「這就是我所以要來告密的原因。」她立刻就承認了。「路易對待我實在是不能說不好，錢也相當的爽氣；不過要是一個男人竟能忍心告訴他的妻子說他已經愛上了別的女人，願意拿出些錢來商量離婚的時候，那末從前的情分自然不能再存在了。你說對不對？喬鄧大佐。」

「依你說這位姑娘是特地到倫敦來找他的——？」

她立刻把頭搖了幾搖。

「沒有的話！你眞要相信她嗎？我可以說，路易是世界上第一個說謊家，雖然有時也難得說幾句眞話。老實告訴你，恐怕那位姑娘自己也不知道路易的心上會有着她的影子呢！大概他們總在什麼地方見過，而路易對於她，多分就是俗語所說的一見生情。——可是只要有一天的工夫的話，他必然可以達到一半的目的了。」

「她也曾到過菲洲嗎？」

她又第二次搖着她的頭。

「快把這種念頭取消吧！你以爲路易是專門在菲洲做買賣的嗎？他那裏是這種人，除非這裏的空氣太緊張了，他才不得已出去走一次，好幾年來他總是在這裏做他的大生意，菲洲至多不過住了一年。他還是在未去之前愛上這個姑娘的，他親口這樣告訴過我，而且他的確是說的眞話。你不相信嗎？喬鄧大佐。如其你是向來知道他性格的人，那末當他告訴你說這是眞話的時候，你就不由不相信他。」

她的第一支捲烟已經快抽完了，不等那烟尾丟開，第二支捲烟又掛在她的嘴角上了。

「我雖然並不打算把我自己的歷史告訴你，但在實際上，的確有許多理由使路易對於我不能不留一些公道，現在，我也決定讓他去了。」

「上斷頭台去，是不是？」喬鄧微笑着說。

她居然也毫不遲疑地把頭一點。

「上斷頭台去，你說得不錯。」她深深地抽了幾口煙，吐出一串白圈。你也許要懷疑我是神經錯亂嗎？不，我的心眞有些冷起來了。」

她突然離開了座位，一面吸煙，一面在屋

子裏來來回回的走着。

「你可知道有一個姓司東的人嗎？」

「從者哈萊，是不是？」喬鄧點點頭說。

「我想他一定也在倫敦——。」

「他們那黨裏還有些什麼人啊？」丁插嘴着問。

她的態度顯着很漠不關心的神氣。

「我不知道，根本我也從來不問他。祗知道他是慣於隨時更換新脚色的，他從不和舊人在一起。」

第二支煙只抽到一半模樣，他就拋進了壁爐裏去。

「我要說的話已經完了。」她始終是出奇的鎮定。「你可以就把這些消息去告訴蘇格蘭警場，可是假使你要打發他們來找我的話，你的念頭就錯了！我知道你是個聰明人，想來不會幹這樣笨的事的。同時你大概也歡喜採取單獨行動，那末很好，這是你的機會！明天我的心思也許就要變了，說不定還要把現在告訴你的話告訴路易，到那個時候你最好還是找個地方躲躲吧！我自己將來總是不會好死的，然而你却犯不上也把性命來伴我」

「多謝你的好意。」丁喬鄧很客氣地一直送到她門口。

他足足坐了兩個鐘頭，把這件事翻來覆去的想着；他覺得這裏面實在也沒有什麼重要的話可以告訴蘇格蘭警場，根本他還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女人咧！也許她說的全是假話，有那個好替她證實呢？但無論如何，已經證實了他原有的理想，可以斷定這件案子的性質是很嚴重的。

第二天清早，桀夫開着車子來了；丁蒙賽又第二次仔細把這車子檢查了一番，然後慢慢地跨上去和桀夫並肩坐着。

「從掰拉斯哥到金羅治去的一條路你可熟悉嗎？」

「像一本書一樣，先生。在夏天，我們常常到那裏去……」

「好，那末讓我們開車吧？」喬鄧想了一想，又問道「你曾經聽到過克命區田莊這個名字嗎？」

這短小的車夫馬上搖着他的腦袋。

「沒有。照我的猜想或者就在磨坊橋附近，可是我現在還不敢斷定，那邊一帶的鄉村裏，像這樣的大房子是很多的，有好幾家出名的貴族都住在那裏。」

「不過我現在要去看的那個人却不是什麼貴族——連貴族的氣味他也聞不到咧！」丁喬鄧故意打趣着說。

（未完）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九回　碧幕紅氍現身說法　絳衣翠袖救國有人

且說黃禮芳到了新柳港，雖然有一個暫時安身之處，可是消息沉悶，不知道外面打仗打得怎麽樣了。聽了二姐之言，在茶館裏常有異鄉異地的人，到新柳港來的，帶點消息過來。因爲這裏沿河一家茶館，喚作近水樓的，生涯最盛，時常有從水道上來的人，在此吃茶，從他們談論之下，可以知道些外間情形。因此黃禮芳就想在茶館裏得到一些外面最近的消息。黃禮芳別的什麽經驗沒有，坐茶館的經驗，却是有的。因爲江浙之間，憑你是一個鄉村，也有一兩家小茶館。他在自己家裏桃源村的時候，也常常上小茶館，習以爲常的。不過這與現在新柳港的近水樓比較起來，却有些不同了。桃源村的小茶館，不過一間茅屋，裏面安放着幾隻白木方桌，還有橫七豎八的幾十條長櫈。到了夏天，在一棵大槐樹底下，納涼閑話，倒也別有風味。而且小茶館就是小茶館，別無所謂雅緻的名稱，像此地的茶館便不同了，近水樓便是一座臨水的樓房，好像它造房子的時候，就是預備作爲茶樓的，它有屈曲的欄干，有玻璃的長窗，有臨街的扶梯，有輝煌的招牌。雖然所有一切，現在已經顯見得有些陳舊了，然而依然見得很熱鬧。因爲近水樓的地勢占得最佳，正是一個小碼頭，凡是到新柳港來的船隻，很多是停在這裏的。不過今天黃禮芳到近水樓來，却與到自己鄉村的茶館裏來，有個大大的差異。桃源村的小茶館裏，都是熟人。尤其是像黃禮芳到小茶館，誰不認識他，只要他踏進茶館，大家都起立招呼了。不是小老闆，便是大相公，敬烟送茶，忙個不了。因爲鄉下人上茶館的不過這幾個人，大家都認識，黃禮芳又是此地米行老闆的兒子黃老大，大家都願意招呼他。倘然小茶館裏，來了一個陌生面孔，大家一望就看得出不是本村人。是那裏來的呢？大家一定要查出他的根源來。但此地的茶館就不同了。單就近水樓說，黃禮芳跑進去，沒有一個人認識的。就是別的茶客對於黃禮芳，也不因爲他是個生客，而加以特別注意。黃禮芳心中也以爲人家不注意他是最好。本來他來到這裏，實在覺得太空閑了，除了陪伴他的新夫人外，終日無事可作，那天上午九點鐘，他跑到近水樓來，那時早茶未散，樓上下都是鬧嚷嚷地。他便走上扶梯來，樓上比較樓下還整齊些，他就選了一個沿窗臨

河的座頭坐下。雖然時光已是舊歷十一月初的天氣，但這幾天溫和如小陽春，並不覺得寒風淒厲。他可以推窗眺望河中風景，近水遠山都收眼底。早有個堂倌走近前來，問他泡什麼茶？他說了一聲『淡的，』一刻兒工夫便泡上一壺茶，又帶上了一塊熱手巾。堂倌除了有時來冲冲開水以外，其餘一切不來多兜多搭。他環顧這座樓上吃茶的人，倒也不少，就是那扶梯上，眞是川流不息，沒有一刻兒斷了人。忽而上來，忽而下去，有的上來了，兜了一個圈子，好似尋人模樣，又下去了。還有的是些小孩子，手中托着什麼生煎饅頭，蟹殼黃之類。一頭喊，一頭走，也只在樓上兜生意。黃禮芳知道這近水樓下面還有一個餅攤，是給茶客們吃點心的。他聽得二姐說過：近水樓下面的蟹殼黃很好，不過太小一點。他今天雖然吃了粥出來的，但肚子裏已經差不多了，便叫那個小孩子，拿一碟子蟹殼黃過來。可是摸一摸，餅已不熱，小孩子道：『有熱的，可以做起來。』停一刻兒便送上一碟熱的蟹殼黃來，是葱油的，味兒却不差。一碟是四個，但是像黃禮芳那樣食量很大的，不足供其一飽。他一面吃餅，一面想道：『到茶館裏來，原是想探聽探聽消息的。但是這裏一個熟人也沒有，也不聽得他們談到外面打仗的情形，照這個樣子，一輩子也不能得着什麼消息的。在桃源村的小茶館裏，到底也有幾個熟人談談，解除寂寞。在城裏的有些茶館裏。聽說可以看報，有許多報可以租看的，到底也可以曉得些消息。像這樣枯坐在茶館裏，眞是太覺無聊了。』黃禮芳想到那裏，覺得茶館裏也未必有什麼新聞，明天也就不高興到這裏來了。吃完了蟹殼黃之後，再吃一開茶，預備就要走了。却見從扶梯上，登登登的走上了三位年輕的姑娘。兩位都是穿的藍色布罩袍，頭髮剪得長長的披到了肩頭，年紀約摸二十左右光景。一位小的，却不過十五六歲，圓圓的面龐，額上還留着很濃的覆在額上的前劉海。身上穿一件紅得發紫的絨頭繩衫，下面一條元色的短裙，和這紅絨繩衫，相差不過長了六寸有餘。膝蓋以下，只露出一雙黑色絨線的長統襪，脚上穿了一雙黃色皮鞋。這三位姑娘，走路不是好好兒走的，簡直是像麻雀一般的跳了。黃禮芳一看，便覺得這三位姑娘不是本地人，必是別地方來的。譬如久居於桃源村的，自然知道桃源村沒有這樣的人，但是雖未住慣在新柳港的，也知道新柳港沒有這種姑娘。這時黃禮芳動於好奇心了，却見那三位姑娘，一跳就跳到離開自己所坐的第三隻桌子，有三四位青年圍坐的身邊了。那個穿紅絨繩衫的小姑娘，便搶着問道：『怎麼樣？地方接洽好了沒有？』那邊一個，似乎這羣青年中年紀最長的一個，答道：『差不多了！到明天早晨，就可以決定了。』小姑娘道：『正是要命，這又不要他們捐什麼錢，還那樣的牽絲扳藤。』男青年中有一個戴眼鏡的笑道：『小妹妹！你急什麼，我們

三五—一一二

這裏頭，只有你最是性急，』小姑娘道：『不是哪！我們這裏做好了，再可以到別處去，多就擱不是多糟塌時間嗎？』年長的那一位說道：『小妹妹的話不差！現在時間寶貴，我們不可耗廢光陰，好在這事馬上可以解決了。不過我們約定了大主筆在這裏相會的，此刻他們也沒有來咧，我們也不能不等候他們，一同出發。』說到那裏，有幾位道『我們肚子也餓了，到那裏去吃飯吧？吃飽了飯，再好辦事。』這時男的女的，一窩蜂的都下樓去了。那近水樓的樓上，靠東邊牆上，掛上一隻古老的鐘，黃禮芳舉目看時，見已經是十一點十五分了。他也想起要回家吃飯，但他對於剛纔這一班男女青年的舉動，正有些莫明其妙。他那時喊了個堂倌來收茶錢，趁勢便問道：『這一班男的女的，好像不是本地人呢？不知他們是來做什麼的？』那堂倌道：『喔！他們是唱文明戲的，來了已經三天了，一共男男女女有十幾個咧，天天到此地來吃茶的。』黃禮芳恍然道：『原來如此！所以我看他們女人家的裝束，就猜想不是本地人，却是唱文明戲的。』暗想誰說外面風聲緊急，他們唱文明戲趕碼頭的，也跑到此地來咧。因又問堂倌道：『那末此地有戲館嗎？在那一家戲館裏唱呢？』堂倌道：『此地那裏有什麼戲館呢？你不是聽得他們剛纔正在商量接洽地方嗎？本來想借蔡家祠堂，那蔡老頭子不答應。現在想借猛將堂，猛將堂裏和尚不敢做主，要陳鎮長答應。陳鎮長說：要同本地的幾位董事商量定了，纔有回音。本地的小學校，倒肯借的，但是他們嫌地方太小。』黃禮芳道：『小學堂裏唱文明戲，到底有些不大好呀！』堂倌道：『原是呀！不過這班唱文明戲的，據說也都是學生子，連大學堂裏的大學生，都有在裏面。昨天他們在這裏吃茶，我故意的問他們道「先生！你們在那裏唱戲，可否向你們討兩張戲票？」他們說「他們這一回來唱戲，不要錢的，你們儘管來看。」我說「看白戲是不好意思的。」他們說「不要緊！他們是來盡義務的。」現在大概地方決定是猛將堂，明天說好，後天就可以開演了。』黃禮芳一想：這不是什麼文明戲，一定是他們學生團體所組織的什麼救亡演劇隊，我從前在報上見過的，現在他們到這裏來演戲了。因問道：『現在這班人住在那裏呢？』堂倌道：『此刻聽說還沒有找到住的地方，還是住在船上。但船是要回去的，他們總不能永久住在船上的。』黃禮芳這時付了茶錢，便緩步回家。一路上想：這一班演劇團，他們都是所謂知識分子，要是問問他們，倒可以得着些眞確消息。他們這一團，也許是從上海來的，也論不定。他們住在船上，我不如到他們船上訪問一下。既而想：這未免太冒昧了，不比他們到了桃源村，我倒有這個資格，他們沒住處，住到我家裏去也好。新柳港可就不能了，好在他們天天要到近水樓吃茶的，明天我也來，再打聽他們有什麼新消息。又想到剛纔那位小

姑娘，瞧上去不過十五六歲，說出來的話，他們大人們也不能駁回她。要是在鄉下的這樣年紀有錢人家深藏在閨門之內，不給人見面。窮苦人家，做人家的童養媳，一天到晚，似牛馬一般的做工咧。此刻難道也是他們演劇隊中的一位演員嗎？不知演出什麼戲來，到那時，非同玉和一同去看一看不可。又想到：他們說約定了大主筆在此相會的，大主筆是誰？這話有些兒不懂！不是聽說報館裏纔有大主筆嗎？怎麼演劇團裏也有大主筆呢？他一路籌思，漸漸到了家裏，吃飯的時候，二姐便問他：『到近水樓去，可曾聽到些新聞沒有？』黃禮芳道：『一些沒有聽到什麼。因爲這裏不比我們鄉下茶館裏一個人都不認識。近水樓吃茶的人倒不少，鬧鬧嚷嚷的，誰瞧得出外面在打仗呢？』二姐道：『這種地方，你要一本正經的去探聽消息，再也探聽不出來的。或是在無意之中或許得着什麼緊要的消息，也論不定。』黃禮芳道：『新聞雖沒有探聽着，却看見近水樓吃茶的有一班男女青年。他們的裝飾等等，不像是本地人，帶點學堂派氣息。我問起堂倌，他說是唱文明戲的，不久就要在此地猛將堂裏做戲了。這個時候，還有什麼文明戲班子跑碼頭做生意嗎？又說他們是不賣票專演義務戲的。堂倌他們是不懂的，據我所知道的，上海的學校裏，有一班學生他們組織了什麼救亡演劇隊，到處巡迴演劇，喚起人心教人知道目下時局的危急，並不是什麼唱文明戲的呢。』馮玉和道：『眞的嗎？不知那一天在猛將堂開演？我們也可以去看嗎？』二姐道：『爲什麼不可以去呢？猛將堂的老和尚，常到我們這裏來的。我們老太太，還捐每月一塊錢的燈油捐咧。黃少爺說起了學生們做戲，我還記得從前我在上海唐公館裏時，我們東家的三少爺，四小姐，常常在演戲的。有一次，四小姐忽然要扮一個大姐，便向我借了一套衣服。因爲四小姐的身材，和我差不多。我笑說：「四小姐！你爲什麼小姐不做，反做我們低賤的大姐？」她說：「爲了做戲呀！」我看四小姐扮了一個大姐，眞像一個大姐咧。現在他們到猛將堂去演戲，不知演的是什麼戲？』黃禮芳道：『這個我也不知道，據說到明天就可以決定了。』馮玉和道：『我想這裏大家還高高興興的看戲，外面情形，總還不大緊急。再者，我們在桃源村那邊，斷命的飛機，時常聽得在天空中飛過，每天提心弔膽。此地新柳港，我們來過以後，就不曾聽得飛機的聲音，倒可以算得眞的世外桃源呀。』二姐道：『自從你們來後，老太太身體也好些了。到那時候，她老人家高興也去看看的，我們大家都去。黃少爺，你明天再到近水樓去探聽，他們什麼時候開演？演的是什麼戲？我們想法子，和猛將堂老和尚商量，弄兩個好座位。』到了明天早晨，黃禮芳又到近水樓去了。俗語叫做「一朝生，兩朝熟，」堂倌見了，已認他爲熟茶客，不必關照他泡什麼茶，他就知道這位先生是吃淡

茶的了。黃禮芳到樓上舉目看時，昨天所見的演劇隊中人，一個也沒有，心中很爲懊喪。因想他們或者今天不到這裏來吃茶嗎？因問那昨天與他搭話的堂倌道：『今天這班唱文明戲的沒有來過嗎？』堂倌道：『來過！老早就來過了！他們泡了幾壺茶，還留在此地，聽說去接一位朋友去了。他們一天功夫，倒有大半天在我們茶館裏呢。住在船上，到底不方便，所以只好到茶館裏來。他們寫什麼東西，也都在我們茶館裏，會客接洽事體，也在茶館裏。他們急於要找一個地方住呢，因爲他們要排戲，不能在船上排，也不能在茶館裏排呀！』黃禮芳一想：這話實在不差。那末他們既然仍舊要到茶館裏來，我惟有吃茶等他們了。這時那堂倌忽然問黃禮芳道：『先生！你府上那裏？你也不是這裏人呀！』黃禮芳聽了，心中一怔，因想他怎麼知道我不是這裏人呢？其實像這裏近水樓的茶博士，却是見多識廣，他一望而知黃禮芳不是新柳港人。不然，怎麼會問堂倌此地有戲館沒有？黃禮芳正要回答，只聽扶梯上一陣皮鞋雜沓之聲，擁上了男女青年十餘人。還有好多行李雜件，全是他們自己搬運，堆積了茶樓上滿地，却把一個黃禮芳看得呆了。正是

登樓莫抱王郎恨，　擊楫同懷祖逖心。

第十回　訪舊董劇人尋地址　播新聞報士走天涯

且說黃禮芳在近水樓吃茶，和那個堂倌閑談時，忽聽得一陣扶梯響，擁上十餘位男女青年，而且還有行李雜件，堆滿一室。男的除了昨天所見，在這裏吃茶的幾位之外，還添了好幾位。女的也除了昨天所見的三位之外，又多了一位。那一位，年紀又比較大一些，約有三十歲左右光景。黃禮芳心想：他們的演劇隊，大概陸續地有得來嗎？剛纔堂倌說：他們去接朋友去了，這一定是又接了幾位隊員來了。隊員越加多起來，船中更加住不下，無怪他們要急急地尋找房子了。再看他們搬上來的行李雜件，有許多紙匣木箱之類。黃禮芳想：這不用說得，一定是他們演劇用的道具了。因想那個演劇隊，雖然說到各處巡迴演劇，帶上那許多東西，也很爲麻煩呢。以前唱老戲的，也是到一處，要帶上許多戲箱。我們桃源村，每年也要唱次把草台戲，我就見他們的戲箱就不少。唱新戲當然簡單得多，用不着許多袍帽行頭，但新戲要佈景，不知他們佈景可帶來沒有？黃禮芳正在想時，只聽一個人喊道：『喂！大主筆！我們以爲你來到這裏，還有好幾天日子，却不知道你今天就到了。』正是「司馬的大兵來得好快啊。」我們開演的地址，到今天方纔辦妥咧。』黃禮芳留心瞧他們喚他爲大主筆的這個人，却是高高的幹兒，瘦瘦的臉兒，戴上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他笑着說道：『我以爲你們早辦妥當了，戲也演出了，所以要緊的趕來。早知你們還沒有演出，遲一些也不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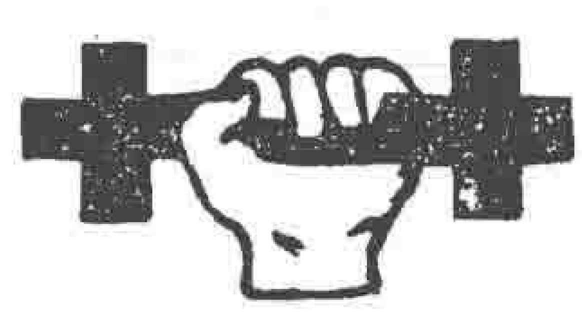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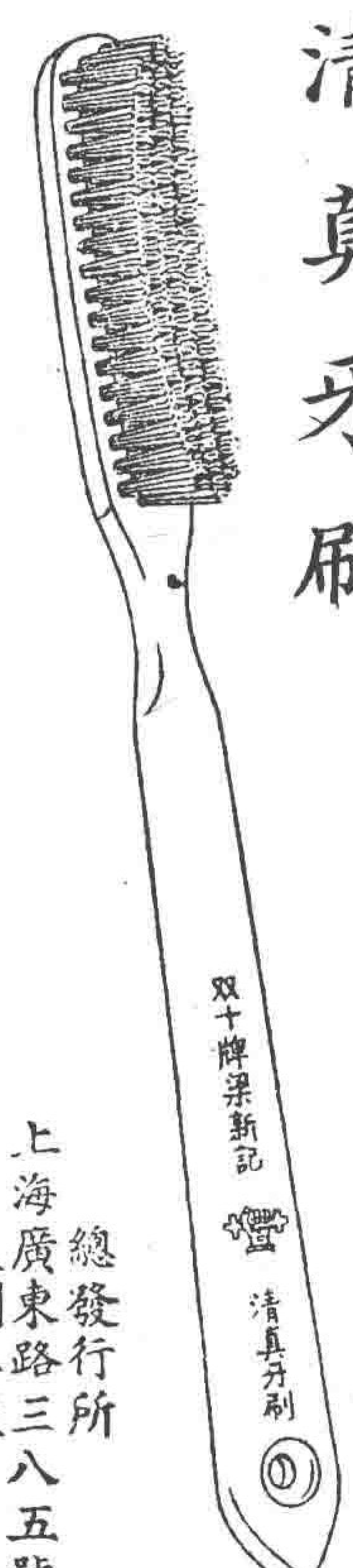
別的沒有關係，就是這許多東西累贅。昨天在船上忽然天下起雨來，船又是小，這個勞什子，又是不能弄潮了的，眞有些兒麻煩。』他說時，用脚去踢那個木箱。黃禮芳心中有些兒納悶，不知那隻木箱裏面，是什麼東西。又聽得昨天所見的青年羣中那位年長的說道：『好了！大主筆一來，我們就可以知道詳細的新聞了。這幾天來，好似與世界隔絕，外面的消息，一點兒不知道。中國的內地人民，眞如「老僧以不見不聞爲上乘」我們此刻也好似武陵漁父，到了桃源中來了。不過這個桃源，要靠得住可以避秦纔好呢。這兩天，打仗的情形怎麼樣了，』大主筆道：『在路上也沒收到什麼消息，在船中也不便收，總之這一回是全面戰爭，局部的進退，沒有什麼關係。便是有幾個小勝負，與大局無補。只是聽得敵機的轟炸，却是厲害得很，眞是人民遭刼。可憐內地的人民，還是不識不知，我到了一處，總是問我：這打仗打到幾時纔罷呢？他們的心中，頂好是馬上就講和了。豈知這一次戰爭，是一發而不可收拾，擺好了一個長期戰爭的局面。而且無論是一個鄉村角落裏，都要發起戰爭。現在的中國，甚而至於可以說現在的世界，沒有一處避秦的桃源。所以我們第一要喚起內地的民衆，不要再做他的春夢了，要避難也無處可避的了，大家只有起來拚命了。』黃禮芳聽了這一番話，心中很是警惕。因想這人所說的話，也不能說他全無道理。眞個現在那裏去找尋一塊安樂土呢？就像我們桃源村，上海剛在發動打仗的時候，大家以爲不多幾天就可以平復下來。上一次一二八的戰爭，也有許多人避難到桃源村來，後來就平安回去了。誰知這一回，却不能這樣寫意，一打便打了這許多時候了。我們的地方，喚做桃源村，顧名思義，便有不少人避難到這裏來。到了桃源村，眞個外間的事，一切不問。不想飛機上的炸彈，却不管這些的，只要鐵鳥一下幾次蛋，嚇得搬的搬，逃的逃，倉皇走避，一個和平空氣的小桃源，早已紛亂不堪。我們來了這幾天，家鄉音信不通，不知曾否又去擲過炸彈。也不知現在怎麼樣了？只怕這幾家避難來的，此刻又遷往別處去了。譬如新柳港，飛機沒有光降過，似乎很安穩，一旦無論在那裏，丟下一個炸彈來，立刻就要大亂起來。那末剛纔他說的，現在的中國，沒有一處避秦的桃源，這話不是很對嗎？這時大主筆又問：『演劇隊中的人，你們房子找着了沒有？』他們說：『演戲是在猛將堂，我們住的地方，和此地的小學校商量，在小學校裏借住幾天。這位小學校長姓周的，很爲熱心，承蒙他告訴我們種種本地的情形。我們只要有屋子住，就可以了，沒有牀鋪，就是睡地鋪也行。吃苦是我們不怕的，就是一向沒有吃苦的，我們此刻也要鍛煉起來了。只是難爲了我們幾位女同志，却跟了我們一同吃苦。』這時那一位穿藍色布罩袍的女同志說道：『張先生！你這是什麼話？你們男同志能吃苦，

難道我們女同志不能吃苦嗎？你們睡地板，我們也能睡地板。你們吃大餅當飯，我們也能吃大餅當飯。我們並不會因爲我們是女性，要求特別優待呀！』那張先生笑道：『沈小姐！你不要發急！我不是說你們要求特別優待，一路上我們吃苦是大家吃苦。爲了國家，爲了民族，不過我們覺得心中很爲不安罷了。』這時那位大主筆又問：『你們住在小學校，我也可以住在小學校嗎？』張先生道：『這個當然。』大主筆道：『雖然在這裏是過路，我想在這裏出幾天壁報。同時也給你們的演劇，做幾天宣傳。那小學校房屋不知還寬舒嗎？最好總要靜靜的有一兩間屋子呢。』張先生道：『阿呀！這小學校我去看過地方是很窄呀，而且他們白天還得上課，不能因爲我們去了，香伙趕出了和尚呢。我們住的地方，勉強解決，排戲還是個問題咧。好在我們這幾齣戲，已經練熟，不是新的，不必重排了。』大主筆道：『最好，自然有一兩間靜靜的屋子，到了那裏看事行事吧。』黃禮芳這時心中忖思，他們都是盡義務的，到此地來，地方上應盡招待之責。難道稍爲寬舒一點的屋子，新柳港就沒有了嗎？他們住在小學校裏，倒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不過小學校裏實在擠不下，也應得給他們找個房子呀。其實我們姑母家裏，空房子儘多，可以借給他們使用。不過這是姑母的家裏，我不好做主，至少也要問過她老人家，由她答應了，纔可以做主咧。這時又到了十一點半鐘，將近吃中飯時候了。他們都自己動手，幫着這位大主筆搬運行李雜物。那個木箱中，是一隻無線電收音機，因爲那位小姑娘，一定要看一看，大主筆就打開來給她看一看。黃禮芳雖是久居鄉下，那無線電收音機是見過了的。以前跟了他老子，到城外米行裏去收賬，那家米行裏就有這個撈什子，而且裏面丁丁東東的還會唱書彈絃子咧。後來逃難到桃源村來的人，也有帶這東西來的，不知道這東西大有妙用，以爲這是那位大主筆路上消遣用的。他們這一班青年人多，你拿一樣，我取一件，一刻兒功夫，大家便一鬨而散了。黃禮芳也付了茶錢，預備回家去吃飯，堂倌來收來錢時，他說：『他們的戲，明天隔一天後天就要做了。』黃禮芳道？『你怎麼知道呢？』堂倌道：『怎麼不知道？他們在寫了招紙，要到各處去貼咧。而且昨天我告訴你不要錢的，現在聽說也要賣錢，是和陳鎭長商量好的，倘然一概不要錢，只怕把猛將堂也要擠坍了。現在收票價每人一角大洋，倘然熟人，也可以去討兩張。』黃禮芳道：『那你不問他們要兩張嗎？』堂倌道：『我們已經問他們討了好幾張了。』黃禮芳回到家裏，便將近水樓今天所見所同的，告訴了馮玉和及二姐。今天姑母因爲身體漸愈，也已起牀了。黃禮芳就把演劇團從後天起就要開演的話，告訴了他們，意思要想請姑母也去瞧瞧熱鬧，姑母說：『我是不去了。我是厭煩又是怕人多擁擠。你們可以去看看，

可憐你們來了，也沒有個地方可以去游玩游玩。難得遇到這個機會，此地文明戲倒沒有來過，後天讓二姐陪了你們一同去。好在猛將堂的老和尙二姐也是認識的。』黃禮芳倒心不在看戲，他想和這班人熟識。尤其那位大主筆，他想認識了大主筆，便可以知道一切新聞。因說『他們這班人，也不是唱文明戲的，聽說還是大學堂的學生呢。現在他們都住到了小學校去了，也不知道這個小學校在那裏？』二姐道：『噢！怪不得昨天我們大新放學歸來，對我說道「媽！今天學堂裏有許多人來看房子，說是學堂房子要出租了。」我說：「那有這事？」小學校原來已經很擠，那有餘屋可以出租。只怕就是那班演劇的人借住幾天，小孩子是弄不靈淸了。』原來那個大新便是二姐的兒子，在小學校讀書。黃禮芳聽說大新就在這個小學校讀書，便想因大新而認識校長，又因校長而認識演劇團，或認識大主筆，可以知道近來一些消息。交換條件，就是他們實在覺得小學校太擠，我們可以把餘屋借給他們。黃禮芳雖有這個心思，却是未曾說出。第一步，就想到小學校去訪問他們。他覺得這一班人，雖然來到新柳港，新柳港的人，對於他們，不大重視。大概也像近水樓的堂倌一般見識，以爲他們是來唱文明戲的罷了。觀於地方上對他們不甚招待，就可以明白。我雖不是新柳港的人。但我現在可以代表陶家，倘然我去歡迎他們，他們也一定歡迎我呢。他打定了這個主意，就要二姐的兒子大新，領他到小學校去。小孩子自然是很高興了，並且黃禮芳又允許他帶他去一同看戲。就在那天下午，大新放學出來以後，黃禮芳又教他陪了，來到小學校裏來了。這位小學校長，原是本地人，年紀也有四十多了。爲人倒極其懇摯，他也看看新出的雜誌之類，在鄉下所見所聞，不過如此。說起來，那位周先生，和陶家也關點遠親。此刻黃禮芳去訪問他，聽說是陶太太的姪兒，是桃源村黃家，提起來也有點知道。起初以爲黃禮芳和這班演劇團，有些淵源，因此便來招呼演劇隊隊長張先生。張先生正跳出跳進，忙得要命，聽得有客訪他，而這個客又是生客。雖然生客，却又是有些面善。那時黃禮芳只得自己說了，說是昨天今天，在近水樓見過諸位的。又說：諸位忙得很，倘然有什麼事要我幫忙之處，我也可以幫忙。這話一說，使這位張隊長有些愕然了，因想怎麼突如其來一個陌生人，要來幫忙呢？我們此刻雖在後方工作，將來就要到前方，就要到淪陷區，游擊區，去工作的人，我們不可不謹愼。因說道：『謝謝你這位先生的盛意，我們將來倘有借重之處，一定要請你這位先生幫忙。』正說着，又有人喊：『張先生！張先生！』那位張先生又向別處去了。此刻只有那位周校長來敷衍黃禮芳，因道：『我們這個小學校，學生倒不少，地方已經是很擠的了。現在他們來了這許多人，住在船上，總不相宜。只好暫借這裏住一住，再想方

法。』黃禮芳道：『難道這裏就沒有人家有空房子借給他們暫住幾天嗎？』周校長道：『人家雖有空房子，不肯借給他們，也是沒有辦法。』黃禮芳道：『倘然這裏真擠不開，家姑母那裏，倒可以騰出一兩間房子。讓我和她老人家商量，不知他們願意分一部人到那邊去嗎？』周校長道：『若能商借，真是好極了，那有不願意之理。你知道他們那裏，却有兩部份人。一部份是演劇隊，共有十餘人，他們是巡迴後方各處，專門做演劇工作，要喚起民衆的抗戰意志。還有一部份是新聞宣傳組，那不過是兩三人，他們預備要到前方，或是深入淪陷區，游擊區的此地不過是過路罷了。因爲他們要和演劇隊同行，所以在此地等着他們。你瞧他們雖然只有兩三人，一樣每天可以出新聞。他們想趁此機會，就在新柳港出幾天新聞咧。不過我們這個小學校裏，既招待了演劇隊的全隊人馬，實在沒有餘地再給他們開報館了。』黃禮芳道：『怎麼三個人就可以開報館嗎？我聽上海的大報館，所用的人，要幾百人幾千人咧。』周校長笑道：『開報館能大能小。自然像上海的大報館，有幾百人幾千人的。而現在他們的報館，却只有三人。一個人當編輯，一個人管印刷，一個人去發行，豈不是一個報館便成立了起來嗎？』黃禮芳聽了，以爲周校長給他開玩笑，他再也不相信開報館是這樣簡便的。因爲他在自己鄉下，上海的報是常看的，雖然是比較當地的看報是遲一點。報館裏雖沒有去參觀過，然而有時在銅版圖畫上，也曾見過。周校長見他不信，便告訴他道：『我起初不信，經他們說明了，方纔清楚。據他們說：他們雖然只有三人，他們可發表的新聞，並不比任何大報館所發表的新聞爲遲慢。他們這個報館，正要開到人家所不敢開的地方去，像前方火線的區域內，像淪陷的游擊區域內，去報告每日的新聞。因爲這樣，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多，而他們所帶的機械方面，技術方面，正足以報告新聞。又因爲他們的報館是流動的，今天在這裏，明天又可以到那裏了。這也可以稱之爲活動的報館。』正是

恩仇誰與人間訴？　消息真從天外來。

雙十牌

清真牙刷


總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製刷工廠 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聖潔起見 製造此刷純用馬鬃 不摻別毛柄上刻有 雙十牌梁新記清真 牙刷以資識別庶免 誤購

三五一一一九

中國旅行社經辦招待所概況

潘泰封

僕僕風塵，長途跋涉，每至相當處所，非得有舒適之宿處，實不足以恢復辛疲。遠道探勝，背井離鄉，每至一處，非必均有親朋可留宿也，若無適當之宿所，何以解決此種困難。凡此種種，均為旅館應運而生之主要原素也。中國旅行社，以服務社會，便利行旅為主旨，此種與旅客有密切相關之旅館事業，當亦為本社業務之一，不敢後人者矣。本社自創辦各地招待所以來，迄已數載於茲，舉凡各大重要城市，而無良善旅館設備者，無不有本社招待所之設立。但自戰事起後，因環境之變遷，乃致相繼停頓。然而西南西北，已因戰事而轉趨重要，行旅往來，日見頻繁，較優旅館之設備，已為旅客所切需，故本社亦隨時代之潮流，而向西南西北發展，以期負起服務全國之旨趣，為旅客解決困難。故近又在西南西北之重要城市設立招待所數處。茲就本社現在仍行繼續營業之原有招待所，及新設招待所之設備房價等項，分別詳述之。

甲　原有招待所

一　西京招待所　西安為陝西省會，握西北交通樞紐，近十年來，顯然為陝甘青寧新諸省政治中心。仕商畢集，冠蓋如雲，故該所建築設備，以宏偉富麗為尚。所址在尚仁路崇信路轉角，原有客房四十六間，附私人浴室者十二間，為西京惟一高尚旅舍。去歲十一月遭受空襲，稍受損毀，曾停業月餘，從事修葺，現先開放半數，並減低房間價目，以應客商需要。房價自三元至四元。西餐原定早茶壹元，午茶六角，午晚二餐各壹元五角，現因材料缺乏，暫行停辦。

二　北平招待所　北平為吾國舊京，遷都後，其地位仍不失為北方政治中心，且以古跡如林，遊客紛至，故該所業務，夙稱發達。所址在西交民巷三號，有客房二十二間，計二樓七間，三樓五間。房金價格自三元至六元止，加床每張壹元，附有洗衣室。浴室除私人浴室外，復有公共浴室。客飯中西餐均備，中餐早點三角，午晚餐六角；西餐有壹元二角，及壹元五角二種。北地嚴寒，該所禦冬設備，特別注意。

三　青島招待所　該所係民國二十三年夏設立，數年間營業頗稱鼎盛。良以青島為華北重要口岸，夏日尤為避暑佳處，故市況繁盛，行旅踵接。前年度受戰事影響，不得已暫行停業，迄今年壹月，始告恢復。所址在中山路六十八號，當繁盛市區，洋樓三層，臨街而立。底層為本社及上海銀行辦公室，二樓有客房八間，內附浴室者三間，此外復有理髮室，客廳各壹，三樓客房亦八間，內附浴室者五，外餐廳一，均裝有水汀。房金價格自三元起至七元止，膳食目下僅備中餐，客飯每餐五角。屋頂闢有花園，豆棚瓜架，綠蔭濃翳，最宜夏晚納涼。

四　南岳招待所　南岳即湖南衡山，羣峯羅列，氣象萬千，而白雲如絮，泉鳴若弦，尤為遊客稱賞。招待所在公路汽車站側，房間廿餘，房金自壹元五角至三元。屋前植有七里香數株，荷花池環繞左右，景色頗佳。備有遊山應有器物：如被褥，行軍牀，毛毯，照相機等，凡住所旅客，均可租用，取費至廉，每件每日約壹角五分至四角之間。另有半山亭招待所，供旅客遊山時投宿之用，惟近因遊履絕，業已停業。

五　金華招待所　金華為浙西重鎮，自昔為文物之邦，泊浙贛通車，公路四闢，交通益形便利。西上可達贛湘，東下出溫甬以通滬。本社招待所在中山路北山路口，八一三後，一度停業，旋鑒於地方需要，即告恢復。有客房八間，雙單房各半，單房定價每月二元，雙房定價每日三元五角，加床每張八角，火爐每日壹元，餐點晨三角，午晚均五角。此外為便利當地居民宴會計，規定客廳出租辦法，每日取費十元。

六　華清池管理處　華清池在陝西臨潼縣南門外驪山下，依山建築，風景清幽，池以楊貴妃入浴而名，所謂「春寒賜浴華清池」者是也。溫泉趵突，清可鑑人。前陝西省政府為整理古蹟名勝計，特委中國旅行社設立華清

池管理處以管理之。□有客房五間，每間按日收費三元，池分貴妃池，雙人池，第一池，第二池等四池。浴費前二池每次各壹元，後二池每次爲五角二角，在經濟方面言，因純非營利性質，收入少而支出多。如修葺佈置，需款頗殷，故由陝省府月給津貼，藉資維持。

乙　新設招待所

一　昆明商務酒店　昆明爲後方重鎮，西南公路至此而止，滇緬敍昆二路，亦於此相接。南有滇越鐵路通安南，目前由海防入內地必經之要道也。商務酒店爲目下本社營業招待所中之最大者，創自民國五年，原爲法人經營，西文爲 Grand Hotel De Commerce。去年五月，適法籍女主人因年老回國，乃由社中出資接辦。該店位於昆明東南區，面臨巡津街，接近滇越鐵路及公路車站，交通頗便，附近街道整潔，綠樹成蔭，恬靜幽美之致。內部傢私設備，均崇尚富麗，花木佈置，幽雅宜人，西南各省旅業之牛耳也。共有客房二十九間，房金原定每人每日連西餐國幣十五元，後鑒於住客中有不慣西餐者，爲變通計，現另訂特別辦法，普通房間每人每日國幣九元，二人每日國幣十二元，均不連膳食，加床每張國幣二元。該店原有住客以西人居多，房間性質，亦多包月者。自本社接辦後，流動房間已較前增加，國人投止者，亦漸衆多。新建防空壕，費萬餘金，所以謀旅客之安全也。

二　重慶招待所　重慶地處川江中部，八一三後國都遷此，不特軍政人員，份至沓來，而富商大戶，亦莫不就此避難，人煙稠密，頗有屋少難容之感。此種現像，自武漢撤防後爲尤甚。當地旅館雖多，大抵設備未周，定價奇貴，不合一般需要。本社有鑒於此。爰於去歲十二月，就本社全人宿舍原址，着手籌設重慶招待所。其地在臨江門橫街，地頗僻靜。又離鬧市不遠，頗合鬧中取靜之旨。現已有客房十七間佈置就緒，開始營業。內部設備，概尚潔樸，以合目前需要。將來全部工竣，可擴充至二十二間。房金暫定三元，四元，五元三種，加床每只壹元，與當地各旅館較，低及其半。兼辦餐點，分五角壹元二種。

三　四川內江招待所　內江居沱江右岸，東距重慶二三九公里，西離成都二一〇公里，市况本甚平常，自成渝公路通車，此路爲全路惟一宿站，而當地旅館，非常簡陋，不足應社會需要，乃循各界要求，前往創辦新所，自去年八月上旬開始籌備，至十二月初始告成立，地址在城內交通東路汽車站東首，就雷氏住宅改葺而成，共有客房十二間，備私人淋浴室者二間，房金自壹元五角至三元，早點二角，客飯六角。

本社除自辦之各招待所外，復應西南及西北兩公路局之委託，在西南及西北各公路沿綫辦理招待所，造福行旅，亦分別臚述如次：

A. 由西南公路運輸管理局委託者　西南公路上之宿站，計有筑渝段之桐梓，綦江，筑柳段之河池，獨山，筑湘段之沅陵，晃縣，黃平，筑滇段之安南，平彝。關於招待所之設立，均由路局委託旅行社計劃辦理。現已成立者爲桐梓，河池，安南三所，卽將成立者爲綦江，平彝二所。其餘則在計劃辦理之中。在未成立前，由旅行社就當地原有旅館之較好者，與之特約，每處設改良鋪位十個，一切設備，均由旅行社無條件借與，並派指導員多人，輪流出發指導各項改良事宜。此誠服務精神之表現也。茲錄各地特約招待所及其原名如下：

1. 沅陵特約招待所　竹園旅社
2. 晃縣特約招待所　西南旅社
3. 黃平特約招待所　興華旅館
4. 平彝特約招待所　平彝大旅社
5. 獨山特約招待所　協安旅社
6. 綦江特約招待所　迎賓旅館

至桐梓河池安南三所內容，則如下述：

一　桐梓招待所　桐梓爲筑渝段上第一宿站，所址在公路車站旁，客房十五間，內計雙人房七間，每間每日房金三元，單人房六間，每間每日房金七角，統房二間，設鋪位十個，每鋪每日取價七角。客飯中餐分三角，五角，貳種；西餐每客壹元七角五分，早點三角，飲品爲牛奶咖啡可可等；沐浴每客二角，炭盆每晚五角，全所可容旅客四十餘人，去年七月上旬成立。

二　河池招待所　河池爲筑柳段上第二宿站，所址

在鳳儀街卅號，有雙房十間，單房五間，統房六間，共二十一間。雙房每間每日壹元五角至二元；單房壹元；統房每鋪每天七角；加床每人五角；餐價與桐梓招待所相等，惟無西餐。全所可容五十餘人，去年八月初開始營業，今年一月十二日始正式開幕。

三　安南招待所　安南爲筑滇線上第一宿站，所址在公路車站旁，原爲盤江旅社，爲當地商人設立，初爲本社特約招待所，置有改良鋪位十個，旋於去冬由路局全部接盤，交由本社經營。一切客房設備，均重加佈置，業於今年一月初營業。現有單人房四間，定價每間壹元五角；雙人房六間，定價每間貳元；加床每張五角；另統房二大間，客鋪位十七個，每鋪價七角，膳食僅備中餐，客飯每客五角。目下全所鋪位，最多可容四十三人，此外尚有客房十餘間，尚待修葺，數月後亦可開放。

B.由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委託者　西北公路之宿站，照路局計劃，西蘭公路爲平涼，華家嶺。川陝公路爲寶雞，廟台子，寧羌。西北交通不便，設所材料之運輸，至感不便，故籌備時間亦較長。現平涼，華家嶺，廟台子等所均告成立，寶雞另由本社商得西京戰時經濟問題研究會同意，投資設立經濟旅社壹所，以非西北公路局委託，故當於下節述之。此外西蘭公路終站蘭州，亦設有蘭州招待所，茲分錄如下：

一　蘭州招待所　蘭州雖爲西陲重鎮，惟人民生活水準低下，旅館內容，亦極簡陋。故該所於上年六月中旬成立後，營業鼎盛。地點在上東關街壹百四十八號，客房二十三間，附私人浴室者一，價格自壹元四角至肆元止，加床每張五角，早餐三角，客飯壹元。洗衣分乾洗與溫洗兩種，取價較市上爲廉。公共浴室，亦做外客生意，每次捌角，因蘭垣無高尚浴室，故光顧者甚多。

二　華家嶺招待所　華家嶺在平涼之西二〇三公里，距蘭州一九一公里，爲一拔海二千尺之高原地，終年寒冷，四無人烟，顧因公路車至此，適屆昏夜，故鳩工庀材，建一能容百人之招待所。進行經年，始於今年三月一日成立。共有客房四十二間，頭等客房置牀鋪二十間，每間收費二元，加鋪五角。二等客房(係土坑)二十二間，不供被褥，租被每床四角，每間限住三人，每人收費五角，包房壹元五角。此種辦法，一以適應西北當地習慣，二以長途旅行之人，攜被包者多，亦所以減其負荷也。火爐每天六角，火盆四角，客飯甲種每客壹元，乙種六角。

三　平涼招待所　平涼在六盤之西，地當西蘭公路之中心，招待所於上年七月中旬成立，在城內紫金城街，共有客房二十六間，房金自壹元二角至二元，如自攜被包，亦可享受折扣。加床每張三角，普通客飯三角，特別客飯八角，亦承接宴席。

四　廟台子招待所　廟台子在陝西留壩縣，當紫柏山之麓，以張留侯廟得名，相傳爲張良從赤松子遊處，廟內庭園花木，杉風流泉，點綴幽雅，無殊江南叢林。招待所即係租用廟屋修葺而成，故環境清新，令人忘俗。精美客房二十九間，房金自六角起至二元五角止，膳食價與涼所同。

C由西京戰時經濟問題研究會委託者爲寶雞經濟旅社　寶雞爲隴海鐵路西段終點，公路西通西安，南達川中，交通稱便，戰後避難至此者亦綦衆。西北公路局原擬託本社在此設立一所，旋以天水漢中公路通行後，其地已非聯繫地點，乃放棄設所計劃。適西京戰時經濟問題研究會，有意在此設所，乃與之合作，代爲經辦，定名爲經濟旅社。籌備二月竣事，業於三月一日與華家嶺招待所同時開幕。地點在隴海鐵路車站東下沿高坡上，備有單間客房八間，每間每日收費壹元五角，統房二大間，計有四十八個鋪位，每鋪收費三角，不備被褥，租被每床四角，加床每床五角，客飯每客五角。

D.由貴州省府委託者爲貴陽招待所　西南公路以貴陽爲中心，昔時視爲最貧瘠之省會，今已車水馬龍，仕商雲集，於是新式旅館之需要綦亟，省府吳主席達銓有鑒於此，特於去秋囑社方擬具計劃，交由省府會議通過後，撥棉花街原省立圖書館館舍壹座爲所址，當時以省令急迫，自籌備迄成立，僅費壹個半月之時間，所有傢具，均係獨出心裁，就地督工製造，美觀經用，筑垣人士，模倣者甚多，號曰C. T. S.式(C. T. S.爲本社西文簡寫)

客房三十五間，每間置雙人大床壹，共容客七十人，房金普通二元一天，加床每日每張五角，客飯五角，旅客投宿除公務員外，普通人士須得省府介紹，以示限制。

綜右所述，則目下由本社經營之招待所，共得十有八所，內原有者六，而新設者十二。最足道者華西半壁，凡車輪所止，均有本社經辦之招待所，雖僻壤如華家嶺，窮鄉如安南河池，莫不皆然。蓋營業方針，一以便利客商行旅為依歸，非僅事牟利者可比也。

上述而外，猶有在籌備中者，計有八所，列述如左，以為本文之殿。

一　江西吉安招待所　江西省建設廳委託，籌備將竣房間約十餘個，

二　江西贛州招待所　江西省建設廳委託，地基已購就，日內動工建築，三月後可完成。

三　成都招待所　在計劃中。

四　楚雄招待所　滇緬公路局委託，已着手籌備，短期可以成立。

五　下關招待所　仝右

六　永平招待所　仝右

七　保山招待所　仝右

八　芒市招待所　仝右

另有南昌洪都招待所，本為銀行創辦，亦將移歸本社經營。該所內容華麗，規模宏大，當俟八所完成之日，併為文紀之，以饗行旅，俾有所問津焉。

交通銀行

本銀行經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開設三十餘年資產總額國幣五萬五千萬元經營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大商埠及國外各大城市均通匯兌顧客委託存匯款項待遇優厚手續簡捷備有詳章承索即寄

香港分行設雪廠街五號

電話三四一零一——四

電報掛號九三六六